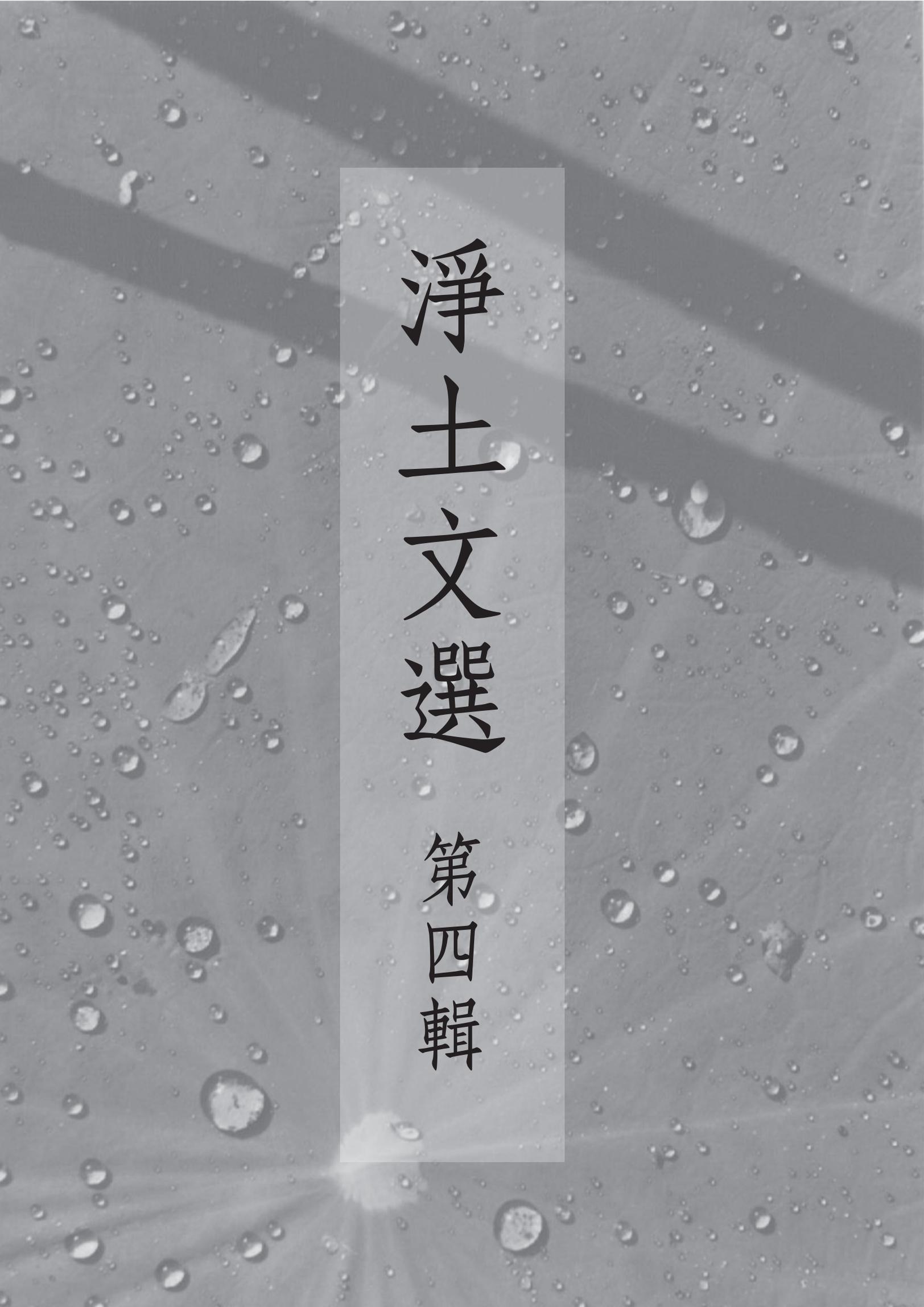


# 淨土文選

第四輯

承天禪寺 選編





淨土文選

第四輯

# 目錄

- 淨土法門大意……弘一大師……4
- 勸發菩提心文……省庵大師……10
- 印光大師文鈔選錄……印光大師……26
- 旅行者言……李圓淨……34
- 無雜才能真信……李勝雄……58
- 剋期取證與求生西方……學誠法師……66
- 示念佛滅罪義門……妙叶法師……78
- 答A居士……黃念祖……86
- 蓮華勝會錄文……宗躋法師……98

竹窗隨筆分類略編選錄……蓮池大師著  
滿智法師重編……108

戊午年靈山寺佛七開示……李炳南…120

一心念佛心轉境 十方世界皆彌陀……慈舟法師……152

念佛法門……慈舟法師……160

都是阿彌陀佛變化所作……荷悅……168

如何降伏煩惱習氣……思飛……176

到哪裏去？……妙有譯……194

掃墓……滿觀譯……202

我與二位法師的因緣……慧敬……210

西方早種一支蓮……道邊……236

父親臨終出瑞相……蕭茗之……254

# 淨土法門大意

弘一大師

修淨土宗者，  
第一須發大菩提心。  
惟求自利者，不能往生，  
因與佛心不相應，  
佛以大悲心為體故。

今日在本寺演講，適值念佛會期，故為說修淨土宗者應注意的幾項。

修淨土宗者，第一須發大菩提心。《無量壽經》中所說三輩往生者，皆須發無上菩提之心。《觀無量壽佛經》亦云，欲生彼國者，應發菩提心。

由是觀之，惟求自利者，不能往生，因與佛心不相應，佛以大悲心為體故。

常人謂淨土宗惟是送死法門（臨終乃有用），豈知淨土宗以大菩提心為主，常應抱積極之大悲心，發救濟眾生之宏願。

修淨土宗者，應常常發代眾生受苦心，願以一肩負擔一切眾生，代其受苦。所謂一切眾生者，非限一縣一省，乃至全世界。若依佛經說，如此世界之形，更有不可說不可說許多之世界，有如此之多故，凡此一切世界之眾生，所造種種惡業應受種種之

苦，我願以一人一肩之力完全負擔，決不畏其多苦，請旁人分任，因最初發誓願，決定願以一人之力救護一切故。

譬如日，不以世界多故，多日出現，但一日出，悉能普照一切眾生。今以一人之力，負擔一切眾生，亦如是。

以上但云以一人能救一切，是橫說。若就豎說，所經之間，非一日數日數月數年，乃經不可說不可說久遠年代，盡於未來，決不厭倦。因我願於三惡道中，以身為抵押品，贖出一切惡道眾生，眾生之罪未盡，我決不離惡道，誓願代其受苦，故雖經過極長久之時間，亦決不起一念悔心、一念怯心、一念厭心。我應生十分大歡喜心，以一身承當此利生之事業也。以上講應發大菩提心竟。

至於讀誦大乘，亦是《觀經》所說。修淨土法門者，固應誦《阿彌陀經》、常念佛名，然亦可以讀誦《普賢行願品》，回向

往生。因經中最勝者，《華嚴經》。《華嚴經》之大旨，不出〈普賢行願品〉第四十卷之外，此經中說，誦此普賢願王者，能獲種種利益，臨命終時，此願不離，引導往生極樂世界，乃至成佛。故修淨土法門者，常讀誦此〈普賢行願品〉，最為適宜也。

至於作慈善事業，乃是人類所應為者。專修念佛之人，往往廢棄世緣，懶作慈善事業，實有未可，因現生能作種種慈善事業，亦可為生西之資糧也。

就以上所說

第一勸大家應發大菩提心。否則他人將謂淨土法門是小乘、消極的、厭世的、送死的。若發心者，自無此譏評。復勸常讀〈行願品〉，可以助發增長大菩提心。

至於作慈善事業尤要。因既為佛徒，即應努力作利益社會種種之事業，乃能令他人了解佛教是救世的、積極的，不起誤會。

關於淨土宗修持法，於諸書皆詳載，無俟贅陳，故惟述應注意者數事，以備諸君參考。



倘所行所存與佛相悖，則  
縱終日念佛，其利益甚  
小，如種嘉禾於沙礫之  
地，則難得大有收成。

印光大師

# 勸發菩提心文

省庵大師

勿言一念輕微，  
勿謂虛願無益，  
心真則事實，願廣則行深。  
虛空非大，心王為大，  
金剛非堅，願力最堅。

不肖愚下凡夫僧實賢，泣血稽顙，哀告現前大眾，及當世淨信男女等，惟願慈悲，少加聽察。嘗聞入道要門，發心為首；修行急務，立願居先。願立則眾生可度，心發則佛道堪成。苟不發廣大心，立堅固願，則縱經塵劫，依然還在輪迴；雖有修行，總是徒勞辛苦。故《華嚴經》云：「忘失菩提心，修諸善法，是名魔業。」忘失尚爾，況未發乎？故知欲學如來乘，必先具發菩薩願，不可緩也。

然心願差別，其相乃多，若不指陳，如何趨向？今為大眾略而言之，相有其八，所謂：邪、正、真、偽、大、小、偏、圓是也。云何名為邪、正、真、偽、大、小、偏、圓耶？世有行人，一向修行，不究自心，但知外務，或求利養，或好名聞，或貪現世欲樂，或望未來果報，如是發心，名之為邪。既不求利養名聞，又不貪欲樂果報，惟為生死、為菩提，如是發心，名之為

正。念念上求佛道，心心下化眾生；聞佛道長遠，不生退怯；觀眾生難度，不生厭倦；如登萬仞之山，必窮其頂；如上九層之塔，必造其顛；如是發心，名之為真。有罪不懺，有過不除，內濁外清，始勤終怠；雖有好心，多為名利之所夾雜；雖有善法，復為罪業之所染污；如是發心，名之為偽。眾生界盡，我願方盡；菩提道成，我願方成；如是發心，名之為大。觀三界如牢獄，視生死如怨家；但期自度，不欲度人；如是發心，名之為小。若於心外見有眾生，及以佛道，願度願成，功勳不忘，知見不泯；如是發心，名之為偏。若知自性是眾生，故願度脫；自性是佛道，故願成就；不見一法，離心別有；以虛空之心，發虛空之願，行虛空之行，證虛空之果，亦無虛空之相可得；如是發心，名之為圓。知此八種差別，則知審察；知審察，則知去取；知去取，則可發心。云何審察？謂我所發心，於此八中，為邪？

為正？為真？為偽？為大？為小？為偏？為圓？云何去取？所謂去邪、去偽、去小、去偏；取正、取真、取大、取圓。如此發心，方得名為真正發菩提心也。

此菩提心，諸善中王，必有因緣，方得發起。今言因緣，略有十種。何等為十？一者、念佛重恩故。二者、念父母恩故。三者、念師長恩故。四者、念施主恩故。五者、念眾生恩故。六者、念生死苦故。七者、尊重己靈故。八者、懺悔業障故。九者、求生淨土故。十者、為念正法得久住故。

云何念佛重恩？謂我釋迦如來，最初發心，為我等故，行菩薩道，經無量劫，備受諸苦。我造業時，佛則哀憐，方便教化，而我愚癡，不知信受。我墮地獄，佛復悲痛，欲代我苦，而我業重，不能救拔。我生人道，佛以方便，令種善根。世世生生，隨逐於我，心無暫捨。佛初出世，我尚沈淪，今得人身，佛已滅

度，何罪而生末法？何福而預出家？何障而不見金身？何幸而躬逢舍利？如是思惟，向使不種善根，何以得聞佛法？不聞佛法，焉知常受佛恩？此恩此德，丘山難喻。自非發廣大心，行菩薩道，建立佛法，救度眾生，縱使粉骨碎身，豈能酬答？是為發菩提心第一因緣也。

云何念父母恩？「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十月三年，懷胎乳哺，推乾去溼，嚙苦吐甘，才得成人，指望紹繼門風，供承祭祀。今我等既已出家，濫稱釋子，忝號沙門，甘旨不供，祭掃不給，生不能養其口體，死不能導其神靈，於世間則為大損，於出世又無實益，兩途既失，重罪難逃。如是思惟，惟有百劫千生，常行佛道，十方三世，普度眾生，則不惟一生父母，生生父母俱蒙拔濟，不惟一人父母，人人父母盡可超升。是為發菩提心第二因緣也。

云何念師長恩？父母雖能生育我身，若無世間師長，則不知禮義，若無出世師長，則不解佛法。不知禮義，則同於異類；不解佛法，則何異俗人？今我等粗知禮義，略解佛法，袈裟被體，戒品沾身，此之重恩，從師長得。若求小果，僅能自利，今為大乘，普願利人，則世出世間二種師長，俱蒙利益。是為發菩提心第三因緣也。

云何念施主恩？謂我等今者日用所資，並非已有。三時粥飯，四季衣裳，疾病所需，身口所費，此皆出自他力，將為我用。彼則竭力躬耕，尚難餬口，我則安坐受食，猶不稱心。彼則紡織不已，猶自艱難，我於安服有餘，寧知愛惜？彼則葦門蓬戶，擾攘終身，我則廣宇閒庭，優悠卒歲。以彼勞而供我逸，於心安乎？將他利而潤己身，於理順乎？自非悲智雙運，福慧二嚴，檀信沾恩，眾生受賜，則粒米寸絲，酬償有分，惡報難逃。

是為發菩提心第四因緣也。

云何念眾生恩？我與眾生，從曠劫來，世世生生，互為父母，彼此有恩，今雖隔世昏迷，互不相識，以理推之，豈無報效？今之披毛帶角，安知非昔為其子乎？今之蠕動蜎飛，安知不曾為我父乎？每見幼離父母，長而容貌都忘，何況宿世親緣？今則張王難記，彼其號呼於地獄之下，宛轉於餓鬼之中，苦痛誰知？饑虛安訴？我雖不見不聞，彼必求拯求濟，非經不能陳此事，非佛不能道此言，彼邪見人，何足以知此？是故，菩薩觀於螻蟻，皆是過去父母、未來諸佛，常思利益，念報其恩。是為發菩提心第五因緣也。

云何念生死苦？謂我與眾生，從曠劫來，常在生死，未得解脫。人間天上，此界他方，出沒萬端，升沈片刻。俄焉而天，俄焉而人，俄焉而地獄、畜生、餓鬼。黑門朝出而暮還，鐵窟暫離

而又入。登刀山也，則舉體無完膚；攀劍樹也，則方寸皆割裂。熱鐵不除饑，吞之則肝腸盡爛；烱銅難療渴，飲之則骨肉都糜。利鋸解之，則斷而復續；巧風吹之，則死已還生。猛火城中，忍聽叫噪之慘；煎熬盤裏，但聞苦痛之聲。冰凍始凝，則狀似青蓮蕊結；血肉既裂，則身如紅藕華開。一夜死生，地下每經萬遍；一朝苦痛，人間已過百年。頻煩獄卒疲勞，誰信閻翁教誡？受時知苦，雖悔恨以何追？脫已還忘，其作業也如故。鞭驢出血，誰知吾母之悲（註1）？牽豕就屠，焉識乃翁之痛（註2）？食其子而不知，文王尚爾（註3）；啖其親而未識，凡類皆然。當年恩愛，今作怨家；昔日寇仇，今成骨肉。昔為母而今為婦，舊是翁而新作夫，宿命知之，則可羞可恥；天眼視之，則可笑可憐。糞穢叢中，十月包藏難過；膿血道裏，一時倒下可憐。少也何知，東西莫辨；長而有識，貪欲便生。須臾而老病相尋，迅速

而無常又至。風火交煎，神識於中潰亂；精血既竭，皮肉自外乾枯。無一毛而不被針鑽，有一竅而皆從刀割。龜之將烹，其脫殼也猶易；神之欲謝，其去體也倍難。心無常主，類商賈而處處奔馳；身無定形，似房屋而頻頻遷徙。大千塵點，難窮往返之身；四海波濤，孰計別離之淚。峨峨積骨，過彼崇山；莽莽橫屍，多於大地。向使不聞佛語，此事誰見誰聞？未睹佛經，此理焉知焉覺？其或依前貪戀，仍舊癡迷，只恐萬劫千生，一錯百錯。人身難得而易失，良時易往而難追。道路冥冥，別離長久，三途惡報，還自受之，痛不可言，誰當相代？興言及此，能不寒心？是故，宜應斷生死流，出愛欲海，自他兼濟，彼岸同登，曠劫殊勛，在此一舉。是為發菩提心第六因緣也。

云何尊重己靈？謂我現前一心，直下與釋迦如來無二無別。云何世尊無量劫來早成正覺，而我等昏迷顛倒，尚做凡夫？又佛

世尊則具有無量神通、智慧、功德莊嚴，而我等則但有無量業繫（註4）、煩惱、生死纏縛。心性是一，迷悟天淵，靜言思之，豈不可恥？譬如無價寶珠，沒在淤泥，視同瓦礫，不加愛重。是故，宜應以無量善法對治煩惱，修德有功，則性德方顯，如珠被濯，懸在高幢，洞達光明，映蔽一切，可謂不孤佛化，不負己靈。是為發菩提心第七因緣也。

云何懺悔業障？經言：犯一吉羅（註5），如四天王壽五百歲（註6），墮泥犁（註7）中。吉羅小罪，尚獲此報，何況重罪，其報難言！今我等日用之中，一舉一動，恆違戒律，一餐一水，頻犯尸羅（註8）。一日所犯，亦應無量，何況終身歷劫，所起之罪，更不可言矣。且以五戒言之，十人九犯，少露多藏。五戒名為優婆塞戒，尚不具足，何況沙彌、比丘、菩薩等戒，又不必言矣。問其名，則曰我比丘也，問其實，則尚不足為優婆塞

也，豈不可愧哉？當知佛戒不受則已，受則不可毀犯，不犯則已，犯則終必墮落。若非自愍愍他，自傷傷他，身口併切，聲淚俱下，普與眾生，求哀懺悔，則千生萬劫，惡報難逃。是為發菩提心第八因緣也。

云何求生淨土？謂在此土修行，其進道也難；彼土往生，其成佛也易。易故一生可致，難故累劫未成。是以往聖前賢，人人趨向；千經萬論，處處指歸。末世修行，無越於此。然經稱少善不生，多福乃致。言多福，則莫若執持名號；言多善，則莫若發廣大心。是以暫持聖號，勝於布施百年；一發大心，超過修行歷劫。蓋念佛本期作佛，大心不發，則雖念奚為？發心原為修行，淨土不生，則雖發易退。是則下菩提種，耕以念佛之犁，道果自然增長；乘大願船，入於淨土之海，西方決定往生。是為發菩提心第九因緣也。

云何令正法久住？謂我世尊無量劫來，為我等故，修菩提道，難行能行，難忍能忍，因圓果滿，遂致成佛。既成佛已，化緣周訖，入於涅槃。正法、像法皆已滅盡，僅存末法，有教無人。邪正不分，是非莫辨；競爭人我，盡逐利名；舉目滔滔，天下皆是。不知佛是何人？法是何義？僧是何名？衰殘至此，殆不忍言，每一思及，不覺淚下！我為佛子，不能報恩，內無益於己，外無益於人；生無益於時，死無益於後。天雖高，不能覆我；地雖厚，不能載我。極重罪人，非我而誰？由是痛不可忍，計無所出，頓忘鄙陋，忽發大心，雖不能挽回末運於此時，決當圖護持正法於來世。是故，偕諸善友，同到道場，述為懺摩，建茲法會，發四十八之大願，願願度生，期百千劫之深心，心心作佛。從於今日，盡未來際，畢此一形，誓歸安養，既登九品，回入娑婆。俾得佛日重輝，法門再闡；僧海澄清於此界，人民被化

於東方；劫運為之更延，正法得以久住，此則區區真實苦心。是為發菩提心第十因緣也。

如是十緣備識，八法周知，則趨向有門，開發有地。相與得此人身，居於華夏，六根無恙，四大輕安，具有信心，幸無魔障。況今我等，又得出家，又受具戒，又遇道場，又聞佛法，又瞻舍利，又修懺法，又值善友，又具勝緣；不於今日發此大心，更待何日？惟願大眾，愍我愚誠，憐我苦志，同立此願，同發是心。未發者今發，已發者增長，已增長者今令相續。勿畏難而退怯，勿視易而輕浮，勿欲速而不久長，勿懈怠而無勇猛，勿萎靡而不振起，勿因循而更期待，勿因愚鈍而一向無心，勿以根淺而自鄙無分。譬諸種樹，種久則根淺而日深；又如磨刀，磨久則刀鈍而成利。豈可因淺勿種，任其自枯？因鈍弗磨，置之無用？又若以修行為苦，則不知懈怠尤苦。修行則勤勞暫時，安樂永

劫；懈怠則偷安一世，受苦多生。況乎以淨土為舟航，則何愁退轉？又得無生為忍力，則何慮艱難？當知地獄罪人，尚發菩提於往劫，豈可人倫佛子，不立大願於今生？無始昏迷，往者既不可諫，而今覺悟，將來猶尚可追。然迷而未悟，固可哀憐，苟知而不行，尤為痛惜。若懼地獄之苦，則精進自生；若念無常之速，則懈怠不起。又須以佛法為鞭策，善友為提攜，造次弗離，終身依賴，則無退失之虞矣。勿言一念輕微，勿謂虛願無益，心真則事實，願廣則行深。虛空非大，心王為大，金剛非堅，願力最堅。大眾誠能不棄我語，則菩提眷屬，從此聯姻，蓮社宗盟，自今締好。所願同生淨土，同見彌陀，同化眾生，同成正覺，則安知未來三十二相，百福莊嚴，不從今日發心立願而始也。願與大眾共勉之。幸甚！幸甚！

註解：

1 鞭驢出血，誰知吾母之悲。從前大陸有戶養驢人家，母親因生前虐待、鞭打牲畜，命終後投生在自己家當驢子，不識前世因果的兒子，苛刻地毒打母親轉世的驢子，使牠流血痛苦不堪，驢子三番兩次用哀求的眼光望向兒子，但兒子哪裏知道牠就是自己的母親啊！

2 牽豕就屠，焉識乃翁之痛。某屠夫因生前殺業太重，轉生豬身無數次，受屠宰的果報，有一次投胎到過去生兒子家中當豬，繼承父業的兒子選中父親作為明日屠宰的對象，夜裏便夢見父親向他投訴當豬被宰殺的痛苦。趕著豬隻上屠宰場的時候，我們可曾想過這些待死的牲畜，有可能是我們過去世的父母！

3 食其子而不知，文王尚爾。像周文王這樣仁德的聖人，紂王把他的親生子伯邑考抓來殺了，作成肉羹送給他吃，他尚且

不知道而吃下去，何況是一般愚昧的眾生，常吃著自己累世六親眷屬的肉卻渾然不知。

4業繫 指眾生身、口、意所造之善惡等業，如繩索將其繫縛於三界之牢獄。

5吉羅 即突吉羅，意為惡作，屬於最輕的犯戒罪。

6四天王壽五百歲 指欲界六天之一的四天王天，其一日夜等於人間五十年，五百歲則合人間九百萬年之久。

7泥犁 梵語，即地獄，此處全無喜樂，為十界中最劣之處。

8尸羅 梵語，為六波羅蜜中的「戒行」，乃佛陀所制定，令佛弟子受持，以為防過止惡之用。

# 印光大師文鈔選錄

印光大師

欲得攝心歸一，  
第一要為生死心切，  
第二要懇切至誠，  
第三要著實從心中念，  
勿只滑口讀過。

## 復又真師覺三居士書

念佛之人當恭敬至誠，字字句句，心裏念得清清楚楚，口裏念得清清楚楚，果能如是，縱不能完全了無妄念，然亦不至過甚。多有只圖快圖多，隨口滑讀，故無效也。若能攝心，方可謂為真念佛人。大勢至菩薩以如子憶母為喻，子心中只念其母，其餘之境皆非己心中事，故能感應道交。又曰：「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即三昧也）斯為第一。」所言心、口、耳悉令清楚者，即都攝六根之法則也（心，即意根；口，即舌根），心、口念而耳聽，眼、鼻決不至向外馳求，身亦不至倨傲放肆。今人念佛，多多都是不肯認真，故無效耳。又不念佛時，妄想雖多，無由而知。非不念時無妄想也，譬如屋中虛空，縱極好的眼也看不見有灰塵，若窗縫中照來一線之太陽光，則見光中之灰

塵，飛上飛下，了無止息，而光未到處，仍然不見有灰塵。是知念佛時覺得有妄想，還是念佛的好處，不念佛時完全在妄想窠裏，故不知也。

又念佛一法，要緊在有真信、切願。有真信、切願，縱未到一心不亂，亦可仗佛慈力，帶業往生。若無信願，縱能心無妄念，亦只是人天福報，以與佛不相應故，固當注重於信願求生西方也，真有信願，妄當自己。

儻平日有過頭妄想，欲得神通、得名譽、得緣法、得道等，如是完全以妄想為自己本心，越精進勇猛，此種妄想越多越大，若不覺照，永息此妄，則後來還會著魔發狂，豈但妄想而已乎，固宜汲汲息此過頭妄想也。

做功課，當依功課章程，念佛歸位，有加釋迦、藥師二佛者，亦無礙。論理，未念之前禮佛，則係釋迦佛也。世人多以人

情為事，人無不求消災延壽者，故加念藥師佛。實則阿彌陀佛與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威神功德，悉皆齊等，非念阿彌陀佛不能消災延壽也。

### 與張靜江居士書

聞居士久已念佛，不知曾注意於信願求生西方否？佛法法門無量，無論大、小、權、實一切法門，均須以戒定慧斷貪瞋癡，令其淨盡無餘，方可了生脫死，此則難如登天，非吾輩具縛凡夫所能希冀。若以真信切願念佛求生西方，則無論功夫淺深、功德大小，皆可仗佛慈力，往生西方。此如坐火輪船過海，但肯上船，即可到於彼岸，乃屬船力，非自己本事。信願念佛求生西方亦然，完全是佛力，不是自己道力。然一生西方，則生死已了，

煩惱不生，已與在此地久用功夫，斷煩惱淨盡了生死者相同。故念佛決定要求生西方，切不可求來生人天福報；彼離信願以教人念佛求開悟之開示，切不可依。念佛之要，在於都攝六根，當念佛時，攝耳諦聽，即是攝六根之下手處，能志心諦聽，與不聽而散念，其功德大相懸殊。此法無論上中下根人皆可用，皆可得益，有利無弊，宜令一切人皆依此修。

本欲詳說，以為時無幾，恐誤歸期，故略取要義書之。餘詳《文鈔》、《嘉言錄》，閱之自可悉知。

### 復朱德大居士書

念佛法門注重信願，有信願，未得一心，亦可往生；得一心，若無信願，亦不得往生。世人多多注重一心，不注重信願，

已是失其扼要，而復又生一既未得一心，恐不得往生之疑，則完全與真信切願相反矣。此種想念似乎是好想念，實則，由此而益加信願，以致一心，則是好想念；若由因不得一心，常存一不能往生之心，則成壞想念矣，不可不知。

欲得攝心歸一，第一要為生死心切，第二要懇切至誠，第三要著實從心中念，勿只滑口讀過。若再不能歸一，當依《文鈔》十念記數之法，自可易於歸一也。

### 復慧空大師書

昨晚接汝書，光於汝來報國，完全忘之。觀汝來書，係猶以宗門（註）之知見為主，於淨土法門尚未全信，故只求相應，致起魔境。

念佛法門以信願為先鋒，若無真信、切願，勿道不相應不能往生，即相應亦不能決定往生。一心不亂、念佛三昧亦不易得，若有真信、切願，未得相應亦可往生，況已相應乎！汝只知求相應，稍有相應氣分，便生歡喜讚歎之心，此亦是不相應之現象，由是故有怪相現。修行人所最忌者得少為足，得少為足，便生退惰，此必定之理也。祈但一心念，勿以不相應不得往生為疑懼，所有境界皆不理會，也不問他好死壞死，除念佛之外，不使起第二念。如此，方可得決定往生之益。若怕死時種種不相宜之障礙，因打餓七，此事險極，喫飽飯尚不能相應，到餓得要死的時候，還能相應麼？如必要打餓七，請下山到別處去打，靈巖決不許開此一法。汝完全是在妄想窠中求相應。若肯一切妄想通放下，當必病癒身安，即世壽已盡，亦當正念昭彰，隨佛往生。念佛的人，不得有來生後世的念頭。汝往生的心尚不專一，則決定

不能不又在此世界受六道之生矣。

註：宗門 禪宗認為禪是佛法的總府淵源、佛門正道，並且依《楞伽經》所說的「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之義自稱宗門，而以依大小乘經論等言教而立的宗派為教門。

# 旅行者言

——印光大師生西紀念

李圓淨

今日弔同鄉，明日弔同年，  
又明日弔某大老，  
鬼多於人，哭倍於賀，  
又安知不到我等也？  
眼前數十年內所餘幾何？  
縱復得之，有何光景？  
若不力學，皆是添業之日！

聽說粵漢鐵路通車，就動了去廣東的念頭。我的旅行計劃，打算從上海乘輪船往漢口，換粵漢通車到廣州，還鄉之後，再由廣州經香港循海道回到上海來。這個繞圈子的旅行計劃，在一月之內畢其全程，見聞卻也不少，因途中好和人談天，倒是耳食者多。今日雨窗無事，才把它記了下來。

四月初八，從上海乘長江船出發，日麗風和，輪船沿黃浦江駛著，不久就離開了繁華的都市。我在甲板上散步，忽遇見同鄉戚君，他一生以舵師為業，又做過南方各處口岸的領港，年輕時候，他的足跡曾到過南美洲；斑白的頭髮，額上深深的皺紋，一望而知是個飽經世故的人。無意中遇到這位老江湖，我這番不寂寞了。他的談勁很可以，見聞又多，話盒子一開，別人輕易不得插嘴，任你聽到打瞌睡，他還是滔滔講個不休，好不有趣！他憑欄指點著說：「近年那邊發現了暗礁，再過去些，又長出了沙

灘，所以航線已改變了一點。」我問，「你做舵師和領港許多年，所有各處的暗礁和沙灘，都知道得很清楚了罷？」他笑了起來：「這那裏能夠！我單知道深水的路程——只按照那條深水的航線，一心一意地駛去就是了。」這「單知道深水的路程」一句話，給我留了一個深刻的印象。

船行了一夜，駛進長江。一早起來，朝陽初出，波光浩瀚，氣象非凡，我第一次見到大江。正欣賞著江上的美景，戚君跑了過來，拍著我的肩：「你覺得長江怎樣？」「偉大極了！」老戚呵呵笑道：「南美洲的阿馬森河才算得全世界第一條大江呢！」我說：「是了，你到過南美洲，我聽說你從前在那邊很發了點財，我倒要知道阿馬森河是怎樣的。」他舉手搔搔斑白的頭髮，歎口氣：「別說起，我們在海面上跑的人，胡天胡地的，那裏會有什麼積蓄？卻是那世界上最偉大的河我倒終生不會忘記。那阿馬

森河從南美洲的北部流入南大西洋，入海處河身很寬闊，一望無際，如同大海，但周圍數百里的海口都是可飲的淡水。」他微笑著：「講到這個上頭，曾有過一樁可笑的故事：有一隻帆船從歐洲駛到南美來，不幸在大西洋上遇著暴風，一連幾天不能靠岸，船上的淡水飲盡了。地當赤道，炎熱如火，沒有淡水，是一刻都過不得的！如果飲了海中的鹹水，越發大渴，就會週身發燒，癲狂而死，所以水手們渴極要飲海水的時候，船主總是不准。這時唯一的希望，就是遇到別的船。正在萬分難忍的時候，忽然遠遠見一隻帆船影子，船主立刻將求救的旗高高扯起。那邊看見這裏扯的是三方旗子，檢查號碼，知道報的是『無水渴死求救』，即時升旗回答了。哈哈，你道那有淡水的船上怎樣回答？說也好笑，是『四面淡水儘飲』幾個字！那班垂死的船主和水手們看見了，好不希奇！原來他們還沒有知道自己的船已經飄流到阿馬森

河口，雖然四望不見邊際，卻早已在大河淡流所在了！他們當下責備自己說：『四周都是淡水，我們還要找水喝，豈不蠢透了嗎！』這件愚蠢的事，幾天之內，就給全世界的人知道，連船主的大名都被登到報上去了！哈哈……」戚老頭笑彎了腰。我聽了，心中頓生嚴肅之感，倒不覺得好笑了。

午餐時候，戚君來同桌吃飯，見我素食，盤問起來，我回答吃素奉佛多年了。老戚慨歎著：「我們行船仔（廣東土話）有幾個不是馬浪蕩，我混到這點年紀，也著實懺悔了！時常想求個歸宿，什麼三部六冊先天道等，我都有點相信，月中也吃幾天花齋，卻又摸不清門路。」我道：「戚先生，你老人家是個見多識廣的人，這幾年各處佛教是很普遍的了，為什麼還去走叉路，在這個上頭打轉？那許多教門只因不明事理，也有貪財的，也有圖勢的，今日講燒鉛鍊汞，明日說架乩扶鸞，亂絲無頭，混在一

起。且不說他有無危險，究竟於身心性命上有什麼成就！佛法只是叫人破除妄情偏執，佛所說的只是真如，真如的意義，就是真實實，平等一如，若有妄情便非真實，若有偏執便非一如。佛是個覺者，把全宇宙照得明明白白的，洞見了本來面目，也就是洞見諸法的實相，你今日想求個歸宿，佛法才是你的安身立命處！你昨天說，你做舵師，單知道深水的路程，這句話，給了我一個十分深刻的印象。對啊，何必理會各處的暗礁和沙灘，只要照著深水的航線，一心駛去就是了！同理，不用盡知左道旁門，只要曉得光明的正道而已。」老戚這回很感動：「我決定歸依三寶了！無奈職務羈身，一時不能朝禮諸佛菩薩的道場，也是一樁恨事！」我說：「諸佛菩薩心包太虛，量周沙界，以眾生的心為心，以眾生的境為境。因為徹證唯心，圓彰自性，所以悲運同體，慈起無緣，有感即應，無願不從，隨類逐形，尋聲救苦。譬

如日照中天，影現眾水，不但那江湖河海各現全日，就是小至一點一滴，只要是水，也無不各各都現全日。諸佛菩薩於十方無盡世界普現色身，豈有只在名山道場而不在別處之理？即如今天早上你說的那件阿馬森河故事，船上的人不知周圍都是淡水，幾乎渴死，是很可笑了；諸佛菩薩的慈悲，汪洋如海，人們不知自己的周圍都是恩典，還要去找，豈不是同樣可笑！戚先生，隨處都是諸佛菩薩的道場，不能朝禮名山算得什麼恨事？那日光普照，盲人身受其益而不能見，才是恨事呢！」從此，戚君對於佛教的信仰便十分堅決。我們天天談佛法，一直談到了漢口。（參閱拙編《印光法師嘉言錄》第五、第八、第九章）

到漢口後，住了幾日，乘便去參觀漢陽鐵礦。動身那天，我一早就到粵漢鐵路車站，到得太早，在月台上散散步。不久來了幾個搭客，一路東張西望的找了來，見車牌上有粵漢兩個字，就

把行李先丟在裏面，然後各自登車，揀選坐位。接著乘客蜂擁而來，帶行李的都是這樣的上了車。粵漢路通車雖然不久，卻並無一人疑問自己要坐的車錯不錯，我看在眼裏，記在心裏。火車開動，坐在我對面的是新認識的胡居士，他是一位誠篤佛教徒，常到礦裏去向工人們講佛法。我們會面之後一見如故，在車上談談說說，不覺又談到佛法上去。胡居士說：「有一天，我在礦底，才要乘懸籠上升，恰和工頭相遇，他問：『先生所講的往生淨土法門，只憑一句佛號，就行了麼？』」我道：『是的，往生之法，只憑一句阿彌陀佛。你想世間有這樣極便宜好事，真是所謂踏破鐵鞋無尋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呢！』」他說：『正是因為太便宜了，所以我不能相信。』那時我且不同他談這些，先和他作如下的問答：『這礦大約有多少深？』

『約數十丈。』

『籠口那樣深，四面陡削，並無容足之地，人要出籠上升，可不容易呀。』

『那裏的話，你只管上了懸籠，此外就無須你操一點心了。』

『升到井口要多少時候？』

『不過幾秒鐘。』

『懸籠這般重，上升之時，要不要人力相助？』

『可又來，人力濟的怎事！你只須跨步進籠，全仗機力，不費你半點兒氣力，便很容易地升上去了。』

『話雖如此，開這礦時，可不要費盡多少力量，化卻千萬資本，才能這樣容易地升降麼？』

『不錯，當日為挖這籠口，那艱難辛苦處端的一言難盡。』  
『這樣看來，百丈的深坑，是別人費了心機、用了資本，我

們才能夠上落得這樣便當。我現在告訴你，西方極樂世界是阿彌陀佛發四十八大願之所成就，依願久經長劫修菩薩行，捨金輪王位、國城、妻子、頭目腦髓，不知幾千萬億，種種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圓修萬行，力極功純，莊嚴淨土，自致成佛。這個法門，全體是佛的境界，甚深難測，唯佛與佛才能究竟的！那權位菩薩也不能全知，怎可以博地凡夫妄生臆斷？只因這法門如此廣大，修法又極簡易，非宿有淨土善根的便難堅信無疑。如果我們能夠於此法深生信心，便是以凡夫心投佛覺海，潛通佛智，暗合道妙了。」那時旁邊聽著的礦工和這位工頭，對於念佛法門都發生信心，一起加入了我們的蓮社。」

我聆教之下，對於胡居士這一番的善巧方便，不覺十分敬佩。回想今早在車站月台上看見的搭客情形，覺得阿彌陀佛的大願大力譬如這一班火車，不論何人，但得上車，便到彼岸。可是

迅速穩當是上車以後的事，如果你不信這火車有此神力，就不相干。蕩益大師說：「得生與否，全由信願之有無；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淺。」是千真萬確的了。（參閱拙編《印光法師嘉言錄》讚淨土超勝及示真信切願章）

車行又過一日，便到廣州。見市政較前進步，高大新建築增加了許多，但仔細一觀察，究竟掩不住市面的蕭條。夜飯後，出外訪友，途中見一大漢，捐著布正在叫賣。這人看見我就說：「先生，這種布，每匹賣五元，不算貴罷？」我隨口答：「確實不算貴。」他歎著：「我從鄉下跑了三十里路來到廣州市，喉嚨也喊啞了，一尺布也賣不掉，豈非怪事？」我說：「在這種年頭，生意清淡，窮人太多，也不足為奇了。」「我這布，來的便宜，只要不虧本，強似再往別處去。天也黑了，三十里外，一家捱著肚子等食用呢！」他說著，不覺悽惶起來。我這時心中忽有

所感，就問：「通通買你的，討價幾何？」他把我上下看了幾眼，笑著道：「先生不叫我空跑這一回，就給我二十元罷。」我就拿兩張十元鈔票給他。他收了，「布是先生的，送到那裏去？」我說：「難為你，代我去送給別人。你可到路上去喊著說：『白送布匹，來的不論何人，各給一丈！』」我想不一會就可送完，你再回去罷。」那人遲疑了一會子，又把鈔票拿出來看看。我說：「如果你不願意的話，把錢還我，布仍舊是你的。」那人忙道：「那裏那裏，先生買布送人，我有不願意的麼？」說著，往街心大踏步走去，高聲地叫：「布不要錢了，白白送人，要的各來拿一丈！」我跟在後面，留心著，看究竟怎樣。他走到一家門口，那邊站著一個中年婦人，於是他客氣地：「大嬸！送你好布，這是難得的機會咧！」那婦人冷眼朝他望望，搖搖手：「不要，不要！」走進屋子，碰的一聲，把門關上了。布販好生

沒趣，自言自語：「咦，原來是個傻瓜！你不要，橫豎有人要的！」話猶未了，迎面看見跑來一個女孩子，布販忙著喊：「來來，大姑娘！這裏有布送你，快拿一丈去，這是人家白白送給你的呢！」孩子見這大漢服裝不整，說話莽撞，心中好生害怕，掉轉身跑回去了。他又急又氣，走完了一條街，一尺布也沒有送去。一面喊著送布，一面嘴裏咕噥著：「那些人都是笨貨、糊塗蟲，偌大便宜也不要，阻礙我的歸程，……」只得又走回來，氣急敗壞，苦著臉：「你看滿街都是些瘋子，這可怎麼辦！」我笑道：「朋友，不要著急，我和你一塊兒送去！」在路上，我也幫著喊。他們聽見我的聲音，知道不是布販子，就有許多人來要布。可是他們手裏雖然接了布，仍舊有一種遲疑的神氣，看見布販大樂，愈加摸不著頭腦。不多一會，送完了，遲到的人不免口出怨言，內中一個婦人埋怨著：「我窮到這個樣子，你也不肯

送，真是不分皂白的！」布販在燈光底下認的真切，不禁動了肝火，「剛才擺手不肯要，關上門，把我閃在街上的，原來就是你！」婦人回答：「那個時候，我知道你是說真話麼？」布販忍了一肚子氣，搖著頭：「罷罷，因為你不信，所以沒得著，莫怪莫怪！」頭也不回，管自匆忙地去了。我看完這一幕趣劇，夜深了，寂寞歸途中，念著經句：「信為手，入寶山自在能取；無信，不能取。」又《智度論》說：「有信清淨，能入佛法；無信，不能入。」唉，這個信字，豈同等閒！（參閱《印光法師嘉言錄》勸祛疑生信章）

在廣州盤桓了兩天，隨即還鄉。閒著，到公錫塘一帶觀覽風景。此時嶺南的氣候很熱了，村兒成群的在塘中游泳。我立在水邊閒看，忽然一個人頭從水裏冒了出來，原來是一位同族的青年，他一眼看見了我，喜得眉開眼笑，跳上岸來，和我敘舊。我

們在大榕樹底下納涼，拉東拉西，談著鄉中的事。

我問：「游泳易學麼？」

他答：「初學時似乎有點難。」

「難在什麼地方呢？」

「初學時只是不敢停歇，總不肯相信睡在水中就能被水托住，覺得不是這麼著，就要沉下去了，一時手忙腳亂，愈慌張就愈糟糕！」

「學會之後，便怎樣呢？」

「那時深信水有托力，不必自己亂動，自然浮而不沉。」

「怪不得我曾見人表演游泳術時，任別人將全身捆作一團，丟在水裏，還是不會沉的呢。」

「可不是，這是精於此道的了。」

「有什麼秘訣嗎？」

「還有什麼秘訣呢，只要深信水有托力就是了！我常常對初學的人說，你信水有托力，水就漂浮你。無奈他們心虛，難以相信！」

我點點頭，心裏想道：「入道之難，何以異此！」（參閱《印光法師嘉言錄》誠具足信願章）

我們又談到鄉中諸老輩，知道在這三五年間，老成大半凋謝了，人世無常，不勝歎息！我說：「你的叔祖，從前不是個有名的鐵匠麼？」他道：「是呀，我想起他的往事來了。在咸豐年間，中國大亂，那時他在外省當兵，升到營長時，被敵人擄去了，囚在牢裏，兩腳被鐵鍊鎖著。起初他全不在意，以為自己是一個鐵匠，無論什麼鎖鍊，總有法子斷他的，怕什麼？等到無人在旁，將鐵鍊各環仔細一看，不覺灰心喪膽起來，原來這鐵鍊就是他自己製造的！他日常誇口說：『我造的鐵鍊十分堅固，無人能

斷！』這回知道被鎖著的鐵鍊是出於自己的手，頓時斷絕了逃脫的念頭。他足足度了十幾年的牢獄生活，等到亂事平了，回到故鄉時，頭也白了，從此鐵匠也不要做了。」我道：「這一件事，最足以證明佛經上講的業力兩個字。古書說的『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世間一切事物，端的沒有一樣不是受因果律之支配的，人生的生死壽夭、祿享豐薄、際遇盛衰，以至一國一地的興廢，都不是偶然發生、憑空而來的。」講到這裏，我指著公錫塘說：「你知道這個塘的來歷麼？這就是我的先祖公錫開闢的，他看見暑天耕牛辛苦，且為防早起見，便將自己的良田，和人交換了幾十畝低田，開闢為塘，以利公眾，村中都受到好處。今日我們做兒孫的得到豐衣足食，也是受著先祖之賜呢。」他說：「是啊，全鄉的人至今還是歌功頌德的！」（參閱《印光法師嘉言錄》勸注重因果章）

鄉居旬日，即便起程，改過廣州，直到香港，打算乘郵船回到上海。上船之後，看見同房間的是個外國人，問起，原來他是母校教授喬治博士的老弟。說起才知道喬治老先生回到英國蘇格蘭家鄉之後，就作古了，為之歎歎不置。想起袁宏道說的：「今日弔同鄉，明日弔同年，又明日弔某大老，鬼多於人，哭倍於賀，又安知不到我等也？眼前數十年內所餘幾何？縱復得之，有何光景？若不力學，皆是添業之日！程途有分，資糧早辦，便為得計，去之遲速，可勿復論。」思之不覺凜然。

傍晚，我們同在船面眺望海景，當駛出鯉魚門時，山勢雄奇，波濤洶湧。我們談到鯉魚門的山勢，他說道：「蘇格蘭的北海，群島羅列，有許多大石山直立海中，情形和這裏差不多。可是山上無土，不能種植，因此有無數的海鳥在懸崖上作巢。土人常到島中取鳥蛋為食，但山勢壁立，取鳥蛋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有一處陡崖，石層突出，那裏鳥蛋最多。當日有一個人，從斜坡爬到山頂，將繩的一頭縛在樹根上，然後自己順著繩子下去。只因山頂撲出空處，人卻懸空了，眼見鳥蛋近在石層裏，一時奈何不得。這人十分膽大，當下將繩搖盪起來，使作打鞦韆的樣式，愈擺愈近，等腳立得住石層上時，便急忙拾蛋，裝在籃子裏。那知他貪慾滿腔，忘了危險，竟一時大意，把手中的繩子放了，繩因垂力往外移開，再也拿不著；看看立腳的所在，只有一點兒地方，連轉側都不容易的！想人援救的話，誰曉得要等到那一天才有人來呀？他戰戰兢兢地，將頭慢慢地掉轉來，只見低低的下面波浪滔滔，高高的上面山岩陡削，再一張望，那繩子還擺來擺去的在空中搖盪，哎呀，這一驚非同小可！這時他心裏盤算著：繩的擺力愈小可就離開人愈遠了，立刻下手，還來得及；再一遷延，等到繩子不擺，那可真絕望了！當這千鈞繫於一髮的時

候，他立刻拿定了主意：倘要得命，必須趁繩子向裏面擺動的一剎那，縱身把它捉住，這一個最後機會，是萬萬不能錯過的！他於是咬緊牙關，眼睜睜地看著繩子擺近的當兒，全身用力向懸空一跳！嘿，虧他雙手撈住了繩索！繩頭有座，歇著，喘息定了，才艱辛地攀著繩子，扒上山來，這真叫做死裏逃生呢！我在蘇格蘭家鄉得知此事，待到了英京倫敦，還常常地記起。不久在倫敦佛學會聽過一回演講，便覺悟到佛法真是難聞，人身真是難得，時乎不再來，豈可錯過？今番先兄身故，心裏悲傷，想藉旅行來排遣一下，也正要到中國一沾法味呢。」我聽罷，又驚又喜，說道：「先生的入佛因緣，真是難得！《大乘本生心地觀經》說，『是諸眾生無福慧，恒處沉淪生死海，億劫不見諸如來，隨諸惡劫恒受苦。我等無數百千劫，修四無量（註1）三解脫（註2），今見大聖牟尼尊，猶如盲龜值浮木（註3）。』你想盲龜

值浮木，這是多難的一樁事！就積極方面看是個難字，但就消極方面看便是一個險字。你說的那件驚心動魄的險事，實在更能使人警醒啊！」

第二天早上，海面發生大霧，輪船緩緩駛著，汽笛不住叫著，寂靜的房艙中，他又向我談起去冬印度洋上一艘郵船遇險的事來：「那隻船在濃霧中觸著暗礁，海水就向裂開的破洞裏直灌，船身逐漸地下沉，在悲慘景象中，水手們叫客人趕緊上舢板去逃命。有一位貴婦因見舢板小得可憐，風浪又大，卻不肯離開大船。後來搭客們都過了舢板搖將開去，這婦人眼見得大船實在不濟事了，方才大聲呼喊他們回來，懊悔沒有早一步上那舢板去。那時眾水手都不敢答應，因為大船沉下去時，周圍的水必發生很大的吸力，如果不遠遠地離開，一定要被吸沉同歸於盡的。」

唉，這個婦人的死，是死在自己的耽誤。」他說到這裏，沉默了一下，再將兩手一伸道：「完了！」我應聲道：「是的，太遲了，完了！」（參閱《印光法師嘉言錄》論生死事大章）

次日，霧散天青，風平浪靜，船到申江，旅程告畢。（按拙撰大師紀念文字，僅有此篇。《永思錄》中七言詩二章係汪千仞居士手筆，非圓淨作，同日附誌。）三十年十一月初四日重訂

### 註解：

1 四無量 即佛菩薩為普度無量眾生，令離苦得樂，所應具有的四種精神：(1)與一切眾生樂，名慈無量；(2)拔一切眾生苦，名悲無量；(3)見人行善或離苦得樂，深生歡喜，名喜無量(4)如上三種，捨之而不執著，或對一切眾生怨親平等，不起愛憎，名捨無量。

2 三解脫 為三解脫門的略稱，指得解脫到涅槃的三種法門：

(1)空門，觀一切法皆無自性，由因緣和合而生，能如此通達者，則於諸法而得自在。(2)無相門，既知一切法空，觀一切相實不可得，能如此通達者，則離差別相而得自在。(3)無願門，既知一切法無相，則於三界無所願求，若無願求，則不造作生死之業，亦即無果報之苦而得自在。

3 盲龜值浮木 比喻受身為人、值佛在世、遇佛聞法之希有難逢。



心作南車，願為先導，  
處處道場，時時佛事。  
淨願淨行，常得現前，  
自然達清泰之上邦，  
面無量之壽佛。

行策大師

# 無雜才能真信

李勝雄

飄飄渺渺之信，  
似有似無之信，  
一遇逆緣或是痛苦，  
或遇他見異解之人非難質疑，  
就靠不住了！  
所以必當切切自問獲信心否？  
安心決定否？

友人周君夫婦是虔誠的佛弟子，最近周夫人參觀一項文物展，無意間在佛教文物的攤位，看到一尊觀音菩薩的雕像，覺得非常喜歡，為之忘然心跳不已。為著多看幾次，周夫人乃三次到文物展去觀看，每次也都為之忘然心跳，所以就打電話與周君商洽而將佛像請購回家。有些親友為此告訴周君夫婦，必須找地理師看風水，將佛像放在好風水的地方；有些親友表示必須為佛像「開光點眼」才能有靈。周君說到此，一副困擾的樣子。

我說，要請阿彌陀佛幫觀音菩薩「開光點眼」嗎？否則凡夫怎能為菩薩開光點眼？既然佛像是您和夫人共同非常喜愛的，放在展覽會場都令您們那麼喜愛了，放在家裏的任何一個角落，不也是都令您們非常喜愛嗎？如此，還有什麼好地理或不好地理呢？

我再向周君說：「老周，請您細微地、靜心地想一下：您們

為觀音菩薩開光點眼和不為觀音菩薩開光點眼，那一種是對觀音菩薩有信心與敬愛呢？請您仔細深心想一想。」他說：「當然是不開光點眼，反而是對觀音菩薩有深信心與敬愛了！」我說：「對的！對的！無雜反而才是真信！」

上聖下蘇法師對於念佛的信心，表示「真信心念佛之心，即是童真之心；童真之心即本然天真之心；本然天真之心即是毫無造作之心；毫無造作之心即是絕對無我之心；無我之心即是無有計度之心；無有計度之心即是不存求解之心；不存求解之心即是即聞即信之心；即聞即信之心即是信受奉行之心；信受奉行之心即是脫口而出『南無阿彌陀佛』之心；脫口而出『南無阿彌陀佛』之心即是整個身心徹底歸投阿彌陀佛，即是佛力攝取不捨、自然牽繫，即是一念永念、不念而念、念而無念，是真精進。」他又說：「有人實未獲信，卻裝出信心歡喜的樣子。信心歡喜

是裝不出，也不能裝的。希望表現自己也具有信心歡喜者，一方面可能是虛飾心的促使給別人看，更可能是懈怠心促使以欺騙自己。未獲信心者，即當嚴肅地承認面對這一事實，而努力追問自己疑慮之所在，多多拜讀淨土三經，尤其《無量壽經》，多讀祖師大德信心的法語，多接觸獲信之善知識。再就是深心懺悔，仰求彌陀世尊之慈祐，必當獲堅固金剛信心。要知道生死一事不能蒙混而得解脫！飄飄渺渺之信，似有似無之信，一遇逆緣或是痛苦，或遇他見異解之人非難質疑，就靠不住了！所以必當切切自問獲信心否？安心決定否？」

對於什麼才是「真信心的人」？聖蘇法師認為「絕不會有我不須做到如何如何，佛才願救度我，這樣的想法。其信知佛力大慈大悲無條件救度！故在任何情況下，信心不失，以佛必不棄我自力的劣弱故。我有煩惱，有煩惱佛就不救嗎？我造了惡業，佛

即不再慈悲救度嗎？哦！我就是這種具足煩惱的惡業凡夫，我雖是多麼慚愧，對不住阿彌陀佛的救度！而也正因我是一個愚惡凡夫，所以阿彌陀佛的慈悲本願名號，正是要救度我啊！真信心的人絕不會放縱為惡，其心必漸漸調柔，煩惱也就日漸淡薄。煩惱若和真信心相比，又算得了什麼呢？煩惱本空，而信心於佛完成的佛果名號則為真，一虛一實豈可為比？那些斤斤於自己煩惱多厚，恐不得往生之人，實在是未得信心的緣故了！

得到真信心的歡喜，是怎樣的一種歡喜呢？其在多數情況下，是幽靜的、默默的、止息不動的；然而卻是恆在的、明明現前的。你便喜悅，你不知道為什麼會喜悅；你不在為什麼喜悅，你就是喜悅。你不想說話，你知道一切的語言都是多餘的；你知道他人是無法分享這份高貴幽密的喜悅，那為什麼要說呢？你無意掩藏，只是默默無語…… 『南—無—阿—彌—陀—佛』名號

升起在你心靈的天空，如碧天上淡淡的雲，悠悠無拘、或東或西、或緊或散、似動似靜、似存不存。你獨自享受這份歡喜，你就忘了一切，忘了一切不就是一切現前嗎？南——無——阿——彌——陀——佛。

這種喜悅有時是激越的、奔放的、捺抑不住的，它不斷地湧動湧動，你覺得非向別人說不可，非表達不可；不是顯示自己，而是期望一切人皆來分享。『南無阿彌陀佛』這句佛號連連而起，續續不斷……，你是多麼希望一切人等，都能聽到這一寶貴的名號啊！

未獲真信的心，如同沙漠土礫，枯澀荒寂無有生機；獲信之心，便被清冽淳美之甘泉透澈浸潤。這泉水時而汨汨，時而奔突而出，歡欣跳躍，沿地表嬉戲蜿蜒，或時迴轉沉潛沒入地下。豐腴滋潤之地表，自然生長『寶性功德草，柔軟左右旋』。此泉即

是心靈之流，自然流滿，無有過絕。此流的源頭即是我彌陀慈父之大慈悲心也。雖然仍或有驕陽照臨，或有燥風拂掠，然不斷之泉源豈便乾涸？我雖煩惱依在，其奈我真信之心何！」（本文已經作者同意轉載）



當您獨處時，不應想是自己  
一人，應想有兩個人；當您  
們二人相處時，應想是三個  
人，還有一位就是阿彌陀  
佛，您走到哪裡，他就跟到  
哪裡……

# 剋期取證與求生西方

學誠法師

眾生往往只注重現世安樂，  
而不注重後世解脫  
不注重後世的究竟安樂，  
殊不知，  
此世的快樂是極其短暫的，  
只有解脫樂才是究竟的。

今天是念佛七的最後一天，在這七天中，諸位師父都很精進念佛，在念佛的境界上必定有很大的長進。也有相當一部分的同學，因為邊學習邊念佛，所以可能沒有很明顯的成就，僅僅種種善根，種植念佛善根也是十分必要的，「一入耳根，永為道種」，「一稱南無佛，皆共成佛道」。

晚上，我要談的題目是「剋期取證與求生西方」。剋期，就是非常嚴格地按照所規定的時間來完成自己的計畫與目標。念佛人的目標就是求生西方。剋期，可以分成四種：第一、一念取證；第二、七日取證；第三、一生取證；第四、誓願取證。第一、一念取證：一聽到南無阿彌陀佛聖號時，即刻大徹大悟，達到三不退轉。這是善根利智的聖賢方能做到，非一般凡夫之所能及。

第二、七日取證：即《佛說阿彌陀經》裏說的：「若一日、

若二日……若七日，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時……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

第三、一生取證：在極短的時間裏可能達不到，而在此生一定要達到目的（往生西方），叫做一生取證。

第四、誓願取證：無論需用多長時間，一定要往生極樂世界，猶如下午後山著火，同學們十分積極，奮不顧身地去撲救，不管火燒多長時間，火勢有多猛烈，總是以撲滅山火為我們的目標，這就是誓願取證。念佛也是如此，爭取早日證到一心不亂，無論再艱難也要誓願取證。

淨土法門是「如來興世，難值難見」難信的法門。《無量壽經》說：釋迦牟尼佛出生於世，非常希有難得，佛陀的教法也極其難以聽聞到。遇善知識，聞法能行，此亦為難。能夠遇到善知識，聽聞正法，並依教奉行，更為難得。

佛在世時，有許多人聽聞不到佛法，不能獲得佛法的利益，我們雖然生在末法時代，但是能夠聽到佛法，並依法奉行，就如見到佛陀一樣，見法即見佛。

「若有眾生，得聞佛號，慈心清淨，踴躍歡喜」，聽到阿彌陀佛的聖號生起慈悲心、清淨心，歡喜無量。「衣毛為起或淚出者」，歡喜雀躍，毛孔散開，不知不覺地淚流滿面，發大慚愧心，發大出離心，此人「皆是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這種人在多生多世前就已用功修行，所以此人不是一般的凡人。

具有善根的孩童來到寺院，雖然幼小無知，卻懂得禮拜、念佛，而有些成年人，即使給他多少條件，勸他念佛，都不肯念，這就是沒有善根的表現。

《無量壽經》又說：「若聞佛號，心中狐疑，於佛經語，都無所信，皆從惡道中來。」聽到佛號而不相信，不能接受，這種

人是從三惡道中出來的。「宿殃未盡，未當度脫，故心狐疑，不信向耳。」因為他往昔所造的罪業還未消盡，所以，解脫生死的因緣尚未成熟，由此產生種種的懷疑，對淨土法門發不起信心。

念佛法門既然如此殊勝，而在現實生活中，許許多多念佛的人，為何會被貶為小乘自了漢呢？其實不然，釋迦牟尼佛曾說：一心念佛的人，是我的第一大弟子。在《無量壽經》中世尊特別告訴彌勒菩薩說：「汝觀彼諸菩薩摩訶薩，善獲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聞阿彌陀佛聖號，能生一念喜愛之心，歸依瞻禮，如說修行。」十方三世一切大菩薩，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都能獲得極大的利益，如有娑婆世界的善男子善女人，聽到阿彌陀佛的聖號，生起一念清淨歡喜之心，然後來皈依禮拜，並且依著佛陀的教法修行。「當知此人為得大利，當獲如上所說功德」，此人「心無下劣，亦不貢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當知此人非是小

乘，於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這種人已經得到佛法的利益，沒有自卑心，而有很大的信心，不會貢高我慢，因為他一心想離開娑婆世界，欣求極樂世界，已經成就持名念佛的功德，這種人不是小乘，在佛法中名為第一大弟子。古印度的文殊、普賢、觀音、勢至、馬鳴、龍樹等諸大菩薩，也都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淨土法門傳到中國，早在東晉時，慧遠大師就以畢生的精力來弘揚淨土法門，我現在把有關慧遠大師弘揚淨土法門的情形給同學們作個極其簡要的介紹，使大家能有一個輪廓的了解。

慧遠大師，是淨土宗的初祖，山西人，十三歲時就對儒學、老莊等諸子百家都很精通。二十一歲時，前往太行山參訪道安法師。當時，道安法師正好在太行山開講《般若經》，慧遠大師聽後非常感嘆地說：「儒道九流，皆如糠粃。」從此，他就發心與

弟弟慧持一同隨道安法師出家。大師二十四歲時，便到全國各地弘揚佛法。有一天，他路過九江的時候，眼見廬山清淨優雅的勝境，便移居廬山龍泉精舍用功修行。

慧遠大師有一位同參名叫慧永，住在廬山西林寺，他覺得慧遠大師住在山上很不方便，於是懇請大師到西林寺同住，大師應其要求，遷居西林寺。由於慧遠大師的到來，西林寺的住眾也日漸增多，達到容納不下的程度，後來，在刺史桓伊的支持下，慧遠大師創建了廬山東林寺。

東林寺建成後，大師極力弘揚淨土法門。大師容貌威嚴，不苟言笑，傳記記載：當時有一位掛單的法師想供養大師一把如意，因為看到大師威嚴無比，所以他在東林寺住了好幾天，竟不敢將如意親自供養慧遠大師，於是，他悄悄地將如意安放在寮房的角落裏，依依不捨地離開了東林寺。

另外，又有一位法師法名慧義，前來東林寺參學，聽說慧遠大師德高望重，學識淵博，他不相信，也不服氣，便對東林寺慧遠大師的弟子講：「你們都是平庸無能之輩，所以對住持和尚如此崇敬，我今天一定把他駁倒。」那天，慧遠大師剛好在講《法華經》，客僧本想詰難大師，惹大師麻煩，孰知他剛動念頭，就滿身大汗，連話都講不出來，深被大師威德之所折伏。

慧遠大師在東林寺建立蓮社，共有一百二十三人，都是當時佛教界的高僧大德以及社會名流，參加結社念佛，悉數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慧遠大師不僅對念佛法門十分信奉，並且對戒律也特別重視。當大師在臨終之前，醫生及寺院長老告訴大師，某種藥品需要加點酒方能治好病，大師卻一直不肯喝，叫弟子去查對戒律，當弟子們尚未查到戒律條文的時候，大師就圓寂了。

傳記裏記載慧遠大師一生曾三次親見阿彌陀佛。大師不僅在晉代影響很大，降及唐、宋皇帝還為大師追封謚號：「正覺大師」、「辯覺大師」、「圓悟大師」、「等遍正覺圓悟大師」，由此可見，慧遠大師的遺風遺德影響之至遠至大！

我說這個故事的意思，是希望大家明白，叢林是給出家人用功修道的，而不是給沒有道心的人享樂的。

其次，我們為何要求生西方呢？省庵大師《勸發菩提心文》中說：「謂在此土修行，其進道也難，彼土往生，其成佛也易，易故一生可就，難故累劫未成，是以往聖前賢，人人趣向，千經萬論，處處指歸（西方淨土），末世修行，無越於此。」

龍樹菩薩在《大智度論》中也特別指出，初發心修行的道友，根機與悟解都十分薄弱。「雖言發心，多願生淨土」。雖然發心救度眾生，但應發願往生西方。譬如小鳥翅膀未長，羽毛未

豐，不可以逼他高翔。「先須依林傳樹（依托樹林，在林中學飛翔），羽成有力，方可捨林游空。新發意菩薩亦爾，先須乘願求生佛（西方阿彌陀佛）前，法身生長（法身慧命成就），隨感赴益（隨順機感迴入娑婆，廣作饒益有情諸事）。」

現在，許多念佛人對求生淨土，發心不夠真切，除了自己的善根不足、業障深重外，大多數人念佛的目的是在求福、求壽、求平安。

修持淨土法門，最忌諱的是但求人天小果、世間福報，這些都是輪迴之因。出家人也是如此，叢林固然需要應有的資生器具，我們用功辦道才有保障，但資生器具僅是為我們用功辦道服務的，我們追求的目標不是資生器具，如果只一味追求資生器具的豐足，活著就不會有多大意義。念佛若儘儘為了保平安，不希望早日往生，這恰恰與淨土法門的願心相違背。如果不求往生淨

土，在此塵世，又有誰能保你平安呢？

佛經中說：淨土法門是極其難信的法門，其原因就在於此。眾生往往只注重現世安樂，而不注重後世解脫，不注重後世的究竟安樂。殊不知，此世的快樂是極其短暫的，只有解脫樂才是究竟的。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如果說法者只告訴大家現世樂，而不告訴大家解脫樂，我認為這是不究竟的，或者可以說是相似法，不是正法。因為，你在告訴眾生輪迴的好處，勸導眾生貪戀娑婆世界。必須首先肯定這個世間是痛苦的，這樣才能發起出離心。

人間淨土思想的倡導，本來是積極有益的。可是，目前有相當多的人只談人間不知淨土，而且越談越離奇，越談越忘失根本。修行的目的，只求延年益壽，享樂人生。殊不知五蘊色身是用功辦道的條件，且是如幻如化的假有。釋迦牟尼佛經常警策弟

子：流光易逝，生命無常。即使你怎樣用心保養，最終必定業盡身亡。（選自法音雜誌一四二期）

# 示念佛滅罪義門

妙叶法師

一稱佛名尚能令人滅罪得道，  
何況彌陀願力超過十方，  
專注彼佛，稱名功德，  
所滅罪障，可思議耶！

有客問曰：《念佛三昧直指》始於極樂依、正之境，終則求生行願之門，無不畢備。但經有「稱佛一聲，能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之句，某於此語，不能無惑，若果有此理，今觀世人若貴若賤，於盡生中，未有不一稱其名者，則當皆滅如是重罪，悉生極樂世界矣，何世人依舊業識茫茫，死時如落湯螃蟹，昇墜不識所之。滅罪之義何在？不應佛語有虛妄者，願為釋答。

答曰：至哉問也。彼世間未悟之人，因子所問，於此三昧必不退轉，直生淨土矣。今世行人，皆謂此說是方便勸進之語，豈知是佛真實之說必不我欺也。子豈不聞汝於無量劫前，與世尊釋迦牟尼同為凡夫之義否？而我世尊成道以來，已經爾所塵點劫數。此塵點劫，《妙經》委明（註）。然我亦於爾所劫中，在凡夫地，漂零六道，造諸結業，不可限量，同佛至今，久遠無異，如此塵劫，安可稱量？假使有人於一生內，不說餘善，但稱佛

名，盡壽聲聲不絕，隨其所稱之名，一一皆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然盡一生以及他生稱佛，滅罪劫數雖多，若比如是極大久遠塵點之劫，正如指上土，欲比大地土耳。豈可謂稱佛名能滅多劫罪故，更無餘劫之業，障我生淨土耶？而不知未滅之罪，劫數長久，無始無際，與佛同壽，實過如是八十億等數量劫外。又如炬火雖熱，欲消大地之雪，豈易融泮。故雖念佛滅罪，未得生者，其義如是。況人長劫造業心堅，念佛片時心弱，退易進難。又況與佛同為凡夫之前，劫數轉倍，乃至煩惱無始，發心在近，罪豈易滅，可不思之！

今謂一日至七日，一心不亂，即得往生，及臨命終時，一心不亂，稱佛一聲，即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乃至極惡逆人，臨終獄火相現，能稱十念，悉生淨土者，蓋仗我稱佛名號滅罪威神一隙之功，承佛速疾救護大願之力。譬如壯士正戰墮圍，臨危倉卒

之際，得一勇夫，與之強弓銳刃，良馬善策，即便猛發其志，躡身馬上，奮揚威武，努力揮挽，突圍而出，戰勝獲功，偃寇施恩，歸奉其主，永享豐樂，此亦如是，彼佛接引生極樂國，其義若此。

故云稱佛一聲，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非謂如今念佛人，今日三，明朝四，且猶且豫，或見目前些兒聲色境界，便被牽拽將去，全無把捉，與不曾念者一般，欲因一稱之中，真實滅多劫罪，使便不為障，即生淨土，其可得乎？然如此念者，聲聲非不滅如是劫數罪，但因初心緩故，報生亦緩，止可作他世生緣耳。或能稱念不息，雖成聚露成流之功，豈得與前說較優劣速疾哉。若人精進能如前說，生猶反掌，如箭取的，決無不中。故知散心念者，及雖志誠未離妄想者，或被如是劫外之罪所障，但報在他生，不能即應其功。若勵聲竭志勇猛念者，既滅爾所劫罪，由勇

疾力，餘劫之罪不為障礙，便得十念成就，往生淨土此義瞭然可見，決定無疑。豈可因悠悠念佛之人，依舊業識茫茫，死時如落湯螃蟹，而疑佛為妄語，但是勸進之說哉。

故知佛力廣大，遍覆一切時處，能攝我小善，入佛大願，使同一味，拔諸眾生置安樂地，使一切劫罪皆得消滅，何止滅八十億劫之罪耶。如是稱佛功德，實難可測，大乘圓頓橫超直截之旨，於斯可見。《十疑論》云：譬如十圍之索，千夫莫制，童子揮刃，須臾兩分，如《觀經》下輩生因之說，此喻纔念滅罪即生者也。

又如佛世有人，於佛眾會欲求出家，歷遍聖眾，悉以道眼觀察，皆謂此人永無善根，無肯度者。後至佛所，佛乃度之，比丘以是問佛，佛言：「此人雖無善根，但於無量劫前，非二乘道眼所知，此人因採薪，為虎所逼，上樹避之，忽失聲稱南無佛，以

此一稱名故，於此賢劫之中，值我得度，後當會道。」此明一生念佛，未即獲報，於後世方得往生者也。以此例之，則知一稱佛名，雖未著何佛，尚能令人滅罪得道，何況彌陀願力超過十方，專注彼佛，稱名功德，所滅罪障，可思議耶！經云：「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是斯說之明證也。故知若能稱彌陀名，念念不休，此功德實難稱量，雖障重人，有散心退轉者，其於往生之驗，必在將來。又稱佛屬口，惟論其功，念佛在心，乃彰其德，論功則在我不倦，彰德乃見佛現前，二義不同，優劣可見，口稱尚爾，況心念乎！是故我今因汝所問，依經述事，達諸同行決志之人。願於此義如說修行，慎毋疑慮。（選自寶王三昧念佛直指）

註：此塵點劫，《妙經》委明《妙法蓮華經·如來壽量品》例舉

世尊成佛以來劫量之長遠不可計算，即粉碎五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三千大千世界為微塵，每經東方五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之國土落下一塵，如是東行，至微塵淨盡，而其所經過的世界皆化作微塵。以一塵為一劫，世尊成佛以來，已過於此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劫。



念念煩惱是生死苦根，  
今以念佛消滅煩惱，便  
是佛度生死苦處。若念  
佛消得煩惱，便可了得  
生死，更無別法。

〱 憨山大師

# 答A居士

黃念祖

「狂心不歇，歇即菩提。」  
我們何嘗不想歇心，  
但是歇不下來。  
所以要一心念佛，  
這是最好的歇心之法。

## 一、勸繼續懺悔念佛求生

三月十二日來信收到，此信實是您能否往生的關鍵，因此抽暇先回您的信。

從信中可以看出：（一）您的發心很真誠，用功也很勤。（二）對於自己要求很嚴格，並敢於直率地說出自己的缺點。（三）為懺悔自己過失，曾哭過數十次。這些都是很可貴的優點。但目前成為障礙者，則由於（一）瞋毒較深，（二）更重要的則是，對於教理的瞭解，還不深入。

修行人常犯輕敵之病，常以為自己一用功便能克制煩惱，一切太平，這實是不符合實際的主觀願望。應知貪瞋癡三毒，多劫以來，染入我們的心田，如油入麵。在和麵時摻入一些油是極其容易的，但摻入之後，想再從麵中取出這些油，那就難如上青天

了。所以經典中說世尊的常隨弟子中，許多已證阿羅漢，但三毒所殘留的習氣，仍保留不斷，只有如來才能斷殘習。蓋「久反之地，非一戰所能成功」，故首先勸您，不可喪失信心。犯錯誤，怎麼辦？那很自然，那就是懺悔。再犯怎麼辦？那就再懺悔。一切罪從懺悔滅，故普賢大士十大願王中云：「我此懺悔，無有窮盡。」普賢菩薩尚且盡未來際懺悔不休，我們凡夫焉能因為懺悔數百次，哭過幾十次，但脾氣不改，愧見如來，便半途而廢呢？

您說發一次脾氣，就把多日修持的功德，一把火燒光，這是根據於「一點瞋心火，能燒功德林」而來的。但我們想要正確理解經論中的一句話，那就需要聯繫其它經論中文句，融會貫通來理會。例如，經論中說我們看經和念佛的功德，「如食金剛，決定不消」。這就是說念佛和誦經的功德，如同人吞食了金剛鑽（鑽石），這是決不會消失的，於是這句金言，便同您的體

會——燒光了一切功德，完全矛盾了。那麼，這相矛盾的兩句話應如何融會來正確了解呢？現在我做個譬喻。例如有人被法院凍結了他在銀行中存款，這筆錢他當時完全不能動用，就和沒有這筆錢一模一樣，這就是「火燒功德林」之原意。但是這筆錢並沒有被沒收，沒收了，那才真是燒光了，現在只是凍結，仍承認這筆錢是他的，這就是「決定不消」之義。我這個譬喻，可引證佛經，佛在世時有一人因八萬劫前遇虎，失聲念了一句「南無佛」，八萬劫後得遇釋迦牟尼佛，因此一句功德，收容為僧，而證阿羅漢。試想，此人在八萬劫中應該生過多少氣，發過多少瞋心火，但這句南無佛的功德「決定不消」，終於憑其功德而證阿羅漢。同時根據這段經中開示，證明瞋毒等的可怕，所以把念佛功德的果報推遲了八萬劫。

修禪定的人，一發脾氣，於是禪定的境界保不住，定中所發

的神通，也不出現了，必須再用一段功才能恢復。至於修淨的人，臨終一念，如果是瞋恨，那就決定不能往生，以前修持的功德，以及求生極樂的願望，此時都失效了，這即燒盡功德林之意。所以我們必須忍辱護瞋心，如能忍辱則瞋心漸漸地自然不起了。

您來信問我有什麼辦法？現在「辦法」已躍然於紙上矣！辦法是：（一）恒修懺悔。（二）修習忍辱，善護己念。在這兩方面的無上武器——便是一句佛號。

（一）懺悔，有理懺與事懺。理懺者，如「罪從心起將心懺，心若亡時罪亦空」，是謂心空則罪消也。是以「若欲懺罪者，端坐念實相」，若能心契實相則諸罪自然消除，但此法不是凡夫之人所易做到。事懺者（又名作法懺），乃修懺法（例如《大悲懺》）以懺除罪業。目前有先師所編之《寶王三昧懺》，

又名《長壽懺》，正在印製，印好後，會寄送您一本，您可照懺軌禮拜懺罪。但更重要者，《觀經》說「念佛一聲，能消八十億劫生死重罪」，勸您一心持名，是即無上殊勝之懺悔。

(二) 忍辱護念：《金剛經》中忍辱仙人，實是我們之良師，仙人是說法度眾，反被誣蔑為調戲婦女，並用刀來節節支解，可是仙人當時無人、我等相，不生瞋恨。故知瞋毒之根在於我相，若無我相，還有誰會生氣？所以生氣者，只是為了它違反了我，污辱了我，冤屈了我，欺負了我，侵害了我，處處都是因為多了個我。若能無我，則一切煩惱都除了根，便必然隨之消滅了，正因為多了個我，於是處處有障礙。例如有人罵我是一「蠢豬」，當他罵完了，這句罵人的話也當時消滅完了，何處還有這兩個字的音聲？「蠢豬」這句話本身就是肥皂泡（經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他已罵完，於是這個肥皂泡已經消滅，可

是自己不依不饒，還死抱著這個已滅的肥皂泡不放，大發脾氣，真是加倍的愚癡。所以我們應在日常生活中，盡量秉著經中無我無人的開示，來待人接物，應付一切。例如有人罵我，請問罵人的人是誰，挨罵的人是誰，那句罵人的話是什麼，實際上一切皆不可得。故云：「萬法本閒，唯人自鬧。」何苦來，自己要鬧個不休，把心歇一歇不好嗎？《首楞嚴經》云：「狂心不歇，歇即菩提。」我們何嘗不想歇心，但是歇不下來。所以要一心念佛，這是最好的歇心之法。古云：「念佛功純，妄想自然不起。」那還有什麼脾氣可發？

奉勸您進一步把功課集中在持佛名號，隨時隨地，心中常提這句佛號。您念佛、看經的功德，與懺悔而哭泣的功德，都是決定不消，盼您繼續努力。根據您的信願行，都已有基礎，但能堅持下去，決定可以往生。淨土宗稱為他力門，乃是仗佛力而

能往生。只要我們深信切願持佛名號，那麼在我們臨終，阿彌陀佛自然實踐其本願，前來迎接，加持行人，「慈悲加祐，令心不亂」（見唐玄奘大師譯的《阿彌陀經》，名為《稱讚淨土佛攝受經》）。我們凡夫往生，都是帶業往生，您這些瞋恨之業，便都托彌陀慈航之力，而不成障礙了。

## 二、勸看破世緣，一心念佛

讀來信，對於您的不幸遭遇很同情。丈夫離婚，兒子不很聽話，自己又有病，許多折磨集中一身，確甚苦惱。但您在煩惱堆裏，仍然信心不退，並堅持念佛，很是難得，實應讚嘆！

您的苦惱，證實了在娑婆世界修行之難，它是「進一退九」，進一步便要退九步，就像您想用功，這是進步，可是偏偏

有事引您發火吵架，這便是退了九步；同時也說明如果有一種因緣使您進步，例如您看了《淨土資糧》很想發心，可是偏有種種煩惱來使您退步，這又是退九，這就叫娑婆世界。這是修行人個個都共同的，只是表現到每人身上而有不同而已。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要下定決心，誓於今生出離生死，往生極樂。

實際上，夫妻兒女只是一臺戲。在臺上您是母親，下了台您是誰？所謂母子，其實都是戲，都是假的，您是過於認真了。《金剛經》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我們現在所遇到的一切，好的壞的，通通都是肥皂泡，馬上就要幻滅的。老實說來您的兒子在當前年輕人中還是不錯的，您是「愛之深，責之切」，演變至今，幾乎形同水火了。您現在應當認清目前是演戲，您在演「三娘教子」，其實您本非「三娘」，您只是您自己。這次您演「三娘」，下次您演什麼還

不知道，希望您看破這臺戲，往生極樂，蓮花化生。

俗云「不受魔，不成佛」，先師夏老有詩曰：「病久方知身是苦，魔多反使道心堅」，這兩句對於您很合適。在病痛中，在煩惱中，能念這一句佛號，功德更大，因為「難能」，所以「可貴」。煩惱乃多生習氣，如油入麵，不能期望懺悔幾次，便能永斷。只有不斷地懺悔，不斷地改正，發了脾氣，馬上知道不對，便到佛前懺悔，這就是進步。脾氣發得小了一點、短了一點，都是很大的進步。煩惱很多，一樣往生，故云「帶業往生」或云「帶惑往生」，這便是阿彌陀佛極大的慈悲，也是淨土法門無比的殊勝。您能聞能信，能修此法，實是最大的幸福，《無量壽經》說這就是佛的第一弟子。世間一切，只是些肥皂泡，千萬不要被這些假像耽誤了您的根本大事。

蕩益大師說：「得生與否，全憑信願之有無。」也就是說，

一個人能否往生極樂，全看他有沒有信和願，如都有，那就能去，不管他念佛的水平和脾氣的大小（當然，臨終時正發脾氣，則不能往生）。反之脾氣很好，念佛也好，但信願不足則去不成。所以您當前應多讀《淨土資糧》來增進自己的信願。至於您的脾氣，只要您是在克制，而不是放縱，發了就好好懺悔，一心念佛，仍是可以往生的。

您問臨終時是否有魔怪變成佛形來誘騙？蕩益大師說，臨終時不是魔擾時。也即是說，臨終時沒有魔擾，見佛即是見佛。總之您只要在臨終時把這一句佛號念到底，只要能念就接著念，這便一定往生。（選自谷響集）



如果情執不斷，嘴裡念佛，念念還是墮婆婆。如果懇切至誠，放下萬緣，那麼，一念之間便能到西方。

廣欽老和尚

# 蓮華勝會錄文

宗躋法師

初心入道，忍力未淳，  
須託淨緣，以為增上，  
然則  
修行緣具，無若西方……

夫以念為念，以生為生者，常見之所失也。以無念為無念，以無生為無生者，邪見之所惑也。念而無念，生而無生者，第一義諦也。是以實際理地，不受一塵，則上無諸佛之可念，下無淨土之可生。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則總攝諸根，蓋有念佛三昧，還原要術，示開往生一門。所以終日念佛，而不乖於無念；熾然往生，而不乖於無生。故能凡聖各住自位，而感應道交；東西不相往來，而神遷淨刹，此不可得而致詰也。故經云：「若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乃至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

夫如來世尊，雖分折攝二門（註1），現居淨穢兩土，然本聖之意，豈直以娑婆國土，丘陵坑坎，五趣（註2）雜居，土石諸山，穢惡充滿，以是為可厭？極樂世界，黃金為地，行樹參空，樓聳七珍，華敷四色，以是為可欣？蓋以初心入道，忍力

未淳，須託淨緣，以為增上，何則？娑婆國土，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現在說法。娑婆國土，觀音勢至，徒仰嘉名；極樂世界，彼二上人，親為勝友。娑婆國土，諸魔競作，惱亂行人；極樂世界，大光明中，決無魔事。娑婆國土，邪聲雜亂，女色妖淫；極樂世界，水鳥樹林，咸宣妙法，正報清淨，實無女人。然則修行緣具，無若西方，淺信之人，橫生疑謗。

竊嘗論之，此方之人，無不厭俗舍之喧煩，慕蘭若之寂靜，故有捨家出家，則殷勤讚歎。而娑婆眾苦，何止俗舍之喧煩？極樂優游，豈直蘭若之寂靜？知出家為美，而不願往生，其惑一也。

萬里辛勤，遠求知識者，誠以發明大事，抉擇死生。而彌陀世尊，色心業勝，願力宏深，一演圓音，無不明契。願參知識，

而不欲見佛，其惑二也。

叢林廣眾，皆樂棲遲，少眾道場，不欲依附。而極樂世界，一生補處，其數甚多，諸上善人，俱會一處。既欲親近叢林，而不慕清淨海眾，其惑三也。

此方之人，上壽不過百歲。而童癡老耄，疾病相仍，昏沉睡眠常居大半，菩薩猶昏隔陰，聲聞尚昧出胎，則尺璧寸陰，十喪其九，而未登不退，實為寒心。西方之人，壽命無量，一託蓮胞，更無死苦，相續無間，直至菩提，所以便獲阿惟越致（註3），佛階決定可期。流轉娑婆促景，而迷於淨土長年，其惑四也。

若乃位居不退，果證無生，在欲無欲，居塵不塵，方能與無緣慈（註4），運同體悲（註5），迴入塵勞，和光五濁。其有淺聞單慧，或與少善相應，便謂永出四流（註6），高超十地

（註7），詆訶淨土，耽戀娑婆，掩目空歸，宛然流浪，並肩牛馬，接武泥犁。不知自是何人，擬比大權菩薩（註8），其惑五也。

故經云：「應當發願，願生彼國」，則不信諸佛誠言，不願往生淨土，豈不迷哉？若夫信佛言而生淨土，則界繫（註9）之所不能拘，劫波（註10）之所不能害，謝人間之八苦（註11），無天上之五衰（註12），尚無惡道之名，何況有實？唯顯一乘之法（註13），決定無三。歸依一體三寶（註14），奉事十方如來，佛光照體，萬惑潛消，法味資神，六通具足。三十七品助道法（註15），應念圓成。三十二應隨類身（註16），遍塵刹土。周旋五趣，普被諸根。不動一心，遍行三昧。灑定水於三千，引眾生於火宅。自利利他，皆悉圓滿。

然則唯心淨土，自性彌陀，蓋解脫之要門，乃修行之捷徑。

是以了義大乘，無不指歸淨土。前賢後聖，自他皆願往生。凡以度人，先須自度故也。嗚呼！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一失人身，萬劫深悔，故率大海眾，各念彌陀佛，百聲千聲，乃至萬聲，迴向同緣，願生彼國。竊冀蓮池勝會，金地法明，綺互相資，必諧斯願。操舟順水，更加櫓棹之功，十萬之遙，可不勞而至也。

元祐四年冬，宗蹟夜夢一男子，烏巾白衣，可三十許，風貌清美，舉措閑雅，揖謂宗蹟曰：「欲入公彌陀會告書一名。」宗蹟乃取蓮華勝會錄，秉筆問曰：「公何名？」白衣者云：「名普慧。」宗蹟書已，白衣者云：「家兄亦曾上名。」宗蹟問曰：「令兄何名？」白衣云：「家兄名普賢。」白衣者遂隱。宗蹟覺而詢諸耆宿，皆云《華嚴·離世間品》有「二大菩薩名」。宗蹟以為佛子行佛事，助佛揚化，必有賢聖幽贊，然預此會者亦豈小緣，普賢變名易號，不知誰何，今更以二大菩薩為首云。

## 註解：

1 折攝二門 佛陀教導眾生的二種方法。折，折伏摧破；嚴厲斥責對方，仔細分析道理，使對方理解，破迷得悟，是引導惡人的方法。攝，攝受；以平和的言語解說，令對方了解，是引導善人的方法。

2 五趣 趣，往到之意。由過去善惡業所招感而應趣往的處所，如依瞋恚趣往地獄，依貪欲趣往餓鬼，依愚癡趣往畜生，依善業趣往人、天，以上五道合稱五趣。

3 阿惟越致 梵語，又作阿鞞跋致，意為不退步、不退墮。即菩薩修行所證得的地位和所悟之法不會退失，不會退墮於惡趣或二乘（聲聞、緣覺）之地，必定能成佛之意。

4 無緣慈 完全無自他的對立，遠離差別見解，無分別心而起的平等絕對的慈悲，係佛獨具的大悲，非凡夫、二乘等所能

發起，所以特稱為大慈大悲。

5 同體悲 又稱同體大悲。佛菩薩達觀法性一如之理，視一切眾生與己身同體，而生起拔苦與樂、平等絕對的悲心。

6 四流 又作四暴流。暴流，煩惱的異名，因煩惱能使善品流失，令眾生輪轉於生死，其種類有四：(1)欲暴流，(2)有暴流，(3)見暴流，(4)無明暴流。

7 十地 指十種地位。地，住處、住持、生成之意，即住其位為家，並於其位持法、育法、生果。菩薩修行的過程須經五十二個階段，其中第四十一至五十之位為十地，依《華嚴經》分作歡喜地、離垢地、發光地、焰慧地、難勝地、現前地、遠行地、不動地、善慧地、法雲地等。菩薩初登此位即生無漏智，見佛性，乃至成為聖者，長養佛智，並以護育一切眾生，故又稱十聖、地上菩薩。

8 大權菩薩 佛、菩薩等大聖為濟渡眾生而顯現的種種異形。

9 界繫 界指欲界、色界、無色界；繫是聯繫、關連之意。界繫，即繫縛於三界之煩惱。

10 劫波 梵語，又作劫，為古代印度的時間單位，為不可計算的長大年月。

11 八苦 眾生輪迴六道所受的八種苦果，即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五陰熾盛苦。

12 五衰 又作五衰相、天人五衰。天人於壽命將盡時，身體所現的五種衰亡相，即頭上花萎、腋下出汗、衣裳垢穢、身失威光，產生臭穢、不樂本座。

13 一乘之法 一乘，指佛乘。即以成佛為最後的歸趨，聲聞乘、緣覺乘的教法只是一種權巧方便，佛陀的本懷在引導一切眾生成佛，因此聲聞、緣覺和菩薩乘一樣，到最後都將成

佛。

14 一體三寶 又稱同體三寶。佛、法、僧三寶名稱雖異，但其體性為一，如佛中含覺照義，為佛寶；含軌範義，為法寶；無違諍過，為僧寶。法係佛法身，為佛寶；憑之能出三界，證涅槃，為法寶；依法修行，為僧寶。僧具觀智，為佛寶；具軌範，為法寶；具和敬，為僧寶。

15 三十七品助道法 又稱三十七道品、三十七菩提分，為追求智慧、進入涅槃境界的三十七種修行方法，循此三十七法而修，即可次第趨於菩提。

16 三十二應隨類身 觀世音菩薩為濟度眾生，順應各種機類而示現的三十二種形相。

# 竹窗隨筆分類略編選錄

蓮池大師著／滿智法師重編

念佛謂憶念也，  
憶念佛之苦行，憶念佛之功德，  
念佛之苦行，則自亦應苦行，  
念佛之功德，  
則自亦應作諸功德。

## 念佛

世人稍利根，便輕視念佛，謂是愚夫愚婦勾當，彼徒見愚夫愚婦口誦佛名，心遊千里，而不知此等是名讀佛，非念佛也。念從心，心思憶而不忘，故名曰念。試以儒喻，儒者念念思憶孔子，其去孔子不亦庶幾乎。今念念思憶五欲不以為非，而反以念佛為非，噫！似此一生空過，何如作愚夫愚婦耶，而惜乎智可能也，愚不可能也。

念佛謂憶念也，憶念佛之苦行，憶念佛之功德。念佛之苦行，則自亦應苦行，念佛之功德，則自亦應作諸功德。能苦行矣，能作諸功德矣，然後談往生西方可也。故《觀經》謂往生西方者，應作一切功德，又云二乘種不生，以喻明之。佛猶吾父也，父常行一切苦行，作一切功德，為兒子者，不行父行，每日

唯坐以喚其父，則其父雖有大功能、大慈悲，亦無益也。故念佛者當學佛行，不可徒持佛名也。滿智敬誌

### 以苦為樂

廁蟲之在廁也，自犬羊視之不勝其苦，而廁蟲不知苦，方以為樂也；犬羊之在地也，自人視之不勝其苦，而犬羊不知苦，方以為樂也；人之在世也，自天視之不勝其苦，而人不知苦，方以為樂也。推而極之，天之苦樂亦猶是也，知此而求生淨土，萬牛莫挽矣。

此由迷於人間之欲樂，未解淨土之清淨極樂也。昔日佛在世時，其弟孫陀羅難陀雖已出家，而仍不捨其妻，佛乃以神通力導之觀天堂、地獄，而率使之斷愛離欲。吾對斯輩，恨不能以神力使之得見西方以欣彼捨此也。滿智敬誌

## 後身一

讚西方者，記戒禪師後身為蘇子瞻，青草堂後身為曾魯公，遜長老後身為李侍郎，南庵主後身為陳忠肅，知藏某後身為張文定，巖首座後身為王龜齡。其次則乘禪師為韓氏子，敬寺僧為岐王子。又其次善旻為董司戶女，海印為朱防禦女。又甚而鴈蕩僧為秦氏子檜，居權要，造諸惡業。此數公者，向使精求淨土，則焉有此。愚謂大願大力，如靈樹生生為僧，而雲門三作國王，遂失神通。百世而下，如雲門者能幾？況靈樹乎？為常人、為女人、為惡人，則展轉下劣矣，即為諸名臣，亦非計之得也。甚哉！西方之不可不生也。

唯識種子有本有新熏之說，謂新能熏種，故種之善否，當視新熏之善否為定。或新熏雖善而不能常，則善種雖存，而業識現

前時則仍隨業漂流，隱而不現。又善種為因，新熏為緣，如有善因而不能遇善緣，則善種仍隱而不現，惡緣強時則被牽而去。故大修行人未如二乘之不受後有，與夫仗佛力之往生淨土者，則一轉生時不幸而所遇非善，則必輪迴不已，甚而愈趨愈下，又不知再經多少劫矣。故修行人為求穩妥許，可先仗佛力以求往生西方得不退轉已，然後迴入娑婆再行菩薩之道。其有誤解菩薩發心以他為自之大心眾生，當以善旻、鴈蕩為鑑，幡然以自悟乎！

## 後身二

或謂諸師後身之為名臣，猶醍醐（註1）反而為酥也，猶可也，為常人則酪矣，為女人則乳矣，乃至為惡人則毒藥矣！平生所修果不足憑仗乎？則何貴於修乎？是大有說，凡修行人二力，一曰福力，堅持戒行而作種種有為功德者是也；二曰道力，堅持

正觀，而念念在般若中者是也。純乎道力如靈樹者置弗論，道力勝福力，則處富貴而不迷，福力勝道力，則迷於富貴，固未可保也，於中貪欲重而為女人，貪瞋俱重而為惡人，則但修福力而道力轉輕之故也。為僧者，究心於道力宜何如也？雖然，儻勤修道力，而更助之以願力，得從於諸上善人之後，豈惟惡人，將名臣亦所不為矣。甚哉！西方之不可不生也！

### 後身三

韓擒虎云：「生為上柱國（註2），死作閻羅王，榮之也。不知閻王雖受王樂，而亦二時受苦，蓋罪福相兼者居之，非美事也。古有一僧，見鬼使至，問之，則曰迎取作閻王，僧懼，乃勵精正念，使遂不至。昔人謂行僧不明心地，多作水陸靈祇，雖未必盡然，容有是理。下生猶勝天宮，天且弗為，況鬼神乎！甚

哉！西方之不可不生也。

### 三難淨土

一人問：釋迦如來以足指按地，即成金色世界。佛具如是神力，何不即變此娑婆土石諸山穢惡充滿之處，便成七寶莊嚴之極樂國，乃必令眾生馳驅於十萬億佛土之迢迢也？噫！佛不能度無緣，子知之乎？淨緣感淨土，眾生心不淨，雖有淨土，何繇得生？喻如十善生天，即變地獄為天堂，而彼十惡眾生，如來垂金色臂牽之，彼終不能一登其闕也。是故剎那金色世界，佛攝神力而依然娑婆矣。

又一人問：經言至心念阿彌陀佛一聲，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斯言論事乎？論理乎？噫！經云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又云禮佛一拜，從其足跟至金剛際，一塵一轉輪王位。今正不必

論其事之與理，但於至心二字上著倒，惟患心之不至，勿患罪之不滅，事如是，理亦如是，理如是，事亦如是，何足疑也。

又一人問：有人一生精勤念佛，臨終一念退悔，遂不得生；有人一生積惡，臨終發心念佛，遂得往生，則善者何為反受虧，而惡者何為反得利也？噫！積惡而臨終正念者，千萬人中之一人耳，苟非宿世善根，臨終痛苦逼迫，昏迷瞽亂，何繇而能發起正念乎？善人臨終退悔，亦千萬人中之一人耳，即有之，必其一生念佛悠悠之徒，非所謂精勤者。精則心無雜亂，勤則心無間歇，何繇而生退悔乎？是則為惡者急宜修省，毋妄想臨終有此僥倖，真心求淨土者，但益自精勤，勿憂臨終之退悔也。

念佛往生，一則自力，二則佛力，即以自力為因，佛力為緣，因緣會和而後方可云生西方。反是佛雖慈悲等觀眾生如一赤子，神通無窮，在處可示現清淨莊嚴佛土，然亦不能奈不信、不

行之眾生何也。又世界之淨穢，純為自業所感招，集多類之善人於一處，則無三災（註3）、八難（註4）等事，而土亦不淨而自淨也。念佛人至一心不亂，感佛來接時，於一念頃即可往生，又何有於馳驅之勞哉！

### 念佛不專一

予昔在鍊磨場中，時方丈謂眾云：中元日當作盂蘭盆齋（註5）。予以為設供也，俄而無設，唯念佛三日而已。又聞昔有院主為官司所勾攝，堂中第一座集眾救護，眾以為持誦也，亦高聲念佛而已。此二事迥出常情，有大人作略，真可師法。彼今之念佛者，名為專修，至於禱壽命則《藥師經》，解罪愆則《梁皇懺》，濟厄難則《消災咒》，求智慧則《觀音文》，向所念佛，束之高閣，若無補於事者。不思彼佛壽命無量，況百年壽命乎？

不思念彼佛能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況目前罪垢厄難乎？不思彼佛言，我以智慧光，廣照無央界，況時人所稱智慧乎？阿伽陀藥，萬病總持，二三其心，莫肯信服，神聖工巧，獨且奈之何哉！

近今之應赴僧自無專修行門，遇人來請，則隨人意而翻新花樣，而猶自詡為應機設教，謬哉！自有專行之人，凡遇有濟厄、解罪、超荐等事，仍可自修而為回向。滿智敬誌

### 武夷圖

予病中有贈以武夷九曲圖者，閱之忻然。因思古人沉疴不起，一友教翫輞川圖，不浹旬而愈，況西方極樂世界，繪畫流布，朝夕參禮，而未聞奇驗速效如輞川者何耶？良繇輞川蹟在寰中，易為描寫，極樂境超世外，難以形容，則不若繪輞川者之備

極工巧，聳人心目故也。彼雞頭摩之所傳，《十六觀經》之所說，亦略示其概而已，夫極樂世界，忉利、兜率、化樂諸天所不能及其少分，使人得而詳睹，何止四百四病（註6）之俱忘，將八萬四千煩惱諸病皆消滅無餘矣！昔人謂神棲安養，又謂先送心歸極樂天，豈徒然哉？

註解：

1 醍醐 由牛乳精製而成最精純的酥酪，為牛乳中最上之美味，所以經典中每以醍醐比喻涅槃、佛性、真實教。《涅槃經·聖行品》云：「譬如從牛出乳，從乳出酪，從酪出生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醍醐最上。」

2 上柱國 武官中的高級勳級，起於戰國，規定覆軍殺將者為上柱國。

3 三災 劫末所起的三種災害，有大小之分，大三災是世界將毀壞時所起的水、火、風三災；小三災是在住中劫時，每一小劫中的飢饉、疾疫、刀兵三災。

4 八難 又稱八難處，指不得遇佛，無法聽聞正法的八種障難，分別是：地獄、餓鬼、畜生、北俱盧洲、無想天、盲聾瘖啞、世智辯聰、佛前佛後。

5 盂蘭盆齋 盂蘭盆，意為倒懸，比喻亡者之苦有如倒懸，痛苦之極。為根據《盂蘭盆經》而於每年農曆七月十五日，舉行供佛齋僧，超度歷代宗親的儀式。

6 四百四病 人類所有疾病之總稱。構成身體的地、水、火、風四要素，每一要素不調各產生一百零一種病症，合計起來共四百四種病。

# 戊午年靈山寺佛七開示

李炳南講述／田繼嚴敬錄

淨土難信卻易行，全由二力正助功，  
必得一心方有效，方便伏惑即感通。

雜念皆是平素罪，若不造業念不生，  
從今切莫再造業，一心不亂自然成。

淨土難信卻易行 全由二力正助功

必得一心方有效 方便伏惑即感通

諸位老師、諸位同修：今天是結七的第一天，單是台中，打光復以後，開始結七的就是靈山寺，算來結七也差不多將近三十年了。以這三十年而論，並沒有間斷，這是很難得的，完全是因緣的關係。但是我今天看了看，在場同修們——舊同修也有、新同修也有，講話比較難一點，為什麼呢？話說得深一點，新同修聽不懂，話說得淺了呢？又要顧慮舊同修聽過多少次了，所以，就挑重要的說說。

先說結七，結七注重實行念佛。並不是在這裡講經、講教理，先明白這一層！既是講究實修，話是愈少愈好，那我們就專講這個「結七怎麼能得一心」，除此之外少說話，話說多

了，就打岔子，打什麼岔子呢？大家來求的是一心，聽你說法多了心就亂了，這一層請諸位先明白。

既是把話先交代明白，今天是頭一天，先要如法（修行得如法修行）。修行那一個法門有那一個法門的辦法，按著佛祖教我們的辦法，要是自己獨出心裁，不按佛法去做，或者其他法門的方法我們也拿過來修，那就錯了，一個法門一種修法。「歸元無二路」，什麼叫無二路？總而言之是明心見性，不能明心就不行。方便有多門，方法可不一樣，譬如佛家宗派原是很多，而以兩派為最重要，一種是禪，禪注重的是空，能夠觀空，悟得「空」之一字，那就很好了，另外淨土宗卻不如此，淨土宗注重觀「有」，這兩個宗不正反著嗎？其實一點也不反著，這之中有教理，但是咱今天不是講教理，講什麼你諸位照辦就好。要講教理的功夫，我們在圖書館、蓮社講經，講經不止一處，你們諸位

可以去聽。

在這裏專說讓你得到一心，使你這一個七沒有空空地過了。在這裡得不到一心，就叫空過了。這個諸位要知道，把第一天的話先記住，往後這幾天就聽開示的人怎麼說，諸位怎麼做就對了。

我們這裏淨土宗結七，念七天佛，念七天佛幹什麼？功夫好的人念一天他就能得到一心，這可不是平素不念佛，今天來到這裡念一天就能得到一心的。這是得經過多少年的修行，教理也懂得了，只因自己一個人修持，不能得一心，上這來參加佛七，才能得到一心。功夫不好的呢，一日至七日怎麼能得一心，這是說的什麼話呢？這是說打精進七，不是像我們，一天念幾支香就可以，而是晝夜不息，七天得到一心。得到一心，給諸位說句痛快話，那就是七天能斷見思惑！這個經上不能給你明說，怕你

害怕。斷了見思惑就能得一心，不斷見思惑是不能得一心。因為並不是你不一心，而是惑在心裏攪亂，你怎麼能得一心？這麼說來，若功夫不著力，也有念上一百年還不得一心的呢！那怎麼辦呢？

淨土宗有一個特別法子，伏惑就行。「伏惑」就是你一起妄念，就用阿彌陀佛把它（妄念）壓下去，一起妄念，念佛就對了。這很簡單，只要念熟了就是，然念熟的人一千人也找不出一個人來。大部分人，一起了妄念，一個妄念接著一個妄念，順著妄念往下走，是不會把妄念一下子壓下來的，而「用阿彌陀佛壓住」，這一點簡單功夫，大家就是做不到。什麼緣故呢？多生多劫來，妄念念得很熟很熟了，於是念這個「阿彌陀佛」把妄念壓住就絕對不會了，說了也不聽，這就沒辦法，這是大家要知道的。

上面與諸位談的話，是為了交代打佛七應該先知道的事情，還沒和諸位談怎麼做法。現在把話交代明白就說做法了，往後各位聽這些話也很平常，你不要管平常不平常，「南無阿彌陀佛」一共六個字更平常，怎麼就多生多劫還念不會呢？

我們是實行修行，不論那一宗修行，通通是一個樣子。一個是用「正功夫」，什麼叫正功夫？正功夫不是修行別的，就是將你心裏的那些見思惑，亂七八糟那些東西，掏開、沒了，這就叫修行。把那些壞東西去了，什麼事情沒有了。眾生皆有佛性，你的本性就是佛，可惜被那些壞東西蓋住了。現在修行就是去掉這些壞東西，就是這個樣子，這辦法就叫「正功夫」。懂得這個心，怎麼叫它掏出來，把這些壞東西去了是一個法子。然而去病不是容易的，還要有幫助的功夫，那一宗也有幫助的功夫。今天就說正功夫怎麼做，助功夫是怎個做法，為諸位清清楚楚地分開

說。

諸位來打佛七，你要是能一心，斷惑是一心，伏住惑也是一心，能得一心，臨命終才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不得一心不能去，這是彌陀經上的話。以經說的話為準。一些人模模糊糊地，以為我臨命終阿彌陀佛就來接我，實則是：一心才來接你。那一心是什麼？你的心露出光明，阿彌陀佛的光跟你接上了引你走。要是你那些見思惑壞東西包著你、蓋著你，則阿彌陀佛也沒辦法，諸位要明白這一層。我們一進靈山寺之門，就見到了佛，佛有法身，卻不是光指那塑著的塑像，法身那裏皆有，只可惜我們凡夫看不見。現在一進這靈山寺來，見到塑像就是佛，就是佛在眼前了。我問你一句話，你要是見了總統什麼樣？總統來了就不敢說什麼話，坐得端端正正的、小心謹慎，那規矩大了。見了總統，他也是凡夫與我們一樣。見了他都這個樣，見了佛你倒不這

個樣了，見了佛你都不在乎，怎麼這麼亂呀？你這個樣，你呀，看不起佛啊！別說總統來了，來個警察局長就把你嚇得不得了，佛還不如警察局長，你這樣就能成功啊？這是祖師說的，第一步先恭敬，一到這裏來就是佛在眼前，說話、動作一切恭敬，萬分地恭敬。假如心中存著一分懈怠、一分不恭敬，不會得一心，這是第一步。

恭敬了以後，一坐下念佛的時候，不念佛的時候也是如此，進來就放下萬緣。什麼叫萬緣？打妄想，時時刻刻地不斷，跟各位說吧！一個妄想是一個輪迴，一個生死種子，危險大了。妄想是什麼樣子呢？一個妄想就是一個見思惑，是壞東西，是垃圾，起妄想，就是心往外跑，怎麼個往外跑法？想桌子、想椅子，想什麼心就跑到那上頭去了，你的心絕安不到這裡（阿彌陀佛），這是大毛病，這就叫亂。要是你跑了心，不是亂嗎？怎麼辦呢？

心裡只有佛，把心安在佛上。佛好比河中一個樁，心是一個船，把船一下子栓在樁上跑不了。嘴不念佛，心裏有佛，存恭敬的心，佛就在我這裡嘛！不敢去亂想，這就叫嘴不念也能得一心，這是第二層。

第三、念佛的時候，或六個字或四個字，六字四字一個念法，先在心裡想。不在心裡念，光在嘴裏唱，那是唱歌，不行！我們心中同時是起不了兩個念頭的，一起了佛的念頭，別的就沒有。有別的念頭，佛的念頭也沒有了，這是很短的時間。這個我們凡夫沒功夫的人不明白，念佛在心想，心裏清清楚楚，嘴裏再念出來，念出來的功夫也是清清楚楚，然後先自己聽，聽你自己念的，聽這六個字也是清清楚楚，一個字不能叫它跑了，心裏想、嘴裏出、耳朵再聽進去，來回地這樣，這個心就跑不了，就是這個法子。念到什麼樣子？你也不必問誰，我怎麼樣呢？你怎

麼樣別人怎麼曉得？你怎麼樣你自己都不曉得，別人怎麼曉得？我教你曉得，你念佛光你自己聽，聽你自己念佛，你念佛由口出，聽你自己的，別的什麼你都聽不見，你的功夫就到了家，那是你自己念佛，自念自聽。這個事情難辦了，怎麼呢？在家還罷了，我在我自己屋內這樣念，在這裏打佛七，他們都念佛，我怎麼會聽不見？聽不見那就好，聽見怎麼辦？聽見也好！怎麼聽見也好？淨土宗臨命終的功夫有助念團，什麼叫助念團？亡者臨命終時昏沉，「風刀解體」心裏亂得不得了，這一亂一昏沉佛就沒了。助念者在旁邊：「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提醒你念，怕你忘了，提醒你念。你聽，等於你自己念，你自己念自己聽，你聽別人的，也是自己聽。你來這裏念佛你自己聽，別人念佛幫著你，是怕你忘了，你就稍微休息，別人念，你聽得清清楚楚，心裏還在佛上也跑不了，這是第三步功夫。

第四、自修很重要，你念佛有聲音了嗎？這個大家可懂得？有聲音的。念得多麼低也有聲音，嘴不念出來心想，也有聲音。你問問這些上學的，他就懂得，所謂「心弦」就是：心與彈琴的弦一樣，心也有聲音。你一想阿彌陀佛，這一念出為聲音，你有聲音，你這聲音不雜亂，就是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法身無所不在，佛到之處皆有光，「光中化佛無數億，化菩薩眾亦無邊。」佛光之中，阿彌陀佛、諸菩薩都有，皆是光。你的聲音出來，出來的聲音往那裏去？往佛光裡去。佛光上那兒去？上你的聲音裏頭去了，聲與光合起來，你就是阿彌陀佛，光與聲合起來，阿彌陀佛就是你。聲光合在一起，你不往生你往那裏跑呢？這是第四。如此算你功夫到了，這是修行「正功夫」的辦法。

還有幫助的功夫，幫助的力量很大，為什麼呢？給諸位說，你在這裏照我這個辦法（正功夫）做了是很好的了，你一出這

個寺門，心想：「唉！可鬆了一口氣！」壞了！在裏面把心收起來，一出去就鬆了口氣，那你的心還是往外跑。心收起來得了一心，一下子到了外頭又跑了心，那麼在這裡（靈山寺）就白念了。在外頭看見什麼、聽什麼，心又亂了，在這就白念了，此處把見思惑壓住了，到了外頭又再加上了，你想想這怨誰？修行講究功夫啊！功夫是日久天長時時刻刻不變樣的，並不是光在靈山寺這個樣，一出寺門一直到回家永遠這個樣，我們是修行的，它不打佛七我們就不修行了啊！要是靈山寺不打佛七，大家都不幹了，那是你自己害自己，不管人家打佛七不打佛七我都這麼幹，這麼個辦法比較困難了嗎？一句佛號不能守得住的話，要時常地懺悔，這句話很要緊。「懺悔」就是看著自己不對，儘造些罪過。看看人家出家人、老修行不論什麼的，罪過啦！罪過啦！說罪過就是懺悔。我作錯了，作錯了行嗎？作錯了就別再作了，時

時刻刻一天到晚懺悔，懺悔還有別的地方亂嗎？亂可別上別處亂，還要在佛上。還有什麼呢？看了人家做好事就發歡喜心，本來發歡喜心也是亂，不能往生。那你就看見誰作善事，你就想：「好！他可以往生，他能往生了。」誰幹了好事你喜歡他往生。如此一個懺悔，一個隨喜，日久天長，雖亂而不亂，這是幫助你的第一個幫助法。

又各宗有各宗的修行，不一樣。以別的宗來修淨土宗也不成功，以淨土宗修別的亦不成功。淨土宗有兩個字「欣、厭」。欣：看見這個事情這樣，希望我要這樣，用現在的話，叫「希望心」。厭：就是厭離、討厭。欣厭這兩字在禪宗是大毛病。你們修淨土聽外頭講教的說：「欣厭」壞透了，要不得！然而在他是壞透了，我們是好極了，用法不一樣。淨土宗妙訣就在這兩個字上。你看見這世界一切一切什麼也別貪戀，因為皆是假的，沒

有一樣真的。娑婆世界是個污穢世界，等於一個糞坑、垃圾筐，有什麼好處？我們看見垃圾筐，我們不肯接觸骯髒，可是蠅子、壞蟲看見垃圾箱高興得不得了，他倒好了，他是那一派，咱們不學那個。就是娑婆世界沒有一條是好的，討厭這個地處，不願常待，想早點離開，要存這個心，你要是在這一貪戀，就在這栓住腿了，走不了啦！所以呀，《阿彌陀經》總得多看幾遍，那兒事情無一而不好，所以就喜歡那裏，這是欣。你看見外面蓋了洋樓，坐了汽車，比極樂世界差多了，我不要，這是厭。討厭這裏，想上那裏，那裏不用車，你待在屋裏，想上那兒，屋就飛起來帶你去，嫌屋擋了你的眼，屋牆就沒有。光一個蓮花就千變萬化，你沒見過。你見過這裏什麼樣的總統府、金鑾殿。與你說吧！極樂世界幸而沒有大小便。若有大小便，糞坑也比這裏的金鑾殿好。好！就是存這個心：討厭這裏，喜歡那裏，「欣厭」很

要緊，是很大的幫助。本來淨土宗的助功夫要緊的是三十七道品，但那個我們記不住，這兩個字（欣厭）常記住就可以，這是第二。

第三，諸位只要心一起妄想就是魔。你道是：某人著魔，這個魔你見過嗎？其實人人有魔跟著，魔在你心裏你不管，你卻上外頭去找魔，其實魔在你心裏。那麼，什麼是魔？打妄念就是魔，這是內魔。你一打妄念，就是你往西方極樂世界那裏走，他就拿著勾子把你勾走，你就不必去了，這個魔力量可真大呢！怎麼辦呢？一著魔，魔的力量怎麼大也勝不了佛。一句阿彌陀佛，一照魔，魔就跑了，就把它壓住了。妄想是魔，念一句佛號是佛，有佛號就壓住它了，你就這個樣子。一打妄想的功夫，想到魔它來了，我治不了，非念佛勝不了它，你就趕緊念佛，念熟了，你想叫魔來，他也不來了，心裏儘佛了，那還有魔呢？有佛

就沒有魔，有魔就沒有佛，所以這是伏惑，斷不了，沒斷根，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到那裡自然就斷了，話不能多說了，這三條就足矣。這七天，奉勸諸位照這個辦法，回到你府上也是如此，這個佛七就算不錯了。下頭，以一首偈來作結束：

「淨土難信卻易行」淨土宗唯有佛能講明白，除了佛沒有第二個人可以講明白，所以難信。學佛多少年，把全部經典都看了十分之九，對淨土宗還是不信，所以是難信之法。可是做了就很簡單，我所說皆是祖師、佛講的，並不是我講的，我只是錄音帶，給大家說說。你要辦容易辦，可得有長功夫，並不是一辦就成，一辦就會，這是第一句。

「全由二力正助功」二力是你自己功夫，你不用功是不行，此外還有佛的力量，佛來接引你。你看阿彌陀佛差不多是站相，接引的樣子。本來各佛都有淨土，但其他不來接你，只有阿彌陀

佛來接你，你不認路不要緊，阿彌陀佛他拿蓮花來接你：上蓮花吧！上蓮花吧！他接你走了。若你上別的地方，就沒這麼方便，你得認路。

「必得一心方有效」你必得念到一心才有效，念不到一心不中用，這話大家聽明白，什麼叫一心？斷惑那是純粹一心，不斷惑，伏住惑也能一心，也能往生。

「方便伏惑即感通」斷惑不易，成阿羅漢是小乘法，斷盡見惑後，還得人間天上七番生死，也得萬年的功夫才成功，才斷盡思惑。你念阿彌陀佛七天就能成功，有這麼大便宜啊！你用上這個功夫，那麼這用不上功夫不能斷惑怎麼辦，有方便法，方便法就是伏住惑。那麼別的宗呢？別的宗伏住惑一點用處也沒有，你修那一宗伏住惑還是入輪迴，沒有用處，伏惑只有淨土宗才有用，別的宗都不行。

你能伏住惑到西方極樂世界那裏再斷惑，阿彌陀佛自然將你的惑斷了。但要能感應，光光相通才能成功。

總之，到星期四我還講，講的功夫，少講一點，大家就記住，今天頭一天，往後七天你照這個樣子辦，趁這個時間趕緊念佛。請老師預備犍椎，大家放下萬緣，一句彌陀，一直念下去！

雜念皆是平素罪

若不造業念不生

從今切莫再造業

一心不亂自然成

佛七已第五天了，我說過只要照第一天所講的作法，多多少少總會漸漸進步的。從今天起還有兩天，我們來求一心，不求別的。

「心」，大家不曉得是什麼東西，學佛只要懂得這個「心」，功夫就不錯了。可是大家修行多少年了，還是不明白這個「心」，今天就把「心」的意思給諸位說說，使諸位在這上頭用功。

這個「心」，絕非胸內的肉團心，不是這個東西（案：指胸前），這是五臟六腑的心，沒用處。那麼這個「心」到底是什麼呢？自古以來誰也看不見，誰也找不到，就是證果的人他曉得，曉得「心」就證果了。今天來講開示的人，只可以說出來，還得大家回去想。一旦說出來，大家就要信，要是不信那就沒辦法了。但是說出來很平常，做卻很難做，這是易行難信之法啊。

「心」就是個人起的念頭，心想什麼事情，就起什麼念頭。有道是：某人好心，某人壞心，這個心就是指那個人的念頭，這個念頭，就是心。這句話學了多少年的佛，難道不懂？要是不懂

這個（心）就難講了。它看不見、摸不著，自己還能不知道嗎？所以修行的人就是修這個念頭，你記住這個。念頭怎麼修法？

要明白修法，先明白念頭——多少人的念頭沒有一個好念頭，都是妄念、雜念。「妄念」沒有一點真實，都是虛妄的。「雜念」就是不乾淨，淨了還雜嗎？我們的念頭，說穿了，就是一個雜亂，一個虛假，是這樣子的念頭，就不得了。你知道心起的念頭，一天多少次呢？我給諸位說說：你們看一看這個（案：師彈指），這一彈很短，這一彈指的時間，你的念頭差不多幾十個將近一百，這麼快！而且一天到晚不斷。你要沒念頭就成了佛，給大家說吧。你聽，相不相信？你一聽這話就得相信，不相信我說的話，你就不相信佛法，為什麼呢？我說的話沒有我的，皆是佛經上的話，大家不相信佛法，學什麼佛？怎麼會有成就呢？學佛，誰是老師？佛是老師。佛說的話你照辦就會成功，不

照辦沒有一個成功。

話說念頭一起就這麼多，一天到晚不住，沒有一個人住下這個念頭，而起起了念頭都是壞念頭。雖然是壞念頭，可是我沒講壞話，也沒做壞事啊！嘿！光是心裏起壞主意，不說話，不做事，起這個（壞主意）東西有影子，佛家叫做下了種子——這是比喻話，並不是將種子種上，而是你自己念頭一起來，印在心裡頭，印上去的影子就叫種子。你想想一多少年的事情，一問，你想想就想起來，想得起來的東西（印象就等於影子），就沒有滅，都是在你八識田中藏著咧，萬萬年還消滅不了，即使隨它去或不管它，咱們這心裡頭的這些影子還是在！你晚上一睡覺，作夢了吧！作夢就是這些影子，而到咱們臨命終的功夫，裏頭的影子就往外跑，出去的這一個念頭（臨終時最後想著什麼），它就領著你投胎去，再入六道輪迴了！說是六道輪迴，其實只是下三

道，咱們起了的心，人心沒有，天心更沒有，就是起下三道這個心，這個心幹什麼呢？咱們不說幹什麼壞事，就只說心，教大家守戒，大家不守；守了戒，動的念頭都是犯戒的。犯了戒，這些心，就入了畜生、地獄、餓鬼三途了。不用你再做出來（造業），再做出來，受苦的時間長一點、罪大一點。不發展出來的（僅起了妄念，尚未造業）罪少一點，受苦時間短一點，就是這一點分別，先明白這一步。

學佛修行，修行什麼？修行就是修這個念頭。大家說我不大起念頭，沒的話，對自己動的念，連覺悟都不覺悟，那還修什麼？大家沒有一個不起念頭的，到了等覺菩薩還起念頭咧！「無念」，是沒有妄念，沒有邪念，並不是沒有念頭啊！這個你看經多了也就明白。若沒有念頭，就成了木頭、石頭，沒有念頭，你學成石頭、學成木頭作什麼？只是要你這念頭改了，改什麼

呢？「不教他起妄念，不教他雜亂」。不教他起妄念，只有一個念頭，這一個念頭是乾乾淨淨的，這個經上有，大家念過〈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就懂得這一句「淨念相繼」。使這乾淨的念頭接著不斷。別人的念頭是亂念相繼，咱們修行的是「淨念相繼」。

什麼叫做「淨」？淨是純一個念頭，沒有雜亂。無有喜、怒、哀、樂、愛、惡、懼七情，沒有殺、盜、淫、妄，沒有貪、瞋、癡，沒有這些東西，這個念頭就乾淨了。諸位試想念頭是不是一既雜亂也不乾淨？得乾淨念頭，別說咱們，到了地上菩薩都還做不到，咱們更不用說。咱們沒有好念頭，那怎麼辦呢？誰能徹底辦到呢？就只是佛，佛的念頭是乾淨的，什麼不淨都去了，就是佛的莊嚴世界，就是淨土。《仁王護國經》上「三賢（註）十聖住果報，唯佛一人居淨土。」三賢十聖念頭都還不純淨，你拿

《仁王護國經》出來查一查，乾淨到徹底只有佛。我們還沒到佛，連個羅漢都還不到，什麼惑也沒斷，那能就淨了呢？

先問你一句話，你上這裏來念的時候，念，也是起念頭啊！你念的是不是佛？是！這就行了，佛最乾淨，除佛以外皆不乾淨、皆虛假。你念的是阿彌陀佛，在佛之中阿彌陀佛是第一，你心裏念，心就是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就是你的念頭，除了這個以外什麼也沒有，這就成功了。那一種方法也沒有這一種簡單，所以是不假方便自得心開，不必再用這法子、那法子。這裏念這個咒，那裏念那個咒，這都是枉然。方便要是多了，那也是不行！用不著方便自然就心開了，這是最要緊的話。你修行就這個樣子，把你的念頭變成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以外什麼心也沒有，這就叫「一心」。

說到這上頭，不是幾句話就能說明白，也很難講的，檢要緊

的說還怕大家聽不明白，這是多出來的一段話——這樣說起來，你叫我一天到晚，心中不打妄想、不起雜念，這怎麼會做得到？這話不錯啊！七地菩薩以前做到亦不多，你再問講開示的人做到了吧？我也做不到！你做不到，那你叫我做，合道理嗎？不合道理！不合道理，我有方法：妄念是起來了，雜念也起來了，起，怎麼樣呢？經上說：「不怕念起，就怕覺遲。」起來了妄念你不管它，不知道它，那就不得了，裏頭著了魔，藏了賊，你還不知道！它（妄念）就在裏面亂起來。你要知道有了魔、有了賊就要防備它。這就行了嘛！

起了壞念頭，你不是修淨土的吗？你修的是淨土而不用淨土方法，再用別法，這不是多找麻煩嗎？你用的是阿彌陀佛四個字，一起了妄念，一切不理它，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起一妄念，念上幾十個阿彌陀佛壓下去了，這叫做「伏惑」。把它壓

住了，這魔、這賊起不來了，壓在下頭，不乾淨的藏在下頭。上頭都乾淨了，如同一盆水，塵沙都沉在下頭，上頭是乾淨的，這就是伏惑！

這個樣子，你臨命終的功夫，一搖晃、一搖動，上頭的先出來，下頭的出不來，上頭是阿彌陀佛，就由阿彌陀佛接著走了。如果搖出下頭來就了不得了，阿彌陀佛也沒辦法。以上說的就是「不怕念起，就怕覺遲。」這是一個法子。

我們不是出家人，出家人他上了廟裏頭去了，所以無社會上的雜亂無章，事情少，他不起雜亂。我們在家很難辦到，儘是世間的俗事情。就譬如說七情裏常見的這些東西，大家數鈔票吧，一數鈔票，誰該給我多少，我該給誰多少，就在這上頭幾分利、幾分利，計劃這個、計劃那個，這是貪心！這怎麼辦呢？且聽我說幾句：數鈔票的功夫，別起壞主意，不要處處討便宜害人。

你當該給別人，就是一張紙，一、二、三、四那麼數數，數完了心裏別著相，一、二、三、四就是數數目，也不善也不惡，數對了數目就算完了，往下一放，事情辦完了，放下，心就放下，「放下」要緊，這是舉數錢例。又如你在家修行，你修行，家人不修行，在菜市場買肉回來，叫你切肉，殺生害命的東西，怎麼辦？那也不要緊，非叫你幹不可，你就幹，幹的功夫，千萬別忘了阿彌陀佛。這個肉他沒學佛，他造惡業才變成豬、變成羊、變成肉，受人千刀萬剮。你在這切的功夫，「一刀一個阿彌陀佛，一刀一個阿彌陀佛，刀是阿彌陀佛給你消罪，給你消罪。」存這個想法，變你的心，就行了。甚至於上廁所，不乾淨的地處，嘴裏不念心裏想：「西方極樂世界沒這個，沒大小便，這種娑婆世界這麼骯髒。我們造了種種罪業才生到這裏來，心不乾淨才上不乾淨的地方。」在這裡存這個懺悔心，在心裏求阿彌陀佛趕快把

我接走。不論幹什麼不要忘了阿彌陀佛，不必嘴裡出口，在心裏想，就把境界換過來，這是「憶佛」，心裏不要忘了佛，你會這麼變化，這就行了。簡單地照這個辦法。我再把話說回來，你偷人家的錢當小偷，你也念阿彌陀佛去偷去，那就沒法給你講，你可別這樣的不開悟。總而言之，守住戒律，佛在世以佛為師，佛不在世以戒為師。學了佛不能犯戒律，不犯戒律你還在當小偷啊！那要再說就故意地找麻煩了、打岔子啊！戒律你不守，那學什麼佛？

但是今天說這個話啊，也不能說很多了，全在平素日久天長地在飲食起居上練習，平素你練常了，習慣成自然，你就成功了。上這來打佛七的時候，就是做實驗啊，看你在家的功夫怎麼樣，到這裡來試驗、試驗，能在這七天裏得一心否？並不是你在家一點也不練習，來到這裏就得一心，沒有那麼便宜啊！這個大

家記住是實在話，全在你平素練習，習慣成自然啊！不上靈山寺來打佛七，你在街上就是道場，習慣了嘛！這是很要緊的。假如來到這裏得不到一心，來到這道場得不到一心也得到增上緣了，幫了忙！無論怎麼樣我們功夫不好，你來到這裏，看大家都念佛，你一個人就是不念，用耳朵聽也有若干佛的影子烙上去了，這個功德就不小了，這個我們是不懂得啊！卻是增上緣也有大利益。

總之，功夫全在平素練，習慣成自然，自然就行了嘛！《彌陀經》上眾鳥演法，還不懂得啊？到了寶樹被風一吹，以後再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才歸到自然。歸到自然，自然什麼都不怕，隨便什麼都可以辦，都是為著利益眾生。這個心，上為佛法，下為眾生，那就成了功。於自己一點私心也沒有，記住這個。

再說，我們打今天起，以前的罪業都讓它在心裏消化，怎麼消法？「更不造新殃」，別再幹新的啦！不幹新的，就不往裏頭澆水。這個種子不往外長，時候久了，自然就滅了。「隨緣消舊業」，你遇見不好事情就換境界。頭先說的這個，你必須殺生，你沒法子，你替它念佛，你心裏沒它，隨著這些壞事，你變心理。「隨緣消舊業，更不造新殃。」這就可以成功。

下面，把這個偈子念一念給大家聽，看得見的看，看不見的聽也是一樣。「雜念皆是平素罪」這個雜念就是打妄念，不是你要這樣，而是你的罪業呈現的種子，它在那裏鬧，那就是魔。你平素造的那些罪業在那裏打妄念。「若不造業念不生」你不造罪業，妄念就不生，一起就是淨念。妄念不生，一起就是淨念，淨念相繼。

「從今切莫再造業」從今，打這個時候，咱念佛的這個時

候。以後就不造一切業了，怎麼你還處處損害眾生去？度眾生不是叫你損害眾生，你上這個社會損害眾生，這是學什麼佛！造業都是害別人，你不造業，「一心不亂自然成」然後你才能得一心不亂，自然就成功，你還要造業，那就怎麼也不會一心。

話交代夠多了，每句話都有很深的道理，大家趁這個時間還是求一心不亂，念佛求一心不亂要緊！

到明天還有二天，大家照這個樣子想想，回到府上還是照辦。諸位同修，放下萬緣，一句彌陀，一直念下去！（選自雪廬老人淨土選集）

註：三賢 修善根以制伏煩惱，使心調和的三種階位，分為十住、十行、十回向三位。



百八輪珠六字經，  
消磨歲月度光陰，  
平生只有西歸願，  
肯為他緣負此心？

省庵大師

一心念佛心轉境  
十方世界皆彌陀

慈舟法師

諸佛遍你我心中，暗暗加被  
令我等轉惡歸善，  
你我有一念善念，  
須知皆佛加被者，  
故知恩者當供養佛以報佛恩。

大家聽《華嚴經》須依之修行則成佛快，何以故？聽了《華嚴經》智慧廣大，堪修圓融法門故。故曰：「圓人受法，無法不圓。」若智不圓，則圓法還是偏法，實法還是權法，大法還是小法，出世法還是世法，因隨世間心轉故，則出世法還是世法，故曰一切法唯心轉。

前日講《華嚴懸談》十種緣中，第三依主者，主即法主，乃合十法界為一身，亦即合三世間為一身。十法界者，四聖、六凡為正報；三世間者，有情世間（註1）、正覺世間（註2）為正報，器世間（註3）為依報；三世間為一法主。要知此義從何下手呢？不知諸位琢磨了沒有？晚學琢磨就此一句阿彌陀佛，即三世間以為一身，《彌陀經》上水、鳥、樹林一切有情、無情皆演法音，約樹有七寶行樹及寶羅網出微妙音，是器世間說法。約鳥有白鶴、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及共命之鳥，是有情世間

說法。又有觀音、勢至、清淨海眾說法。於海眾中，除去出世三乘，餘皆凡夫，同一佛身，故聲聞、緣覺、菩薩乃至凡夫說法皆是佛說。白鶴、孔雀等畜生乃非畜生，皆阿彌陀佛。經云：「皆是阿彌陀佛欲令法音宣流，變化所作。」故白鶴阿彌陀佛、孔雀阿彌陀佛、鸚鵡阿彌陀佛、舍利阿彌陀佛等等實皆佛一身。佛為何現畜生身呢？為令法音宣暢流傳故，須現各種身，此為有情說法。至無情說法，「微風吹動，諸寶行樹及寶羅網出微妙音，其音演暢五根、五力（註4）」等法，此為無情說法。是故學佛法人須於此中觀想，以起信心，即知佛實以三世間為一身，佛法難信之法，有智慧者能生信心，無智慧者難信故。

推而廣之，不但西方水、鳥、樹林是佛說法，即此世界之有情、無情音聲亦皆佛說法。明朝朱太祖與劉伯溫行軍至山中，聞杜鵑鳥聲，朱太祖即向劉伯溫曰：「此鳥叫聲頗似說話，究竟所

說為何？」

劉伯溫曰：「杜鵑對聖駕說獨掌山河。」

朱太祖很高興，又問：「對你說的什麼？」

答：「對臣說輔弼山河。」

又問：「對農夫說的什麼？」

曰：「麥黃快割。」

彼以世間心聞則世間法矣，若以念佛心聞杜鵑聲豈非阿彌陀佛麼！

所謂心妙法妙，一切音聲皆微妙音聲、不可思議音聲。如上次講有一誦《華嚴經》法師，令八十人各持一卷聽之，法師誦時，聽之者皆是各人所持之卷，此乃聽經人及法師之心妙故，將凡音轉成妙音。如我們上殿念《阿彌陀經》與《八十八佛》，字字與木魚相應，此木魚聲聲出字，與所誦無異。大家要向此處

領會，那個不是妙境？那個不是妙音？如坐火車、輪船時，其機械的響聲，我們心中若隨之念佛，彼聲即是佛聲。西方之人念念佛法僧，故水、鳥、樹林皆出法音，我們心中若念念三寶，自然不離念佛念法念僧，隨心變現故。此種境界皆佛所使，佛即在我們心中，歸功於佛，皆佛威神之力；歸功於己，即自心大方廣之力。我體即同佛體，念念如是觀想，則自心即成佛心，自然福足慧足。照此法想，照此法作，自然皆與佛同。若與佛背道相馳，心還是佛，眾生還是眾生。能善觀想，聽《華嚴經》那怕一句半句，皆種下了金剛種子。念《彌陀經》即華嚴境界皆妙境。

你我在此華藏世界中造罪，自然正報變成苦惱眾生，依報變成荊棘瓦礫，一變一切變。佛身者，法身也，法身無二體，一切國土山河大地皆此變現，一切有情無情，一人成佛，同圓種智，故皆能說法。諸佛遍你我心中，暗暗加被，令我等轉惡歸善，你

我有一念善念，須知皆佛加被者，故知恩者當供養佛以報佛恩，所謂利益眾生供養、代眾生苦供養、如說修行供養等即報佛恩。

我之大即佛之大，我之方即佛之方，我之廣即佛之廣，大方廣是整個的，用得不對，即敵體相違；用得對，即三世一切佛同共一法身。一心一智慧，力、無畏亦然，力即智慧之力，無畏亦屬智慧。不能發揮與佛相同之大方廣，即被魔所魔，煩惱現前，不是起貪心，即是起瞋心、癡心，起惑造業犯戒者，佛心即成眾生心，若念念依三寶修行，所受戒念念持之乾淨，則眾生心可成佛心，只看眾生會轉不會。

華嚴發願文云：「願生生世世眼中常見如是經典，耳中常聞如是經典，口中常誦如是經典，心中常悟如是經典，手中常書如是經典。」如此即成福慧二嚴，即成兩足尊矣。五濁穢汙世界，佛法不欺人，只怕人自欺，希望大家在六根門頭好好轉，轉念眾

生之念，念阿彌陀佛。

註解：

1 有情世間 又稱眾生世間，除正報中的佛以外，其餘一切眾生都屬有情世間。

2 正覺世間 以無漏智得正覺的智者，即正報中的佛。

3 器世間 器，容受依用之義。器世間，即容受眾生而為眾生所依用的山河大地等。

4 五根、五力 五根即五無漏根，能生起一切善法的根本，對於降伏煩惱、引入聖道具有增上的作用。分別為：(1)信三寶、四諦等道理的信根。(2)勇猛修善法的進根。(3)憶念正法的念根。(4)使心止於一境而不散失的定根。(5)由定中觀智所起而了知如實之真理的慧根。由此五根增長產生的五種維持修行、達到解脫的力量則稱為五力。



念佛就像是在造佛，一  
聲接一聲阿彌陀佛、阿  
彌陀佛地念，  
就是一斧一鑿地刻，不  
停地刻，把心刻成一尊  
阿彌陀佛來。

妙蓮老和尚

# 念佛法門

慈舟法師

妄想心起了即是與道不相應，  
要內心痛責，並懺悔業障，  
所言責者，並非另外訶責，  
提起正念即是責，  
如另起心自責就是多事了。

講起學佛法，我們都是「盲人摸象」，怎麼叫盲人摸象呢？有一國王，其宰輔大臣都是瞎子，王以象令眾辨象之形。有摸象尾者謂象如掃帚，摸象腿者謂象為柱頭，摸象腹者謂象如筭，摸象鼻者謂象如碓嘴，摸象耳者謂象如瓢，於是群起爭論，各執一說。象喻整個佛法，盲者即吾輩學佛法之人，依教典學了一點，就是摸著象的一部分，若通達全體佛法，就是摸著象的全身，然無論摸著象的若尾若腿若腹若鼻若耳，總算摸的是象，還沒摸到馬身上、牛身上去。

你們念佛，現在來摸念佛法門。有四種念佛，於中有總有別，持名念佛是總，觀相念、觀想念、實相念是別。因為觀相念必須兼持名，一邊觀相，一邊持名；觀想念亦是一邊觀想，一邊持名；實相念佛亦是一邊觀實相，一邊持名。倘若觀相、觀想、觀實相而不持名，則是依教修止觀，非念佛法門。四種念佛雖說

有總有別，然而總不礙別，別不礙總。不會用功的人，終日念佛卻未念著一句佛，大家要審察那種應自己的機，即用那一法念，這是關於自己的善根，觸著因緣如法修學。功夫用的得力，就是過去生中八識田中落下影子，遇緣發動，功夫不得力，是與過去所修善根不相應。無論那一種念都要一門深入，如果這個種子發現，就這樣用用，那個種子發現，又那樣用用，功夫即不能純。功夫用好的，摸著一門，只向這一門上用功，觀相一直觀相，觀想一直觀想，那是有功夫的人才能不打失，也就是功夫落堂的人。怎樣叫落堂呢？打個譬喻，譬如在打七中，除過齋堂、上架房、養息外，其餘的時間均要在殿上，設藉故不上殿是身未落堂，已在大殿是為落堂，此是說事相上的落堂。再講無相的落堂，是從心起念，還落心中，以始覺（註1）智，念本覺（註2）理，如燈發光，光還照燈，一念如是，念念皆如是，一枝枝

香、一天天的念念相繼，一句句接著念佛，如舂碓恰恰落在碓窩中。我們念佛時起觀照，則是念自心之佛，提起一句阿彌陀佛念下去，恰恰落在我們心中，久而久之，漸能不念而念，句句落於自心，即是在理上落堂了。此種話是對初發心人說的。

若是已開圓解之人，念法就不同了，因能知心佛不二，觀實相理故，或放下念，或提起念皆可。放下念即如上說功夫落堂不走作，舂碓不離白窩，又如簷前滴水，久能穿石，單只一念即可成辦。又提起念者，即於念佛時作觀想，以稱法界（註3）智照稱法界理，以大圓鏡智（註4）光照大圓鏡本體，如是一念即稱性圓遍法界，能如是念佛修觀，則千觀萬觀是一觀，千念萬念是一念。初修時智光不易顯現，因有無明煩惱的隔闔，夾雜渾亂，致性光不清故，有無明則黑闇，黑闇則光明不顯。欲去無明，當起觀行，切實行去，初步須自戒起，戒不染六塵（註5）故。由

戒生定，由定發慧，因得定則六根不隨六塵轉，故得慧光發現，不怕六根黑闇，只要得定發慧，慧就是光，有光就能照大圓鏡之體。如水有波浪時只現波相，不現水之光相，澄清之後，水之光相始現，方能照物。倘我們以稱法界智觀稱法界理體，即教典所說以如如智契如如理，本無二相，只為無明所隔，設無無明，即一如無二如。法身慧命原是一個，大家在用功時，心如跑了，要識得，勿隨妄想跑，怎麼叫做用功？莫令妄想打成片，識得是妄，妄想即瓦解冰消。

功夫是有一定層次的，如天上到地下，用了一會功，雖然自己覺得未得力，無形中不知進步了許多。妄想心起了即是與道不相應，要內心痛責，並懺悔業障，所言責者，並非另外訶責，提起正念即是責，如另起心自責就是多事了，以妄念本空故。在起觀想時即是提起正念，以充塞虛空遍滿法界智修觀即念遍法界，

所以是開圓解的人方能稱性如是觀想。又者觀想之想與情想之想有別，故《楞嚴經》云：「想則高升，情則下墜。」情重想輕故情墜想升，然事事皆有一面好一面壞，要看怎麼想法，想五欲等必墮三途，故應輕；若想佛法就不怕重，越想越好，只怕不肯想，想久了定生佛國。又者情亦如是，好壞對待的，如在三毒上情重，想飲食而著飲食，想淫欲而著淫欲，必定下墜；但如將情安在諸佛菩薩分上，多情是佛心，非同染心專注一境之情，凡夫著五欲中，於想情人之情都是專注一境，諸佛多情，是平等情愛一切眾生猶如一子，情乃轉成慈悲。

你我用功也須專注於一境，只念南無阿彌陀佛萬德洪名，如舂碓，如滴水，久之定能成辦。吾人之心擺在面前，非將充塞虛空之心收小，乃是藉緣發現，所以要一念一念向心上觀，此觀想亦屬於墮，但非墮於三途，而是墮於充虛空遍法界之上。如不善

觀即老實持名，亦不為劣，念好了必得定，由定生慧，有慧即窮證法界矣。總之大家用功，放下念亦得，提起念亦得，放下念，專念念佛，不礙充塞虛空之大，提起念，念遍法界，不礙專念一境，所以說放下念或提起念都是一樣。若不能放下念，又不能提起念，雖終日念念亦不著一句佛。可是譬如做生意的，賺了錢往前算，賠了本往後算，功夫得了力，好像做生意的愈賺錢愈要賺錢，就是賺了錢往前算。如何是賠了本往後算呢？就像晚學出家以來隨群打混，即或心不念佛，口中不能不念，要是不出家，未必能念佛，晚學業障深重，知念佛之法而不能用，恐有能用而不知者，所以說說念的方法，只要肯發真實心念，必得利益。雖說不會用功念之無用，是說不能得三昧，不能了生死，不能感應道交。《法華經》云：「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終能成佛道。」單合掌、小低頭，就種成佛之因，所以要說到

種善根，則又不可思議。但是大家欲了生死，必須向深一步處下手。

### 註解：

1 始覺 經過後天的修習，次第生起斷惑之智，斷破無明，歸返本覺清淨的體性。

2 本覺 先天本有，不受煩惱污染，本來清淨的覺體。

3 稱法界 又作稱性、稱法，謂契合於法界的真性。

4 大圓鏡智 指第八識從有漏轉為無漏時所得之智，像大圓鏡可映現一切形像，如實顯現法界萬象圓明無垢之智。

5 六塵 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向外緣取的色塵、聲塵、香塵、味塵、觸塵、法塵等六種境界。六塵能劫奪一切善法，昏昧真性，故又稱六賊。

# 都是阿彌陀佛變化所作

荷  
悅

當有人辱罵我們、忤逆我們……

小心！

搞不好他是阿彌陀佛變化所作，

考考我們無我的功夫如何？

念佛的功夫如何？

記得有一次聽雪公老恩師講經，他老人家慈祥而懇切地為大家解說《彌陀經》中「是諸眾鳥，皆是阿彌陀佛欲令法音宣流，變化所作」一句，勉勵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也要觀一切皆是佛慈悲變化所作，以此來改變我們的心境。

孩子氣的我，從那天晚上聽經下課後，便歡喜踴躍，法喜充滿地把這句經文變成了「口頭禪」、「心頭禪」，左一句「真是阿彌陀佛變化所作！」，右一句「真是阿彌陀佛變化所作！」，只不過隨著事情的大小、心情的好壞而在音調、音量及所加的感歎詞上自然產生一些變化而已。

譬如在既興奮又滿足的時候，往往不知道如何隱藏住心中的喜悅，更不知如何道出心中的感謝，只有手舞足蹈，開懷地說一句：「啊——真是阿彌陀佛變化所作！」

欣賞一朵微妙香潔的蓮花，傾聽一曲晨間的鳥鳴，享受一股清涼的微風，觀一輪西方夕日，讀一首好詩，念好一句佛……想一想，太美妙了！「啊——真是阿彌陀佛變化所作！」

在不如意的時候，在懊惱之時，在貪瞋癡的火焰即將點燃之際，一句不經意的「唉！真是阿彌陀佛變化所作！」往往如靈敏的警報器，通知我「小心火燭」！這一警覺，仔細一想：嘿！好險！搞不好這是阿彌陀佛變化所作要來考驗我的哦！這麼一點平時的小考都考不過，將來如何考那臨終的期末考？又如何進得了「極樂大學」？這個念頭，真是阿彌陀佛變化所作，把我從地獄的火坑救起！再念幾句佛，好似服了阿彌陀佛變化所作的仙丹妙藥，把心中的煩惱都化成了菩提，把地獄的火焰變成了極樂世界七寶池中的紅蓮！啊！真是阿彌陀佛變化所作！

當病苦的時候，咬緊牙根，好好念佛吧！這是阿彌陀佛變化

所作來訓練我們的！什麼樣的病苦比臨終的「生龜脫殼」更苦呢？現在念不出來，以後怎麼辦？以後怎麼辦？好好念佛吧！

當工作、功課的壓力太大，負荷不起的時候，不要嘮叨，好好念佛吧！這是阿彌陀佛變化所作，試驗看看我們有沒有能力擔負如來家業呀！好好努力幹下去，自知不行的話，就好好念佛，快快考上「極樂大學」，等深造回來，又何愁沒有能力呢？

當有人辱罵我們、忤逆我們……小心！搞不好他是阿彌陀佛變化所作，考考我們忍辱、禪定、持戒、般若等六度萬行的功夫如何？無我的功夫如何？念佛的功夫如何？好好運用佛菩薩教我們的智慧，想不出好辦法就好好念佛吧！

這句口頭禪真是阿彌陀佛變化所作，伴我享受了無數美好的清晨與黃昏，也引導我度過重重的難關，幫助我從手足無措，差點要「滿江紅」，甚至要交白卷的幾次考試中，靈機一動，振筆

疾書，寫了許許多多的「阿彌陀佛」和「南無阿彌陀佛」而勉強及格。或許，光是很如意和不如意的時候才想起這句口頭禪還是不夠的，要考試考得好必須平時多多溫習，最好是「朝於斯、夕於斯，口而誦，心而惟」，隨時隨地都覺得是阿彌陀佛變化所作，隨時應考，都能自心性流露，不加思索而能寫出全篇毫無間斷夾雜、沒有錯別字的「阿彌陀佛」。

喝一杯淡而無味的水，是阿彌陀佛變化所作。

走一條毫不吸引人的小徑，是阿彌陀佛變化所作。

遇到一位陌路人，是阿彌陀佛變化所作。

聽到一聲不知從何傳來的聲音，是阿彌陀佛變化所作。

……，是阿彌陀佛變化所作。

連沒有什麼色、聲、香、味、觸的感覺，也是阿彌陀佛變化所作。

真是阿彌陀佛變化所作！奇妙的事發生了！就是心中這麼一念「阿彌陀佛變化所作」，那一杯淡而無味的水一變而為極樂世界的八功德水，可以與蓮池海會佛菩薩「乾一杯」！

就是心中這麼一念「阿彌陀佛變化所作」，那一條毫不吸引人的小徑一變而為黃金為地的極樂淨土！

就是心中這麼一念「阿彌陀佛變化所作」，那一位陌路人一變而為佛菩薩、上善人！

就是這一念「阿彌陀佛變化所作」，那一聲不知從何傳來的聲音頓時成了極樂世界眾鳥所出的和雅音，變成了譬如百千種樂同時俱作的微妙音！

真是阿彌陀佛變化所作！所有的一切一切就在這一念中，一變而為淨土的莊嚴！

連沒有什麼色、聲、香、味、觸的感覺時，就這麼一念「阿彌陀佛變化所作」，一切皆成了極樂世界的五塵說法！

啊！真是阿彌陀佛變化所作！

真是阿彌陀佛變化所作啊！（選自明倫雜誌一八七期）



我和六個字是旅伴，晝  
夜都有慈悲的呼聲，高  
興極了！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小川仲造

# 如何降伏煩惱習氣

——常起覺照，不隨境轉

思飛講述／多善筆錄

修行之要，在於對治煩惱習氣，  
習氣少一分，即工夫進一分。  
有修行愈力，習氣愈發者，  
乃只知依事相修持，不知返照回光，  
克除己心中之妄情所致也。

## 二大目標

吾人學佛二大目標，一為將來往生極樂淨土，二為現前生活法喜自在、少憂少惱。將來目標固然重要，現前目標亦為吾人努力求。蓋現前日常生活必有佛法力量通貫其中，以佛法用事，不以煩惱用事，方得佛法實益，方為真學佛人，學佛之路方能順暢無礙走下去，而將來目標亦方可期其必達也。故此二目標乃是前因後果，一路相通。

倓虛大師云：「隨時皆得大自在，不能言其所以然」，此真得佛法大受用者之經驗語也。

## 正道與助道

每一法門皆有其正工夫與助工夫。淨土法門之正工夫以「都

攝六根、淨念相繼」為要務，此為眾所熟悉，而助工夫以「降伏煩惱、克除習氣」為要務，此則眾所忽略。須知助工夫者所以助成正工夫也，助工夫廢，則正工夫亦無以成，正助雙運，乃克有濟。助工夫通常言「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亦即「持戒」之廣義），然此含義甚為廣泛，而以「降伏煩惱、克除習氣」為其重點。

徹悟祖師列舉八事（註1），為淨業學人所宜痛講者，其一為「以折伏現行煩惱為修心要務」，現行煩惱包括貪、瞋、癡、慢、疑、惡見，乃至憂悲苦惱等，廣如唯識百法所列；儒云：「喜、怒、哀、樂、愛、惡、懼」等諸妄情亦是，此等皆煩動惱亂，使吾人不得寂靜、安樂、自在者也。

印光祖師亦云：「修行之要，在於對治煩惱習氣，習氣少一分，即工夫進一分。有修行愈力，習氣愈發者，乃只知依事相修

持，不知返照回光，克除己心中之妄情所致也。」又云：「其於對治自心之煩惱習氣置之不講，則由有外行，內功全荒，反因之生我慢，自以功利為主，則所損多矣！」

雪公恩師亦常云：「修行必須改心、改脾氣，否則終難成就！」

佛門中有一句話云：「老講經的架子大，老修行的脾氣大」，老修行者，每日上殿、過堂、打坐、禮拜、參禪、念佛，未嘗一課缺席，似甚勤修，然遇稍拂其意者，則發起脾氣來，較常人更大。此因只知依外表事相修持，不知在尋常日用中念念返照，外似有修，內功實荒，故其工夫不是真工夫。此則修行不得要領，未可謂真修行、真念佛者也。

吾人今試自問：「有念佛否？」曰：「有。」：又問：「有貪瞋癡慢、憂悲苦惱否？」曰：「有。」：又問：「此諸煩惱多

耶？少耶？」曰：「不少，常有之。」然則，既常起煩惱，則念佛必常間斷，甚至煩惱起得厲害時，佛號拋在一邊，整天在煩惱中過日子矣！此則表示學佛、念佛並未得力，不能算是真修行、真念佛者矣！故須痛切講求降伏對治煩惱習氣，煩惱習氣減輕，則心常坦蕩寬舒，念佛功進有力，故知此為最要緊之助工夫。

當然，上上利根，一句佛號提起，綿綿密密，三月不違，煩惱早降，習氣早歇，何等簡切了當！不必許多嚕囉。然中下根人，若不以種種方便降伏對治，則這句佛號有時念不下去，這條路有時走不下去。

### 常起覺照、不隨境轉

然則，當云何降伏對治？印祖有云：「常起覺照，不隨境轉」，語最切要，虛雲老和尚亦常如此開示。「覺照」者，覺

察、觀照也，此乃將所學佛理融入心境，在日常生活上產生力用之不二津梁。

眾生著相，不外「我相」、「法相」。吾人煩惱根本為「我見」，執此四大五蘊和合之身心為「我」，存此「我相」，則事事皆有個「我」，種種皆為了「我」，把「我」看得很重，修行難矣！故須覺照此「我」，只是因緣所生，虛假不實，有即非有，所謂「元無我人，為誰貪瞋？」當下照破，當下自在，如卸千斤重擔然。

「我相」如此，「法相」亦然，《金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大乘止觀》云：「一切諸法，從本已來，性自非有，不生不滅（空）。但以虛妄因緣故，非有而有（假）。然彼有法，有即非有，唯是一心，體無分別（中）。」此言一切諸法即空、即假、即中之理。若言下手之處，即在「強觀諸法唯

是心相，虛狀無實；復當觀此能觀之心，亦無實念。」諸經論中常舉諸譬喻以助開解，所謂如夢、如幻、如影、如像、如水中月、如空中華……等，《金剛經》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永嘉集》云：「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無論身心世界，乃至一切諸法，皆吾人無明大夢中之夢影，非有似有，有即非有，體唯一心。如是觀照，執心止息，但能不起異執（註2），則一空到底，既不著有、亦不著空，二邊雙遮、即復雙照，遮照同時、三觀圓具矣！（詳參蕩祖《大乘止觀釋要》）

吾人日用尋常遇著境界，六根接觸六塵，即起覺照，知其虛幻，則不被境轉，而能轉境；看得破，乃能放得下，自己作得主。《圓覺經》云：「若能轉物（物即境），即同如來。」若不知覺照，則同俗人一般，隨境而轉，自己作不了主，放不下，老

是起煩惱。對合意者，即生貪愛心；不合意者，即生憎惡心。說我好者，即高興；說我不好者，即生氣難過。健康享福時，即得意忘形；病苦災難時，即憂愁恐怖。八風一吹，東倒西歪，長期在喜怒哀樂、是非煩惱中打轉，苦惱極矣！

吾人居常研解教理，若不知依解起觀，則不能消歸自性，無益身心，經教自歸經教，凡情仍是凡情，何時得真受用！真正修行，即須於日常生活中、一切境緣上隨時覺照，無論行住坐臥、穿衣吃飯，皆是用工夫之時也。

首言吃飯時之覺照。一般言之，飯時易散亂，失正念，趙州和尚自云數十年不雜用心，惟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虛雲老和尚則謂修行人正應趁飯時對治散亂，勿忘覺照（故彼飯時概不言語）。飯菜來時，勿為飯菜所迷，單在色、香、味上打轉、動煩惱。見合口味者，即起貪心，吃到飽脹不堪猶不欲止；見不合口

味者，即起厭惡心，乃至遷怒掌廚者，苦矣！若能當下覺照，了知飯菜唯是心相，虛狀無實，而此貪惡之心亦無實念，則不論合不合口味，吾心不動，雖吃，如無所吃，一句佛號，歷歷不失，好工夫者，則能「終日吃飯，未嘗咬著一粒米；終日穿衣，未嘗掛著一縷絲！」

飯時如此覺照，其餘一切時處亦復如是。

次言駕車時覺照。急躁之人駕車，總想駛在眾人之前，前無一車時方感舒服。若遇塞車，則牢騷滿腹，怨惱塞胸矣！若能當下覺照，不著車相、我相、人相，則不論塞不塞車，吾心不動。車不自由，心卻自由，一句佛號，歷歷不失。

駕車事小，然由小可以觀大。其人有無謙退、安詳、涵容、恬淡諸德，即常於小節中見之。弘一大師所集《格言別錄》云：「應接事物，常覺得心中有從容閒暇時，才見涵養。」又云：

「涵養，全得一緩字，凡言語動作皆是。」又云：「心平氣和四字，非有涵養者不能做，工夫只在個定火。」又云：「意粗性躁，一事無成；心平氣和，千祥駢集。」若依佛法覺照，看得開、放得下，則涵養之功易成，隨時從容自在矣。

次言如廁時覺照。昔虛雲老和尚初建雲居寺時，廁所尚未建好，臨時毛坑甚臭，眾以為苦。老和尚教大眾如廁時勿忘了返照一下，工夫還在否？若能了臭虛幻，香與臭何干於我哉！不被臭轉，不動煩惱，佛號歷歷矣！

次言讀書時覺照。昔雪公恩師誨云：「單想即道」，讀書乃至做任何事時，心專注其上，不雜不亂，即合乎定功原則。不讀時則拋向一邊，佛號提起；正讀時覺照一下，有旁騖否？有亂想否？

次言作務時覺照。不論在家出家，皆有工作，工作即是服

務，服務即是布施。能力小者，服一己之務，即布施於一人；能力大者，服家國天下人之務，即布施於百千萬人。何以服一己之務者，亦可說為布施？蓋能服務自己，則不必煩勞他人故。

然則應云何行於布施？《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行於布施」，又云：「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江味農居士《講義》云：「一邊行去（不著空），一邊不放在心裏（不著有）……一切世間法，事來即應，事過便休；雖休而能應，雖應而能休；所謂提得起，放得下。」又云：「至若出世法之六度萬行，一一如法精進修行，而曾無芥蒂於胸中，一一精進，不著空也；而心中若無其事，不著有也。」故知無論世出世法，一一精進如法去做，而心中若無其事；雖無其事，而仍精進做去。如是方為二邊不著，隨順中道真如。

苟能如是覺照，則轉塵勞為佛事矣，故彼又云：「一切學

人，能向衣食起居塵勞邊鍛鍊，便是降伏妄心最要之方。蓋貪求衣食，不憚塵勞，固是著相；即厭其塵勞而生煩惱，亦是著相。必須對境逢緣，既不迷，亦不煩，乃是安心之法……試思吾輩凡夫，那一個不要衣食？擺既擺不脫，貪又貪不得。又既發大心學佛，布施度生等事，皆是必須學的，要不在一切皆如上用功（二邊不著即如如不動之極致），則一日到夜，不是著有，便是著空，何時方能討一個自在?!」

《金剛經》發起即云：「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講義》云：「世尊以金剛身無須飯食，無須洗足，且無須學定。然而為眾生故，日日行之，行無所事，真是平等如如！這一段本地風光，便是降心住心的大榜樣也。吾輩必當如是修學，凡遇境緣來時，必須如教而行，行無所事。」

道源長老《講錄》云：「釋迦佛在這一段日常生活中給我們說實相般若，由實相般若而起妙用。釋迦佛的本意，是叫我們這些當佛弟子的，看他在日常生活中怎樣做，我們就照著做，這樣就能得到實相般若的理體，得到實相般若的妙用，能在日用尋常生活中得到利益，那才算是真正的了解般若經。也就是說在日常生活，走路不著走路相，做事務不著事務相，尤其吃飯穿衣的時候，穿衣服不著穿衣服相，吃飯不著吃飯相，這才是會用功、會修行。」此段妙義，宜深長思！

次言與人相處時覺照。別人毀我，動瞋心否？譽我，動喜心否？利關、名關、恭敬關，能過得了否？要覺照一下，不是小事！廣欽老和尚云：「如果自己對，別人硬說你不對，也要向他懺悔，修行就是要修這個忍辱！」真能無「我相」矣！虛雲老和尚云：「修行就是過不去的也要過去，放不下的也要放下！」此

亦勉強不得，全賴覺照之有無。

次言家庭生活之覺照。家人整日相處，距離最小，故摩擦最多，最易動瞋。孝養父母，固以和顏悅色為難，管教子女，乃至夫妻之間，更是如此。然此為修行一大關，絲毫瞋心，尚且不能入道，況數數起乎？故須大起覺照！

對家人若能作慈悲觀，觀念改變過來，即易操持涵養矣。此中合二義，一是恭敬觀，謂一切眾生皆過去父母、未來諸佛，皆當尊重承事，恭敬供養，如普賢行願「恆順眾生」所言。對一切眾生皆該如此，況與吾人因緣尤深之家人乎？二是包荒觀，家人有過，或子女不遜，乃彼各自煩惱所驅，不得自主，正如吾今看彼不順，輒生煩惱瞋心，不能自主一樣，故應生廣大包荒之心，勿求全，勿責備！況世事如夢，虛幻不實，豈可執著，自甘沈淪耶？況菩薩為度生故，尚可犧牲涅槃不證，豈可對眾生發大脾氣

耶？如是番番覺照，自可轉徧急瞋怒之習氣矣！

次言病痛時覺照。生病時，印祖云：「應當痛念身為苦本，極生厭離，求生極樂。」須知此業報之身，不免受盡般般苦楚，生老病死想避亦避不了，既避不了，即應安然受之，不必憂愁恐怖。且應以此病苦為良師、良藥，吾輩凡夫，若不藉此磨鍊，則貪瞋日熾，淨業何期可成？所謂「不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華撲鼻香。」從此生死關頭走過者，其成果必然特別「香」！

且應生歡喜心，蓋「生乃死之起點，死乃生之開始」，捨此娑婆苦穢之身（死），方得極樂淨妙之身（生），想到此，應載欣載奔！不管明日此身如何？今日仍然力修吾道。道證法師云：

「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今夜清風明月下，我仍要在園中種滿蓮華。」善哉斯言！誠為病苦良鍼。

以上聊舉數端，可以舉一反三，觸類旁通，運用於無窮矣。

以要言之，把握現前，念念覺照，古德所謂「用心如鏡」，於過去境不追憶，於未來境不將迎，於現在境不攀攬，來無所黏，去無踪跡，方為「觀照般若」。通途法門即可以此為正工夫，淨業行者則以此為助工夫。如是隨遇境緣，提起覺照；覺照一起，煩惱歇息；煩惱既息，佛號提起。正助雙運，日起有功矣！

### 動靜用功、處處道場

古德言修行不只是坐下來靜中才修，在動用中也能修、也要修，在動中而能心不動，才是真工夫。又言若有一處不能用功，則處處不能用功，善修行者，處處都是道場，都能用功。日用尋常、行住坐臥、穿衣吃飯、時時刻刻有工夫用。

古德用功，不虛棄光陰，靜中用功，動中亦用功；晝時用功，夜時亦用功。煩惱漸少，工夫漸能作主，乃至睡夢中亦有工

夫，病苦中亦有工夫，臨命終時亦有工夫矣。

古德言平常若能動靜皆有工夫用，則打七時才會有驚天動地之成績。來果禪師謂用功要在平時，而打七則如入場考試，若平常不知用功，待入考場才要開始用功，如何來得及？故彼在金山寺住三年，吃飯、走路、如廁等無一處一時不用工夫，乃至食不知食，行不知行，如廁不知如廁，終能於七期中因地一聲，大徹大悟！參禪如此，念佛亦然。有志之士，豈肯再蹉跎乎？（選自明倫雜誌二五三、二五四期）

註解：

1 八事 《徹悟大師遺集》：「一、真為生死，發菩提心，是學道通途。二、以深信願，持佛名號，為淨土正宗。三、以攝心專注而念，為下手方便。四、以折伏現行煩惱為修心要

務。五、以堅持四重戒法為入道根本。六、以種種苦行為修道助緣。七、以一心不亂為淨行歸宿。八、以種種靈瑞為往生證驗。此八種事，各宜痛講，修淨業者，不可不知也。」

2 異執 所執持的見解有悖於正理。

# 到哪裏去？

（譯自法藏館出版／中陰のたあの法語）

妙有  
譯

人間匆匆營眾務，不覺年命日夜去，  
如燈風中滅難期，忙忙六道無定趣，  
未得解脫出苦海，云何安然不驚懼，  
各聞強健有力時，自策自勵求常住。

「人死後到哪裏去？」惦念著亡者的去處，也正是擔憂自己死後何去何從？

失去幼子的千代女士，經常問自己：「那個捉蜻蜓的孩子，如今到哪裏去了？」

親鸞上人說：「人之所以為人，有下列三個條件：一、明瞭去處，二、能知慚恥，三、安心受報。」這些看似簡單，卻難以做到。像生病時，常怨天尤人，無法安心受報；健康時，則追名逐利，甚至不擇手段，忘失慚恥。在這不重來的人生，時時忙碌，刻刻奔逐，沒有定向，又怎能明白自己的去處呢？

得到諾貝爾獎的湯川秀樹博士，在美國曾為一首歌所感動：「放眼望去，來往的車輛不計其數，路上的行人匆匆急走，究竟要往何方？」

是啊！究竟要往何方？

一個尖峰時刻的夜晚搭乘電車，經過七、八站之後，一隻狗從月台上走來，隨著發車鈴聲響起，也跟著跳進車裏，夾在匆忙回家的人群中，這隻狗慌張地東張西望，一群高中生嘖嘖喳喳說著：

「呀！這隻狗也上車了！」

「到底是跟誰上車的呢？」

「不是吧！應該是不知不覺就跟著人上來的吧！」

「但是，牠要到哪裏去呢？」

聽到這樣的對話，不禁想到自己是否也搭乘了以「欲望」為名的電車，卻不知道它正開往何處？

幕府時代的德川家康曾說：

「人，如果沒以『刺向對方』作為目標，自然地精神力就會變弱。武田信玄生前，對德川家而言，是個勁敵，所以我們常把

武田信玄作為刺殺的目標，來磨鍊武道。因此即使在甲州戰爭中，已戰到一兵一卒，仍持有粉身碎骨的鬥志。」

從這段話，我們明白，人活著不能沒有目標，然而什麼才是究竟目標和最終方向呢？

戰前，在修理大阪城的天守閣時，有一天，內務大臣望月圭介突然微服出巡，隻身來到城中視察。當他抵達現場時，正是午餐時刻，大臣對工人們說：

「辛苦了！你們每天這麼辛苦拼命工作，是為什麼？」

「哎呀！你這個人，真是的！誰都知道不工作就得不到錢！」一個工人回答。

「說的也是，不工作就賺不到錢，但是為什麼要賺錢呢？」

「當然是要買米呀！」

「那為什麼要買米呢？」大臣問到這裏，工人們都笑了起

來。

「那還用問，為了吃呀！」

大臣認真不輟地繼續問：「為何要吃？」

工人笑得更大聲，用一付匪夷所思的表情回答：「不吃就會死啊！」

「吃了就不死嗎？」

面對大臣的問題，所有的人頓時沉寂無聲，一會兒一聲輕歎：「吃也會死，不吃也會死。」打破這份啞然。

望月大臣提出了一個重大的問題。

在善導大師《往生禮讚》中，有一段令人心生警惕的話：

「人間匆匆營眾務，不覺年命日夜去，如燈風中滅難期，忙忙六道無定趣，未得解脫出苦海，云何安然不驚懼，各聞強健有力時，自策自勵求常住。」

每天，每天持續過著「起床就工作，吃飽就睡覺」的生活，沒有留意到自己的生命，像風前的燈火一樣，閃爍微弱，只是一味地漫無目標的忙碌，真是「忙忙六道無定趣」。我們每天不停在地獄、餓鬼、畜生、修羅、人間、天上流轉，沒有安定下來的一刻。即使暫時的欲望滿足了，也會落到餓鬼道去；如果不能稱心如意，就掉進了地獄道；為了私欲，不顧廉恥，就是身處畜生道；為飽欲望，不擇手段，就是跑向修羅道；假使所有欲望皆能滿足，就來到了滿足的天界；才剛覺得快樂，一眨眼間，又嚐到苦果，這就是變幻無常的人世間。

只有在人類的世界，才能遇到佛法，才有覺醒的時刻。但是，如果連這點都不知道，也沒去思考，那該如何是好？能吃的時候，吃盡美味；能動的時候，到處戲耍，「人生不享受而死，是種吃虧」，抱持這種生活態度的人，也只有六道中輪迴罷

了！

失去幼子的年輕母親千代女士問我：

「往生的的是五歲的女兒，每當我想起這個孩子，就無法入眠，她究竟到哪裏去了呢？」

「大概迷路了吧！」

「她不是已經成佛了嗎？」（註：日本人認為人死後就成佛了）

「如果你認為她成佛了，就不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因為你不安，所以非打聽她的去處不可！」

「說得好可怕，為什麼你知道她迷路了呢？」年輕的母親不悅地問著。

「不是這樣嗎？因為事先教過孩子如何回家，所以即使母子在路上走散了，孩子仍會找到回家的路。如今你這孩子到哪裏去

了？恐怕是在半路迷失哭泣著吧！」

「……」

「你明白自己的去處嗎？」

「不知道。」

「所以呀！當然無法教導孩子。假使沒有遇到佛法，縱經千劫，也不能明瞭自己的去處。為了讓作母親的你覺醒，孩子使你看見他迷失的身影，實際上他是回到淨土的佛呀！」年輕的母親聽了點點頭，不過，為了能真正了解醒悟，只有從現在開始踏出聞法的第一步。（選自普門雜誌一九六期）

# 掃墓

(譯自法藏館出版／中陰のたあの法語)

滿  
觀  
譯

阿彌陀佛遙望人們在生死大海中，  
日復一日沈迷、流轉不息，  
便忍不住站了起來，  
他呼喚人們，  
趕快回歸極樂世界……

「歸於塵土」是一般人的觀念，在日本也是習慣土葬的，不過現在土地減少，大都改成火葬。不論土葬、火葬，大家都喜歡豎立一個長眠於此、作為標幟的墓碑。尤其近年來，有所謂的墓相學，認為墳墓的好壞，會關係到家運興衰，所以更形成重視墓地的風潮。

但是，亡者會一直待在墓石之下嗎？明治時代，四國讚岐有一位叫做庄松的人，他虔心向佛，有人對他說：

「庄松先生，您若往生，我會幫您建個豪華的墳墓。」

庄松回答：「我不會待在墓底下的！」

是呀，誰要住在那麼狹窄黑暗的地方？自由自在的來來去去，跟著阿彌陀佛一起去救度眾生，不是很好嗎？

我的佛堂供奉的是本尊阿彌陀佛，為什麼阿彌陀佛大都是站立著呢？據說阿彌陀佛本來是坐著，他遙望人們在生死大海中日

復一日沈迷、流轉不息，便忍不住站了起來，他呼喚人們，趕快回歸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也賜給人們阿彌陀佛的清淨心靈。

從釋迦牟尼佛到法然、親鸞、蓮如等上人，還有我們死去的親人，也都從阿彌陀佛的世界召喚我們，為我們許下「若不生淨土，不取正覺」的誓願。而讓我們能深切感受、感動的地方則是佛堂！

有人每天早上一定要去掃墓，他們認為墓園和佛堂同樣都是供奉祖先的。實際上，墓園和佛堂的意義是完全不同。墓園裏沒有本尊，只是亡者納骨之處；為了追思懷念親人在世之日，常常供上他喜歡吃的食物，對他低語傾訴一番，頗能滿足「睹物思人」的情愫。

不過，在每日新聞的「讀者俳句」專欄裏，曾刊出這麼一首：「冰冷的冬墓，任何供物，都不能滿足。」

費盡心思準備最好的供品，但卻怎麼也不能滿足他，多心酸啊！我想應該不是物質的不滿足，而是那種無法排遣、永無休止的寂寞空虛吧！這首詩將作者的焦慮很巧妙地表現出來。

可以看出作者是位認真耿直的人，一般人總是武斷地認為只要去掃墓，擺上了供品，亡者便會心滿意足，作者他卻不能依樣畫葫蘆地裝模作樣、敷衍了事。

「什麼供品都不能滿足。」事實上，亡者是藉著此事向我們祈求真正的滿足之道——我們的滿足，正是亡者的滿足。

心愛的女兒嫁出去了，經濟不是很寬裕，回娘家時卻還帶著土產、禮物，母親接過手時，既歡喜又心疼地說道：「幹嘛那麼浪費，只要妳過得幸福，媽媽就很高興了。」

祈願孩子幸福快樂是為人父母的願望，只要孩子能如所願的生活，父母也就心滿意足。亡者與生者之間的感情互動，不也是

如此嗎？

有位婦人，先生往生之後，比以前更虔誠學佛，她說了下面這些話：

我曾因蛀牙而牙痛難忍，看了醫生還沒辦法止痛，偏偏那天晚餐，媳婦煮了竹筍這道菜。「明明知道我牙痛，還特地買了筍！」我心裏悶悶地嘀咕著。而且更過份的，擺在我面前的這碗筍，儘是粗硬的根部，媳婦座前的則是嫩軟的尖端。

我待她不薄，自認不是惡婆婆，為什麼她如此待我呢？越想越委曲，眼淚便不自覺地奪眶而出。不久，開始用餐，媳婦一走過來，馬上叫道：「呀！放錯了，媽媽，對不起。」她急忙把嫩筍換到我這邊來，一邊說道：

「媽，我知道您牙疼，但是這個人（您兒子）說他想吃筍子，今天早上市場又正好有新鮮的筍子，我就買了回來。您咬不

動，放著好了，我已煮好豆腐了。」

聽了這番話，心中的委曲、鬱悶一掃而空！

那天晚上到佛堂禮佛，仰望阿彌陀佛，忽然，察覺到自己內心的卑鄙而慚愧不已！「媳婦明知我牙痛，卻故意買筍回來，還儘挑難吃的部份放在我面前，真是居心不良！」當時，我彆扭、委曲、沮喪，直到聽了媳婦的解釋，加上她又為我準備豆腐，頓時胸中的陰霾全部抖落，呈現出一顆清明開朗的心。

此一時、彼一時，壞媳婦變成好媳婦！原來都是自己心念在起伏、在作用。瞬息變化、狡滑的心啊，觀照、認清它的竟是竹筍！阿彌陀佛化成竹筍，讓我察覺到自己心的醜陋；也是皈依了阿彌陀佛，才使我有這樣的體認。

婦人繼續說著。

第二天，我出門往先生的墓地，打算告訴他這件事。在路上

突然想到：為什麼我還要去告訴先生呢？昨晚在佛前不是已經講了嗎？即使我不到先生的墓前，他也能從阿彌陀佛的世界看到我，知道我內心的變化而欣然含笑、點頭讚許吧！有空再去掃墓好了，媳婦在家忙著照顧孩子，還是回去幫她的忙，於是，我走到半途又折回來了。

婦人的追述依然印象鮮明，從她的眼眸、嘴角，我看到了佛心。（選自普門雜誌一九四期）



人在愛欲之中，獨生獨死，  
獨去獨來，苦樂自當，無  
有代者，善惡變化，追逐所  
生，道路不同，會見無期，  
何不於強健時，努力修善，  
欲何待乎？

《清淨平等覺經

# 我與二位法師的因緣

慧  
敬

如果眾生聽聞深獲法益，  
脫離生死苦，  
而我的苦，相對地  
只是小苦而已，何樂而不為。

提起筆來記述與道源長老及仁光法師的因緣時，內心湧現出難以抑止的慚愧與懺悔之情。三年來在海會寺、淨宗蓮社、三軍總醫院病房，留下兩位老法師的音容，是那麼熟悉、那麼慈祥，又那麼莊嚴。然而這一切一切就像緣生緣滅一樣，是那麼匆匆，令人感傷與懷念。

十四年前我就皈依過道源長老，然而就沒有再親近他。直到三年前仁光法師打電話告訴我身體不適，胸部乳房長一腫瘤，並且也說：「老法師體力差，解小便較為困難。」於是我立即安排仁光法師赴三軍總醫院檢查，並接受手術切除。可惜的是腫瘤已轉移至腋下淋巴結，若是早二年手術切除，則不但可完全治癒而且也不必接受化學抗癌藥物的治療。這時，我懺悔與慚愧之心

油然而生，要是我早二年能親近兩位老法師，而知道仁光法師的病情，我絕對不會讓她延誤病情的。道源長老於兩年半前的一天，膀胱脹尿困難排出之際，仁光法師要我回海會寺去幫忙導尿。然後我順便帶長老到三軍總醫院住院，接受檢查，才知道是攝護腺癌。雖然手術後加上放射治療，但一年後依然轉移而導致不治的結果。雖然在醫療上已盡力而為，但卻是我個人福報不夠，而無法留下兩位老法師。

2

兩位老法師，對於弘法利生皆不遺餘力，常為法忘軀，而以宏法度眾為志。就像三年前身體不適，而卻依然南下妙通寺幫忙傳戒。而仁光法師於手術後返回海會寺，卻沒有好好休養，立刻肩負起海會寺擴建工程，以利將來傳三壇大戒之用而奔波忙碌，

並且還要領眾拜千佛、打佛七。若不是末期住院，信眾才知道法師身體不適，否則絕對看不出仁光法師是如此的病重，由此可知仁光法師是多麼堅強與慈悲。仁光法師於手術後又接受一年的化學治療，每隔兩週至三週需在門診打針治療，我總是陪伴著，並親自為她打針，而仁光法師總是安詳、默默地承受，把病完全信任地交給醫師治療。

每次打針後已是天黑之時了，我和弟子再送仁光法師回基隆海會寺。每每送到海會寺山門前，月色照在仁光法師那堅毅不撓與慈悲安詳的面頰上，我總是很感動也很難過，內心盼望著奇蹟出現並祈求諸佛菩薩加庇，讓仁光法師能安然康復並圓滿傳戒。每次打完化學針劑後，仁光法師必然會嘔吐，會全身酸痛，難過好幾天，甚至徹夜難眠。但第二天清晨仁光法師依然起來領眾做早課，而且又要忙寺裡寺外的事，還要擔心道源長老的病情。記

得仁光法師說過：「有病就要接受治療，如果醫藥已盡力了，我們出家人，對生死已放下，當可隨緣往生。如果有那麼一天，要老實跟我說。」又說：「對於生死，本已放下。但如果我先走的話，那就對師父他老人家不孝，我只是想盡力幫師父傳完三壇大戒。」每當想起這些話時，我總是熱淚滿盈。

這段期間，仁光法師所受病痛煎熬不已，卻毅然代替道源長老到宜蘭福嚴寺傳在家五戒及菩薩戒。仁光法師說：「師父於二年前就答應過人家傳戒，現在師父身體不行而且住在醫院裏，身為弟子的就應代他老人家前去傳戒。」由於海會寺擴建工程忙碌，不願寺裏少個人手，而卻隻身前往宜蘭，甚至婉拒我們弟子開車接送。在傳戒期間，仁光法師幾乎不支倒地，但她還是盡心盡力地把戒傳完，傳戒圓滿後即立刻回到醫院稟報並探視長老。我向仁光法師建議多休息，但她總是以海會寺之擴建及長老的身

體為重，未嘗休息片刻。

農曆年前一次暴風雨晚上，向長老辭別回海會寺處理工程，在滂沱大雨下涉水及腰部而趕回山上，當夜發燒轉為肺炎、肺積水，我再度接仁光法師下山到醫院治療。當抬著仁光法師經大殿時，在重病當中，仁光法師尚不忘拜佛念佛之禮，令人感動。當時我在想，如果仁光法師此行能治療好，我的壽命減十年給她，那該多好。仁光法師住院與長老同一層病房，還常到長老的病房來請安問候病情，而自己卻沒讓長老知道已是重病之人。住院期間，仁光法師還不時用那沙啞與咳嗽不止的音聲開導來探病的徒眾。

往生前兩週，仁光法師的身體情況逐漸不支，當時只是一心掛念海會寺工程、傳戒事宜及長老的病情，而堅強地支撐著。我將此情形稟報悟明長老，並報告悟明長老說仁光法師可能將不久

於世，到底該不該直接稟告仁光法師及長老。悟明長老認為「先不要告訴長老，因仁光法師一走，老法師也很快地會走的」。於是我陪著悟明長老在仁光法師病床前，而悟明長老再三地對仁光法師說：「仁光法師，傳戒的事及海會寺工程的事，你儘管放下，有什麼事需要我或佛教會替你辦的，你儘管說！」而仁光法師只是說謝謝而已。仁光法師至重病時還不敢麻煩悟明長老及其他人，一心只想自己承當。

後來我考慮了良久，終於將仁光法師的病精及嚴重性稟報道源長老，長老很慈悲且平穩地說：「如果不行的話，就送回海會寺念佛準備往生。」當晚長老又告訴我說：「仁光法師知道自己病情嗎？」我說：「已稟報過仁光法師了，如果情況不樂觀，海會寺的寺務、工程及傳戒事宜應該做預先安排，仁光法師同意，但發音困難，身體虛弱而難以交待。」於是道源長老特別指示：

「若仁光法師自己沒有要求回海會寺，則將她治療到臨終往生後才送回海會寺，並念佛二十一天，將來骨灰放置於海會塔第六層。如果我也福報不夠而往生，也是同樣處理。」並且又問我，在醫院往生，能讓屍體放置多久以利助念。我稟告長老：「只能兩小時而已！」長老說：「兩個小時也要把握！」又說：「將來如果有機緣，能建立佛教式的醫院，當可為臨終病人助念八小時以上，甚至二十四小時、四十八小時以上。」

仁光法師往生前三天，弟子們還用輪椅推著長老來病房探視仁光法師病情，兩位法師握著手，不言不語，想必是一切話都是多餘的，唯有正念相續，心不顛倒，一切隨緣了。三天後仁光法師病情急轉變壞，繼而呈現彌留狀態。傍晚六點鐘即交待弟子從海會寺拿新衣服來換，已是預知時至了。此時我除了幫忙抽痰外，只有念佛。仁光法師呼吸很喘，但內心平靜祥和，至清晨五

點半鐘，臨終前在道源長老開示及大眾念佛聲中示寂安詳往生。

長老對仁光法師開示說：「在世間法上你有兩位師父，本來我們年紀較大應該比你先走，但個人壽命劫數不一樣，現在你可安心下來，海會寺的功德你全部都在，你已經盡力了，沒有虧欠任何人，也沒有對不起海會寺，唯一是今年的傳戒不能滿願，你不能看到戒場圓滿，我也不能，這是我們的福報修得不夠，但傳戒的事已有安排，你可以放心，你一生隨我弘揚淨土法門，現在你要萬緣放下，一心念佛，求生極樂，親近彌陀，乘願再來，現高僧相，迴入娑婆，廣度眾生，絕對要厭離娑婆，欣生極樂，現在大眾為你助念，你要隨大眾念阿彌陀佛……。」

長老特別清點人數共十二人分二組助念，以充分持續佛號不斷。然後我特別請求醫院同意，讓仁光法師在病房停留八小時以利助念。到了天亮後助念的信眾愈來愈多，把病房內外都擠

滿了。這是在醫院裏從來沒有的現象，助念的信眾得到念佛的利益，病房中其他病患也能聽聞佛號。而仁光法師臨終時口念阿彌陀佛之「阿」字即停住氣，因此口張開著，經過八小時的助念之後，口自然閉合呈安詳瑞相，真是不可思議。

在護送仁光法師遺體回海會寺時，大眾在病房恭列兩旁合掌念佛。道源長老在重病中亦堅持由徒眾推著輪椅，親自合掌念佛且護送仁光法師遺體至病房電梯口，師徒之情充分流露。

回到海會寺將仁光法師遺體安置於靈堂，大眾並遵照長老的指示持續念佛二十一天。而那些日子裏，除了自己病房工作外，尚需繼續照顧長老，有空也得回海會寺參加助念。而每每跪在仁光法師靈堂前，總是難以抑止悲痛的心情。

這三年來，常陪伴仁光法師，或在病床前，或在門診幫忙打針，或在車上，或在海會寺山門前，或大殿裏，仁光法師那慈祥

而莊嚴的音容，總是令人難忘。仁光法師把病完全交給醫師去治療，而自己卻還忙著海會寺工程及傳戒事。仁光法師常說：「這一輩子，我一直跟隨老法師學佛，幫忙把老法師講經的每一句話翻譯成台語，以為弘法利生。而目前還要做的就是再幫忙老法師圓滿傳完三壇大戒。」然而卻無法滿願。但在臨終時刻，仁光法師卻又能把握正念，預知時至，放下萬緣往生極樂國土。這正是提得起、放得下啊！「世間無常、國土危脆，四大苦空，五陰無我，生滅變異，虛偽無主。」仁光法師給大眾的啟示就是要我們能念佛自在，隨緣不變、不變隨緣去了脫生死苦惱。來則發大悲願、大乘心，隨緣度眾；因緣盡則不失正念，把握念佛求往生。

農曆三月十二日為仁光法師舉行荼毘大典，然後發引中壢火葬場，一路上雷雨交加，彷彿天地亦為之哭泣。到了火葬場後，天氣又轉晴，讓大眾在場中不致淋雨。在聲聲佛號中火化完成，

可見晶瑩剔透的舍利子數百粒及無數的舍利花。而最不可思議的是仁光法師火化後喉部二節椎骨居然不化，將之重疊起來，又像是觀音菩薩結跏趺坐的樣子。才想起仁光法師一生為道源長老翻譯講經，如出廣長舌相，其中兩次在講《地藏本願經》時，口裏出現兩粒銀色舍利子。而此夜又有此瑞相，當更能激發大眾學佛的心志。

仁光法師住院期間，我和弟子們整天在旁侍候，雖然至病重無法起床，但她仍然早晚課做在心裏，而念佛聲更是不斷。有時看仁光法師病痛難忍之時，我會在她的耳旁提醒要不要我們幫忙念佛的時候，仁光法師總是說：「我一直都有在念佛，痛得越厲害，念得越勤。」真是讓人感動又敬佩。在醫院裏工作那麼多年，常常看到病人在床上呻吟哀號，大多數是抱怨自己身世不好，醫院環境設備不好，醫護人員服務態度不好，甚至跳樓自殺

了卻一生，就沒有想到念佛來遠離恐怖顛倒夢想。而仁光法師默然承受病痛，不怨天，更不尤人，心境隨緣不變、不變隨緣，以求念佛往生。若非平日修行功夫深厚，具足善根福德，怎堪承受如此重打擊？仁光法師往生前一天傍晚即預知時至，並說要往生了，彌留之中還口裏念著「黃大夫」。這是仁光法師留下最後的叮嚀，「往生」、「黃大夫」，就是要我勤修用功，將來也念佛往生，像仁光法師一樣臨終無障礙，能迅離五濁生淨土，而且還關心著我，此種恩德，不知如何回報才是。如今仁光法師往生了，而唯有自己更加精進努力不懈，才不負師恩。

## 3

道源長老於仁光法師往生後兩星期緊接著也往生了，正應著悟明長老所說的：「如果仁光法師走了，老法師很快地也會接著

走。」當初我考慮了許久，才不得不把仁光法師的病情及最壞的實情稟告長老，而道源長老非常慈悲睿智與穩健，為仁光法師做了最好的安排。畢竟是三十六年的師徒之誼，長老自己願生極樂淨土並乘願再來，而長老也告訴仁光法師放下萬緣往生極樂淨土，將來現高僧相迴入娑婆度眾生。

道源長老一生弘法利生，戒子、弟子滿天下，猶記得長老六十歲自題：「轉眼六十年，光陰都空過。自利尚不能，云何能利他？寄語青年人，莫效我蹉跎。努力修淨土，勤為他人說。」又八十歲生日自題：「人生七十古來稀，何況已經到八十。世壽長短隨緣了，弘法利生是吾職。」八十一歲題：「老僧今年八十一，大好太陽已落西，幸有些些餘暉在，不速弘法待何時。」這是多麼慈悲又多麼謙和的風範。

記得長老第一次手術後半年，在中和淨宗蓮社休養，我請仁

光法師幫忙稟告長老，請求每月一次的星期六晚上念佛共修會時，利用十分鐘的時間答覆大眾的疑惑問題。當時我考慮到長老體力尚未完全恢復，不敢讓他太累。沒想到長老一口答應並且說最少三十分鐘來解答，盡量來除眾生疑惑，滿眾生願。我看到長老掉下眼淚來，使我深受感動也跟著落淚，這一生讓我這麼感動與感激的，就是長老這麼的慈悲。長老主動訂名為「佛學問答開示」，總共七次，這也是長老最後為大眾所做的開示。用他那即將枯乾的油燈，盡力地再次照亮娑婆大地，來喚醒疑惑迷失的大眾。

每次的佛學問答開示中，長老總是詳盡地答覆大眾的疑問，聲音宏亮夾雜著氣喘與咳嗽，而且滿臉是汗珠。大眾所問的問題由徒孫宏玄師附在長老的耳朵旁高聲念一遍，然後長老逐一詳盡解答。答覆的時間卻由三十分鐘延長為一個鐘頭，如此每每

我們坐在台下聆聽長老賣力的開示，看他老人家為法忘軀，慈悲度眾，耗盡他最後一口氣，不禁讓我熱淚盈眶而更加懺悔：為什麼前幾年自己懈怠沒能親近長老及仁光法師，而在長老體力最差時，才聆聽法音。長老每次開示答覆完，弟子們扶到寮房，換下的衣服，每件都濕透了。我曾跪請長老多保重，不要答覆那麼久，可是長老就說：「大眾疑問那麼多，要找問題答覆的地方又不容易，我怎可捨棄他們！」

長老講了七次以後因舊疾復發出血，再度住院治療。而住院期間我也大部分時間隨侍在側，做任何檢查治療，都詳盡地稟告長老以讓他老人家能安心治療。由於放射治療後大腸直腸黏膜嚴重潰瘍出血，每隔一段時日需要輸血補充，此時大眾爭相前往捐血給長老，有些在家居士要求捐兩次甚至三次，令人敬佩與感動，十方大眾弟子無不希望長老能繼續住世以利弘法傳戒。

但是從仁光法師往生後，長老就顯得厭離心切，於是請來悟明長老、淨心法師等交待海會寺三壇大戒事宜，再則把自己僅剩微薄的醫療存款全部提出，交待要印《佛說阿彌陀經講錄》及《金剛經講錄》與大眾結緣，而自己卻一心念佛準備隨緣往生。在病房中長老告訴我說：「我這盞燈，耗盡之時就要走了。」我說：「師公，現在海會寺及全國很多道場，大眾皆在拜《藥師懺》、《梁皇寶懺》及地藏法會等，祈求師公您能繼續住世，傳戒弘法。」老法師以堅定的口氣對我說：「那只是盡人事而已。」這正告訴我，緣盡時想走就走，來去自如，那麼自在灑脫。

長老在往生前一天呼吸較急促，病情急轉直下，胸部X光顯示右肺積水，本來我安排胸腔抽水手術及氣管切開術，然後再送加護中心去加強醫護治療。可是想到氣管切開術後，會使講話更

困難，而且胸腔抽水手術後恐又再患而需反覆抽吸，那麼將徒增痛苦而已，而且尿管又常堵住難過。長老說：「一切由黃大夫做主。」於是我向長老稟告：「師公，我們護送您回寺，並且繼續照顧您到往生。」長老一口氣答應。就這樣，我和幾位長老的徒孫及信眾，於當晚十時半護送長老回海會寺。行前還打電話稟告悟明長老，也徵得悟明長老的同意。

到了海會寺山腳下，幾位徒眾抬著長老緩緩上山，此時內心的沈痛真是難以形容，以前長老住醫院回海會寺也是這樣一步步抬著，然而此刻心境卻截然不同。想到仁光法師兩星期前才往生，而此刻長老又即將往生，大眾將不知如何承擔這一連串的惡耗。同時我也不知要如何向剛往生的仁光法師交待，仁光法師往生當天，我尚含淚對著她老人家說一定盡力照顧道源長老，以利傳戒圓滿，然而現在卻是這樣的結局。護送道源長老回到海會寺

後，我在仁光法師靈堂跪拜良久，為自己沒辦法盡力照顧長老求懺悔。

道源長老回到寮房，內心相當平靜祥和，我稟告長老：「師公您所得到的病是癌症，攝護腺癌，而且已經轉移至肺部，在醫療上已是走到最盡頭了。現在我們應不要對娑婆世界存有任何留戀之心。」長老很穩健地說：「是的！」真是有修行就是有修行。在醫院裏，我照顧過無數個病人，大部份在臨終前總會恐怖顛倒，有些甚至醫師查房，一開門就開始恐怖，諸般地獄相現前，更是無法承受醫師的最後宣佈。而此刻長老處之泰然，是多麼甚難稀有。其後我扶著長老如廁四次，主要是因直腸肛門尚微出血需要擦乾淨，而且他老人家平常就養成清潔的習慣。

至凌晨兩點鐘，我再問長老：「師公您是否還有放不下？」長老用手揮並說：「沒有！」再問：「是否尚有掛礙？」長老又

答：「沒有！」再問：「師公是否要交代什麼事？」長老又答：「不必了！」再問：「師公，我們大家一起念佛，送師公往生極樂世界，將來有緣，請師公再回娑婆來度眾生。」長老點點頭並說：「好！」於是我幫長老擦洗身體，換上了袈裟，扶著長老，按他的習慣右脇而臥並和著大眾念佛的聲音入定。

凌晨四點，我看長老全身不動，即檢視瞳孔，見其固定不動，呼吸、心跳、血壓維持正常，想必正入定了。那麼安詳，就像平常在病房裏入眠一般，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天亮甚至晚上七點鐘，也讓諸山長老及十方弟子和大眾能發心參與念佛助念。長老這時的呼吸頻率與大眾念佛的節奏吻合。七點以後呼吸逐漸改變，心跳也漸漸減慢，此時大眾念佛的心更為懇切而專精，彷彿要將念佛的音聲隨伴長老一起往生極樂世界，這種懇切精勤淨護之心是我平生僅見，若非長老平日修行的功夫及慈悲度化十方大

眾的因緣是無以致之。七時二十五分許，在大眾精進念佛中安詳生西。

回想長老往生前三天即預知時至，並指示我將其點滴管及膀胱插管於往生至二十四小時後才拔除，以免弄髒了床鋪及袈裟，凡此小節的地方，長老皆注意到了。因此遵照長老的囑咐，於二十四小時後，我向著長老頂禮三拜後，即幫他老人家取下點滴管及膀胱插管，將膀胱上的造口用針線縫起來，並且恭敬地將長老的眼睛、鼻孔、耳朵、口腔完全清除乾淨。想到這是最後一次服侍在長老身邊了，內心的悲痛是難以抑止的，這才領悟到法眷的力量勝於家眷。

記得在醫院服侍長老時，同個病房的其他病人，每天看我進出長老房間，親自照顧長老。就問長老說：「老法師是不是晚年才出家？這位醫師是不是您的兒子，才這樣盡心盡力照顧老法師

呢？」長老告訴他們說：「黃大夫是我皈依弟子，比兒子還要親近。法眷的力量勝於家眷，是不可思議的。」一日為師終身為父，這是最好的註解了。

農曆三月三日下午舉行大殮之時，長老仍栩栩如生，全身柔軟，臉色尚為紅潤，生西瑞相已非常明顯了。海會寺常住決定供大眾瞻仰遺容五天。看長老吉祥臥於涅槃堂，聽莊嚴的佛號聲，聞濃郁的檀香味，使大眾皆能興起念佛念法念僧之心，而長老一生弘揚淨土法門，臨終前正念分明，無有恐怖，遠離顛倒，且心無掛礙，一心念佛往生，並答應大眾乘願再來，這是何等慈悲！

農曆三月二十八日舉行傳供及荼毘大典，白聖長老特別指示要莊嚴隆重辦理。但為了方便大眾參加，常住開會決定，並承蒙明田長老的同意，特於清晨六點於海會寺舉行告別儀式後，即移靈台北臨濟寺舉行傳供大典，諸山長老及海內外大眾萬餘人均前

來參加，並追思這一代高僧。靈堂滿佈輓聯，最中央為「滿菩提願」。

長老這一生弘法利生，度化眾生無數，猶記八十歲高齡開講《八大人覺經》時，說到發大乘心普濟一切，願代眾生受無量苦，令諸眾生畢竟大樂。見長老年紀大，眼睛看不清楚，汗流浹背，氣喘咳嗽，而硬撐著講經說法，代眾生受苦。長老說：「如果眾生聽聞深獲法益，脫離生死苦，而我的苦，相對地只是小苦而已，何樂而不為。」可知長老之菩提心、大慈悲心是如此令人敬仰。長老甚至於臨終之前還交代悟明長老傳戒事宜。長老慈悲，念念為眾生，雖然往生，但其心念眾生且不離眾生，還要度化眾生，這豈不是究竟圓滿的菩提道嗎？

下午一點，靈車由發心的諸山長老弟子及居士大德護送，往中壢火葬場舉行荼毘儀式。在高速公路上綿延二公里的路程緩緩

開動，龍長的車隊，顯示出對長老依依不捨的恭敬心，此種甚難、罕見之場面，十分感人，而我是一路開車而心裏卻是熱淚滿腔，是感謝長老讓大眾有緣護送做佛事，也感謝大眾發心護持。

三點正，悟明長老率領大眾舉行茶毘儀式，莊嚴道場中，悟明長老為長老舉火說茶毘法語：「為法為人之典型，作育僧才利群生，六十餘年如一日，闡揚妙法弘淨土，不著人我眾生相，四大假合幻化身，舉起三昧微妙火，色心一如現本真。燒！」隨後大眾一直念佛不斷，而我內心之悲痛難以抑止。

長老真的走了嗎？長老常說：「不落入空，也不著有，唯有空中妙有之中道義。」而我所悲痛的是，慚愧自己未能早日親近長老及仁光法師，多聆聽教導及諄諄訓誨，多多發心學佛。茶毘後長老留下了數千的舍利子，光耀奪目，晶瑩剔透，有金黃色、銀白色，有琥珀色，有瑪瑙色、青色、綠色、紅褐色等，這正代

表著長老的悲願，留下舍利子以激發眾生，趨向成佛之道而努力  
的典範。遵照長老生前之囑，靈骨及舍利子供奉於海會寺之海會  
塔的第六層。名山名剎此後有幸，陪伴兩位老法師，當是青山常  
在，法輪常轉。（選自白衣與大士）



幻緣不久，  
人世非常，  
虛生可惜，  
各宜努力念佛，  
他年淨土好相見也。

徹悟禪師

# 西方早種一支蓮

道邊

我們總說「我們先走」，  
可還是讓老菩薩  
乘著信心、願力、精進的法船，  
早一步到了西方。

早上才剛剛舉行過傳揚老菩薩的告別式，發引三峽火葬場茶毘，用過午齋後，就已經有人頻頻到寺務處打探消息：「老菩薩的骨灰送回來了沒有？」再不然就是問：「有多少舍利子啊？」因為老菩薩一生念佛、苦行，精進不懈，給我們樹立了極好的榜樣，以前師公（廣欽老和尚）曾在大眾面前，讚譽老菩薩「西方的蓮花已經開了」，並要寺裏的大眾學習他修行的精神，所以老菩薩會燒出多少舍利子，自然也成了大家關注的焦點。

在眾目睽睽殷切盼望之下，傳揚老菩薩的靈骨終於請回寺裏，暫厝地藏殿等候進塔。一句「好多舍利子哦！」大家的情緒都軒昂高張起來，自動分成幾組，兩、三個人合圍著一盤骨灰，屏氣凝神地挑撿起舍利子來。三十、四十……八十、九十……，隨著數目字的增加，大夥兒越發興致勃勃，也越發讚歎老菩薩了，這時，老菩薩的一言一行恐怕都不約而同地浮現在眾人腦

海……

如果以世俗的眼光來看，傳揚老菩薩只是一個毫不起眼的老尼師，他沒有堂堂的儀表，也沒有法師的威嚴氣派，駝著背，拄著拐杖，八十幾歲枯瘦矮小的身軀，恐怕還不到一百三十公分吧！遠遠乍看，像個孩子。三堂課誦前，都會看到他拖著細碎的脚步，拎著袈裟下襬，費力地攀援樓梯扶手，努力要走到大殿去，他每走幾步路便得停下來喘息一會兒，一段短短的路走走歇歇，後來的人都比他早到大殿。雖然種種的不方便，而老菩薩認為課誦是出家人的本分，總是堅持要上殿，年輕後輩的我們，對他的精進心感佩動容之餘，只能在匆匆經過他身旁的時候，禮貌地說聲：「懺悔！老菩薩，我們先走。」然後提前在他的位置疊上三、四個蒲團，好讓他弓著背禮佛、跪拜時能舒服一點。我們總說「我們先走」，可還是讓老菩薩乘著信心、願力、精進的法

船，早一步到了西方。

民國前四年，老菩薩誕生在苗栗勤儉刻苦的客家村庄，俗姓湯名喜妹，從小就給陳姓人家做童養媳。在俗時生有六個兒女，其中三名先後夭亡，僅存二子一女長大成人，老菩薩三十六歲那年，丈夫猝逝，當時他肚子裏還懷著第六個孩子。陳家是個大家庭，人口眾多，生活極不容易過，老菩薩毅然帶著婆婆和子女搬到花蓮瑞穗另謀發展。在花蓮人生地不熟，又沒有自己的田園可耕作，只能替人家做零工維持家計，住的是竹籬編搭的房子，吃的是地瓜飯，每餐飯煮好時，老菩薩總把佔少部分的米飯撥到一旁盛給婆婆吃，自己和孩子們則吃地瓜，往往也沒什麼菜好下飯，胡亂地拌拌鹽巴就把一頓飯打發過去，日用的貧乏、環境的艱辛是可想而知了。

雖然如此，老菩薩卻不因而慢於侍奉婆婆，他在家時就以

「孝」聞名於鄉里，一提起陳家的媳婦，沒有人不豎起大拇指稱讚他孝順的。老菩薩在外做工，如果別人給他一些好菜或一丁點的肉，他一定珍重地包起來帶回去給婆婆吃，即使是一顆黃熟的芭樂，一樣捨不得自己享用，也要帶回去孝敬婆婆。當時物質十分匱乏，只有逢年過節才會殺牲畜加菜，現代年輕人很難想像的——雞不是一次吃光，而是用鹽醃起來，吊在屋簷底下風乾。老菩薩每次都寶貝地切一小塊肉給婆婆作菜，小孩垂涎討著要吃，老菩薩只得說：「以後你們自己賺錢了，要吃再吃，現在要留給祖母吃！」然後把肉剔得乾乾淨淨的骨頭熬湯給孩子們解饑。而老菩薩自己是不可能吃的，即使後來家境較為好轉，他也沒有因此改吃肉食，學佛之後，更是理所當然地素食了。老菩薩跟婆婆講話一定和顏悅色、輕聲細語，從來不會回嘴或耍性子，要去那裏也會事先和婆婆商量，徵得婆婆同意才出門。對子女、

對外人也是一般的好脾氣，不曾見他數落別人或對人說一句重話，給子女極好的身教。其實婆婆有一個做生意、經濟情況較富裕的小兒子，但她寧願住老菩薩這裏，不願到小兒子家享受甘旨之奉，原因就在老菩薩能聲色柔和地承順敬事婆婆。難怪孔子會感嘆侍奉長上「色難」啊！

老菩薩年輕時，背上長惡瘡，腫脹潰爛得連筋骨都看得見，家裏的經濟捉襟見肘，那還有餘錢請醫生診治。婆婆見他爛瘡裏有一條筋一直抽動，認定是這條筋在作祟，情急之下，用剪刀把它剪斷，以為這樣子惡瘡就會好，可是病急亂投醫的作法，只有雪上加霜，把爛瘡搞得更加惡化，膿流血滴，痛徹骨髓，眼看著命就快保不住了。垂死邊緣的老菩薩，心裏一直默求著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救苦救難，意想不到的，瘡口竟奇蹟似地癒合了，只是斷了筋的背脊再也無法挺直。又有一次，老菩薩病得氣息奄

奄，命如懸絲，家人已經預備好草席，只等著他斷氣。而老菩薩悠悠忽忽之間，感覺一股香氣迎面撲來，有人叫他：「傳揚！傳揚！」他覺得很奇怪：「我的名字又不是傳揚，怎麼老是對著我叫？」可是那個人明明在喊他，話也聽得清清楚楚：「傳揚，傳揚，你知道嗎？這是你孝順修來的福分！」說也奇怪，做了這個夢以後，老菩薩又出現生機，不可思議地日漸康復了。事隔多年，老菩薩在師公座下剃度出家，法名赫然是「傳揚」，他才恍然大悟。

得聞佛法以後，老菩薩經常四處參禮寺院，他容易暈車，但求法心強烈驅策下，往往不辭勞苦地清晨二、三點起床，備辦供佛用品，然後徒步二、三個鐘頭到寺裏禮佛，即使是五、六個鐘頭的路程，也甘之如飴，他充滿毅力、耐力的行腳足跡遍至台灣各地，後來藉著傳遠師的因緣，認識了到花蓮一帶弘法的師公。

家住到台北以後，更是常常走路到土城承天寺，那時正值承天寺草創時期，百事待興，老菩薩上山來就是幫忙除草、劈柴……，如此發心護持了數年。民國六十三年舊曆年底，老菩薩六十七歲時，因緣成熟，剃髮出家，隔年於樹林吉祥寺受具足戒。老菩薩認為自己不認識字，年紀又大了，沒辦法勝任常住的職事，便發願種菜和大眾結緣。他去請示師公應該如何修行？師公教他邊做事邊念佛，福慧雙修，而且周圍的眾生聽到佛號聲，也可以種種善根。老菩薩依教奉行，種菜時便大聲念佛，念到連林間的鳥啼聲也聽成在念阿彌陀佛，愈做愈念愈法喜，也不覺得苦。遇到困難時，他的方法是一心一意念阿彌陀佛，卯足了勁，繼續努力，最後沒有不克服的。他存心供養大眾，俗家兒女供養他的錢，他通通拿去買菜籽、肥料，常常工作到天暗下來才摸黑回寮，所以種出來的菜又肥又好，連山藥薯都長得有二尺多長。

初出家的時候，老菩薩的家人都不知情，直到有一天因事必須回俗家處理，家人見他已經圓頂現出家相了，都十分不諒解，一方面又疼惜母親從小當童養媳，吃了許多苦，成年後獨力撐持家務，歷盡滄桑辛勞，好不容易挨到子女成家立業，正該是膝下承歡，接受奉養的時候，竟然還要在寺裏做粗活修苦行，卻沒法子阻止老母親實現出家的願望，不得已，只好勸老菩薩住到菩提講堂，希望他能過舒服一點的日子。而老菩薩認為既然在承天寺出家了，就要待在承天寺好好修行，堅持不肯他去，對於外人看來極盡苦惱的人生，老菩薩有他從暑雨祈寒中開發出來的智慧，他說：「心裏不要想苦就不會苦！」兒媳們只得隨順他的心意，送他回山上。回寺後，師公不問自說地讚歎老菩薩：「這個人不怕吃苦，人家要帶他去享受、去清閒，他不肯，一定要回來這裏吃苦。」他兒媳聽了驚訝得張口結舌，服膺而歸。

最後幾年，老菩薩結束菜園的工作，專心念佛，但每天早上仍然不忘到大寮撿菜。我們幫他修剪指甲時，他都會特別叮嚀不要剪掉大拇指的指甲，留著好撿菜，他說：「兩隻手要一直動才會消業障。」所以，雖然老菩薩已經年邁龍鍾，行步彳亍，我們仍能在大寮看到他默默做事、靜靜念佛的身影。挑菜時最容易聚談閒話，卻很少看到老菩薩和別人聊成一片，我們如果請教他要如何修行，他會說：「話說不盡，邊做事要邊念佛。」真是對治散亂心的一帖好藥。老菩薩又極惜福，他挑過的菜，可吃的部分居多，要丟掉的可說少之又少。有一次，典座師要把發酸的飯拿去草地上布施給蟲蟻吃，老菩薩看見了，便教他把飯洗一洗，再拌點薑絲炒，結果炒出來很香，一會兒便吃得精光，這又是他踐履師公的開示——化腐朽為神奇，不糟棄任何可用的東西的實例。老菩薩很客氣，只要自己做得來的事都自己做，很少假手他

人，他不讓我們幫他洗衣服的原因之一是，他覺得年輕的一代沒經過苦日子，不懂得愛惜物力，往往水龍頭大開著，水嘩啦啦直流，他覺得很可惜，還是自己洗比較省水。他洗臉時也是一貫的節儉作風，沾一點水便能把臉揩乾淨，直可譬美以前大陸叢林的「洗臉兩把半」。雖然如此，老菩薩卻不貪也不吝嗇，未出家時，跟兒媳拿錢買東西，找回來的錢還會悉數歸還他們，絕不會私下留起來零用，出家後，信眾供養的錢，總是左手接來，右手便布施做功德去了。

有時一些人會把不願意做的事推給老菩薩做，他既不計較也不會多說一句話，默默地承擔下來，有一回，老菩薩的媳婦剛好到寺裏來，看到這種情形，心裏非常不平，忍不住替他叫屈，而老菩薩卻很明理地叫媳婦不要過問出家人的事。雖然在事相上，老菩薩吃了虧，實際上反而成就了他忍辱的工夫。曾有晚輩起煩

惱，成天苦著一張臉，老菩薩勸他：「人生很苦，我們出家了，要靠緊阿彌陀佛。」意即出家修行是為了得解脫，要心心念念放在佛號上，不要被煩惱騙得團團轉。一股求願往生的力量，驅策著老菩薩放下娑婆的一切，向極樂精進邁進，雖然晚年因行動較遲緩，不方便隨眾上殿，但他也不懈怠，仍然早起，搭上袈裟便往相反方向的廣公紀念堂禮佛，直到大眾下殿；而常住為老菩薩們另外加的兩支香念佛共修，在念佛堂最早出現的通常也是他。夜裏，老菩薩因駝背的關係，習慣半坐半臥地休息，常常到夜深了還看他半躺著數念珠，還沒睡呢！

民國八十年以後，老菩薩身體機能愈見衰弱，幾度進出醫院。一次，老菩薩發燒到四十幾度，住院治療，匆忙間，大家忘了把他隨身的念珠帶去，老菩薩躺在急診室裏，昏昏沈沈中，空無一物的手指頭還不停地撥動，就像真捻著念珠念佛一樣，連醫

院裏學佛的醫師看了都大受感動。如果不是平日念佛工夫下得深，八識田中種滿念佛的種子，昏睡之中那裏還做得了主？佛號那裏還念得出來？腦子裏恐怕都是一堆舊帳了。老菩薩求生西方的心極懇切，有一次病了，他打算拜佛、念佛、不吃東西，一心求往生，但我們師父勸導他要自然，時間到了，業報盡了，自然不想吃，不要刻意餓肚子不吃，故意壓抑，想吃的念頭還很強，恐怕會隨念頭墮落。老菩薩從善如流，不再堅持己見，恢復飲食後，身體也逐漸康復。

最後一次住院是八十二年農曆五月份，幾天晚上，老菩薩都很費力、很大聲掙扎著念佛，好像面臨什麼困難、要衝破什麼關卡似的，迥異於平常，他兒子勸他休息一下，但老菩薩不理他，還是繼續努力地念。以八十六歲高齡帶著病苦的身體，能徹夜大聲念佛是很不容易的事。總要到天快亮時，老菩薩才緩和下來，

同意讓兒子在一旁念給他聽。住院兩、三天後，老菩薩把插管、點滴都拔掉，對兒媳說：「你們如果孝順的話，就要送我回寺裏去。」言下之意是表明自己要在寺裏往生。兒媳們雖然有點不放心，但他們一向很孝順，便依言辦理了出院的手續，並帶一些藥品回山上，叮嚀老菩薩按時服用，可是老菩薩原封不動地放著，一顆也沒吃。

回寺後，老菩薩病況轉壞，發燒囈語。燒退後又念佛如常，常住徵得他的同意，安排大眾師開始輪班助念。

往生前一天（五月十六日），老菩薩的精神異常地好，有宿疾的眼睛也澄亮起來，奕奕地隨眾念佛。俗家親眷先後來探望他，老菩薩兩次表示：「佛祖來了。」要他們點香跪下，自己仍然持續不斷地念佛。第二天早上九點十五分，老菩薩與娑婆世間的因緣終於盡了，在眾人念佛聲中，正念分明，安詳捨報，達成

了往生極樂的宿願。

老菩薩往生後，大家又為他助念了七天，三聖殿旁的靈堂終日迴盪著莊嚴和雅的「南無阿彌陀佛」聖號。靈堂正上方懸著「托化蓮池」的輓聯，底下是老菩薩的德相，那是一張滿含謙挹蘊藉的面容，啊！老菩薩此刻已經托身在蓮台上了！他不正是師公所說的「那些往生西方的人，都是念佛專一而且能忍辱吃虧的人」嗎？仔細回想老菩薩的行止——忍辱、惜福、做事、念佛、不講是非，豈不都在履行師公的開示？佛法大海，唯信能入，《大智度論》也說：「信為手，如人有手，入寶山中自在能取，若無手，不能有所取。」老菩薩對阿彌陀佛、對極樂世界、對依止的師長有信心，一聞即信，一門深入，所以他照著師公的開示，老實修行，就像進入寶山可以親自動手挖掘而得到寶藏一樣，早早做了西方七寶池中的逍遙自在人。

一個人往生西方會激起多少人對往生的嚮往，鼓舞了多少念佛念得索然無味的西方遊子，讓多少人增長了對阿彌陀佛的信心，在黯淡中又看到慈光。助念期間，有的人念得連覺也不想睡了，有的人念得睡夢中也在念佛，還有人聽到老菩薩的念佛聲，很多人歡喜地來為老菩薩念佛，其實，倒不如說是來受老菩薩度化的，雖然他生前不會講經弘法，也不會唱唸佛事，只是默默地盡自己的本分，卻在往生後大開法筵，以最平常無奇的姿態，做了最不平凡的示現，他以他的一生做一種模範——老實念佛就得往生西方。只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日日與諸大善知識聚會一處，親聆阿彌陀佛演說妙法，藉著淨土的勝緣，早日證得無生法忍，成就自利利他的功德，自能遍十方剎土，隨機普化有情。

正當大家尋寶（舍利子）尋得不亦樂乎，出坡時間到了，執事人看大眾一副依依不捨、欲罷不能的模樣，一方面也是因為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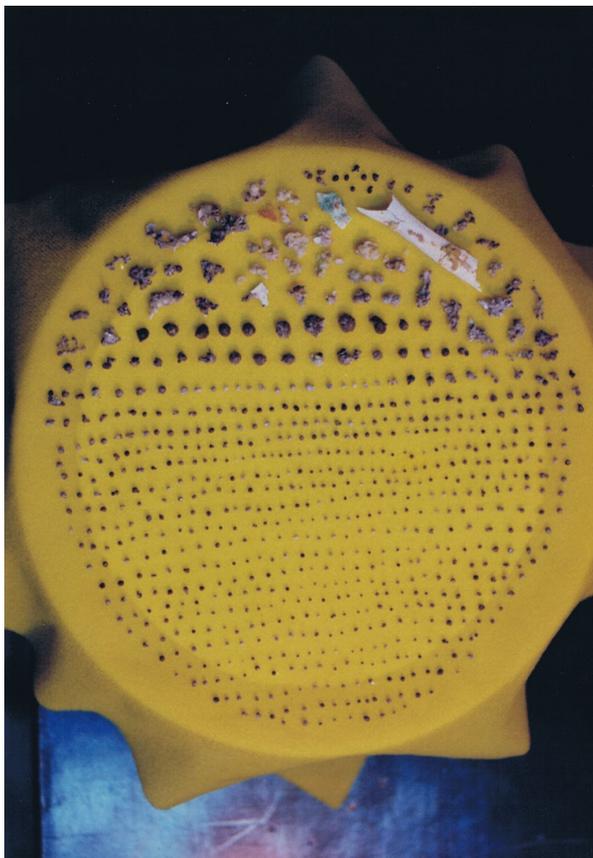
沒挑的骨灰還很多，竟破天荒地宣佈：「其他工作暫停，下午改撿舍利子。」群情譁然。

——老菩薩！出坡撿舍利子，在承天寺恐怕是頭一遭吧！

大眾努力一番下來，共得近七百顆舍利子，雖然因為時間的關係，還有部分骨灰未篩檢，但我們只要知道老菩薩一直是信願行具足地朝向西方邁進，最後也如願往生到西方淨土就夠了，至於舍利子數目多、少，已經無關緊要了！



傳揚老尼師及其舍利子





蓮花種子，  
榮悴由人，  
時不相待，  
珍重！珍重！

彭二林

# 父親臨終出瑞相

蕭茗之

我們勸他不要隨便跟其他人走，  
除非阿彌陀佛來接，  
他眼角立時流下眼淚，  
似乎在點頭，  
我們當時一致的信念，  
就是希望父親能順利往生。

我長期旅居美國，二年前到加拿大和弟妹們團聚，才開始去寺廟裡走動，由於家裡只是一般民間信仰，因此，我們對佛法一點也不懂，而且我的先生又是天主教徒，不過卻也與我們去拜佛，就好像我去了教堂也心存恭敬一樣。幸運的是當地湛山精舍有些結緣的書，我們首先接觸到的，就是聖嚴師父的《正信的佛教》和《學佛群疑》，對佛法有了認識之後，覺得那正是我需要的，先生也同時認為該往學佛的路上走，便立即改信佛教，並發願當義工。我們平日自己選定一些經咒做早晚課（當時根本不知寺廟裏有早晚課），平日沒事就讀《金剛經》，性空師父要我精讀，並持誦《本願經》，而真正做的功課，是觀世音菩薩的經咒。

我們出國十年，平均維持每週三次電話，且家書不斷。就在去年，父親突然病倒，我們兄弟姊妹三人，立時放下手邊事

業，攜家帶眷，在大雪夜趕了回來，當時，父親已證實是肺癌末期，轉成腦癌，必須馬上開刀，我和先生勸家人念佛，爸爸在手術之後，出乎意料地又如往常一般可正式上班，而我們則決定放棄國外一切，願隨侍在側，陪伴父母。一個多月後，也就是去年二月，有一天突然想到北投有「農禪寺」，便和家人前往，卻不得其門而入，剛好果舟師出來，要我們幫忙當義工，忙完之後，請我們去護法會談了一會兒，又見到聖嚴師父出來與我們問好，心中十分高興。第二天，我們全家一起來聽師父講經，當天，母親、先生和我同時皈依，這是母親生平第一次聽經，她說，師父講得很平實，所以決定皈依，而我和先生則因與師父「落實關懷，淨化人心」的悲願十分相應，覺得有責任擔起在家修行、護持三寶的責任，因此皈依。過了幾天，我和先生又一起受了菩薩戒，因緣十分殊勝。

## 愛到深處

從小，我們受到父母百般呵護，一直到出國之後，才學習獨立生活與成長，回家之後，我們得以回報父母恩。開刀後父親上了幾個月的班，又陸續住院，我在隔壁租房子，弟弟也不敢離開，妹妹一家也放棄國外事業，大家一起照顧父親，即使如此，家中氣氛並未顯得沉重，反而，是開朗的、團聚的，因為大家都心甘情願這麼做。爸爸的生性樂觀澹泊，從不埋怨，他逆來順受地接受癌症的事實，當中並沒有經過抗拒或自我掙扎的過程，相當不容易，在醫院裏，我們也不當他是病人，只是陪他，我告訴他，現在真好，可以一起談天吃飯，不像其他人，想偷半日閒也不可得。下午，有時他在沙發上小睡，我則到病床上去午睡，我們沒有請特別護士，二十四小時完全由家人輪流照顧。然後，我

們勸他退休，他一生事業心重，可是卻在一夜之間捨棄身為銀行家的事業（因勸他若不放下，如何能自在養病？）。醫生要他照鈷六十，他拒絕，因為不想弄得狼狽不堪，於是我又勸他那不如改照阿彌陀佛的「無量光」，他一聽覺得有道理，才開始接受念佛法門，我也鬆了一口氣，並也開始為他誦《地藏本願經》，他一生以孝順聞名，敬老尊賢，因此，對地藏菩薩特別推崇，也因此願意正式皈依佛教，去年八月，父親從醫院帶病（當時已有些吃力）到農禪寺皈依，同時皈依的有妹妹和我剛七歲的兒子，至此全家在一年內，已由多種信仰，皈依成正信佛教徒。九月間，醫生發現父親所有癌細胞均已鈣化，可以出院，於是我們又回家重享天倫之樂。直到上個月十九日半夜，父親突然昏迷，我和先生乘救護車護送父親入院，一路佛號不斷，一到醫院，他就醒來了，之後這一個月來，病情逐漸惡化，可是，他並沒有痛苦，只

說越來越想睡，二個星期前，家人才意識到應該開始討論父親的後事。

### 臨終瑞相

由於家族龐大，意見勢必分歧，因此，我徵求母親同意，先到農禪寺請示果德法師，當中，母親也曾到處打聽各種說法，當天，果德法師很明確地指示八小時助念的重要，並請了往生被，要我們熟讀師父的《念佛與助念》等三本手冊，到了醫院，簡秀雄師兄夫婦也來指點我們：一昏迷，即不搬動或更衣的原則，於是我們決定依照師父的話，去為父親助念。父親或醒或睡，我都會在耳邊勸他一心念佛，母親也準備了念佛機，廿四小時不斷。然而醫院規定，無法在病房助念，我們一再懇求，後來才答應我們若是白天往生，最多可停留一小時，若半夜往生，可通融至早

上八點多交班時。結果，父親昏迷了二天，我們知時日不多，即使心中萬般捨不得他走，卻只好鼓起勇氣，強忍淚水，在身邊為他說佛法，他自始至終意志十分堅強，一切記憶、思維均十分細密，即使昏迷，也可感受每一字、每一句他都聽進去了，我們勸他不要隨便跟其他人走，除非阿彌陀佛來接，他眼角立時流下眼淚，似乎在點頭，我們當時一致的信念，就是希望父親能順利往生。一月廿九日零時卅二分，當時父親血壓還一〇〇一六〇，卻在三秒之內，心跳停止，沒有任何痛苦，我們放下所有的情緒，只拿下氧氣罩（當時他全身還插滿了管子，眼睛浮腫，嘴還張開），便將往生被蓋好，當中我和先生及弟妹四人，只是動作，並沒有出聲，深恐驚擾父親，我們不願讓他再受一點苦，一分鐘內，就開始助念，算算時間，離天亮八點多交班，正好八小時，雖然，來不及通知師兄姊來助念，也沒有佛像和香爐，只有四個

幾天沒睡好覺的我們，可是我們相信有志者事竟成，就這樣，過了八點，再為父親念了《心經》、《往生咒》，又勸他一切安心、放下，才將往生被掀開，一看之下，他表情極度安詳，眼睛不再浮腫，嘴角上揚，皮膚變得光亮，九點以後才請醫護人員進來拔管，換洗、更衣，發現他身體十分柔軟，溫度甚至比我手還溫熱，更衣時，也不用毛巾熱敷，只說爸爸您忍耐一下，要為您穿衣服，立刻膝蓋就彎曲自如，根本不像往生，以為只是昏迷狀態而已，連醫生護士也嚇了一跳，因為，一般而言癌病已蔓延全身，應該會很快變黑變冷又硬，結果，臉相十分莊嚴，不像有病在身。我們一直到十二點之後才送至殯儀館，當時，是我先生護送的，一路上仍佛號不斷，結果，要冷藏時打開，發現臉有如擦粉一般，又光又粉，還有二個紅圓印在臉上，原先還以為化了粧，查證之後，方知是臨終瑞相，而母親也一邊帶領我們去寺廟

將父親靈位安置妥當，祈願父親能馬上聽經早日往生極樂，將來再回來救眾生

### 感言

陪了父親走完人生最後一段路，心中沒有遺憾，當時選擇放棄一切，立即回來照顧父親，因為父母只有一個，什麼也比不上，我也衷心感激父母有讓我們出去獨立面對自己與環境的機會，也由此在取與捨、承擔與放下之間有所體悟，我們以最平實的心情與態度，當機立斷地處理了父親的後事，父親也以最安詳的面容來回答了我們，更感激父親能讓我們有八小時為他助念的機會，否則，平時真不容易能八小時念佛不斷，大家都說我們大孝父母，度了父親去西方極樂世界，然我卻認為是父親度了我們，因為，現在我們逢人就說念佛法門的殊勝，原本固執的親

友，也開始一一心動讚揚，我們不像一般喪家充滿哀痛氣氛，而是很快地已恢復日常作息，至今，家中仍佛號不斷，願父親早日升登極樂。阿彌陀佛！（轉載自法鼓雜誌五十一期）

淨土文選 第四輯／承天禪寺 選編

一九九七年五月出版／若欲翻印，請洽本寺

地址：新北市土城區承天路九十六號

電話：02-22675676 • 22671789



